

“等一等，”刘莹拉住了他，“晓粤不在机房上班了，她被抽调到山里二站工地去了。”

“什么？她被调到二站去了？真的吗？为什么要调她到二站？什么时候去的？”石闵华惊讶地向刘莹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刘莹不安地扫了石闵华一眼，带着几分急促和慌乱，吞吞吐吐地垂着头说：

“因为她工作上出了点事……”

“什么？她出事了？”石闵华惊跳起来，如同挨了狠狠一棍，紧张地问，“刘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晓粤她怎么啦？她到底怎么啦？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刘莹被石闵华的神情吓呆了，眼前的他如此的惊惶失措，这是她从未见过的，因为局里的年轻人中，石闵华给人的感觉永远是镇静自若，可见马晓粤在他心中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她心头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赶快如实地从马晓粤在那风雨交加的晚上值班时发生的事情，到被停职检查，以及被派到二站装机，都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

石闵华听着刘莹的叙说，他的心好像被老虎钳紧紧钳住了似的，脸色阴暗得像山雨欲来的天空，闷沉沉的。

唉，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偏偏这时候自己又不在她的身边，爱哭的她，又不知道会流下多少泪水了！

石闵华仿佛看到了她痛哭流涕的悲伤模样，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得出来，在刘莹面前，他努力在压制自己，竭力维持着声调的平稳，沉默了一会，他才慢慢地接着问：

“晓粤到二站有多长时间啦？”

“快半个月了。”

什么？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石闵华心里又一阵锐痛，好像有个虫子在啃噬着他的心脏。

“你最近还跟我通过电话，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是晓粤再三叮嘱不让我告诉你的，她说怕影响你的学习，怕你着急难过。”

“怪不得我后来打电话给晓粤，她说话的声音总是怪怪的，原来你们是联合起来瞒我！”石闵华生气地说。

刘莹不好意思地抬头，尴尬地望着石闵华，说：

“闵华，对不起……”

看着刘莹一脸的自责，石闵华立刻发觉自己的失态，更不应该迁怒于她，连忙摆摆手，柔声地对她说：

“莹莹，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火，这事情对我来说太突然了……当时，晓粤她一定很难过吧？”

刘莹点点头，说：

“是的，白天她还硬撑着有说有笑，可夜里常常偷着哭，我们都为她难过，天喜、陈刚，还有我们话房的姐妹们有空都跑来安慰她，给她鼓励。”

石闵华感激地望着刘莹，“你们这样关心她，谢谢你们！”

“闵华，你回来了，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先找赵站长和长线站的师傅们聊聊，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找个时间到二站去看她。”

“好呀，我喊上天喜也跟你一起去，十多天没见面了，我也很想念她，不过，你要等我下大夜班才行。”

马晓粤一早就进了山洞里，整个上午都趴在机架上整理和焊接跳线，这是很仔细的工作，一点都不能马虎，她全神贯注地配合江翰波，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等他们走出洞

口时，才发现已是太阳喷火的正午。

中午的日头烤得地皮直冒烟，工程队一群人从清凉的山洞走出来，一下子感到烈日像一团火在头顶上燃烧。

“天呀，这山里的太阳怎么好像比城里的还猛烈呀？”

马晓粤眯着眼睛，用手挡住直射的太阳光仰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起来。

“这里是高山地带，离太阳更近，当然比城里还热啦！”在她身旁的江翰波一本正经地说。

“真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吗？”马晓粤被搞糊涂了。

她话音刚落，立刻引来周围其他人的哄堂大笑，马晓粤知道自己上当了，就笑着在江翰波身上打了一下：

“嘿，原来你是在戏弄我，你真坏！”

当她正要再追打他时，江翰波捉住她的手，哈哈大笑，“你平时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就上当受骗？还埋怨我呢！算啦，当大哥的不跟小妹妹计较，我认罚算了，义务为你遮挡紫外线的辐射，免得漂亮的学妹被烤成焦炭。”

江翰波说着，把手里的工作服往空中一扬，盖在马晓粤的头上。

“这还差不多，”马晓粤得意地说，“不过，让前辈受苦，做学妹的也说不过去，我们还是有福共享好啦！”说完，顺手把衣服也盖到江翰波的头上。

江翰波高兴地搭着她的肩膀，俩人并排顶着衣服只顾说着笑着往前走。

“晓粤……马晓粤！”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钻进了他们的耳朵里，马晓粤还没来得及判断传来声音的方向，只见刘莹已连蹦带跳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马晓粤惊喜地把头上的衣服一扔，上前搂着她又是跳又是叫：

“莹莹，是你呀！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刘莹赶忙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饭堂门前，只见站在那儿的石闵华正笑眯眯地望着她们，马晓粤心头顿时千波万浪，巨涛汹涌。

一刹那，多日的思念，多日的委曲，多日的痛苦，全汇成一股洪流，由她心中奔放出来，她向石闵华扑过去，紧紧地揽着他，用一声呼唤，呼出了自己心中所有的感情：

“班长！”

石闵华望着她变得消瘦的脸庞，心里悲喜交集，但他看着周围投过来的目光，赶快把她的手放了下来，指了指身旁的人。

“晓粤，你看，还有谁来看你？”

“天喜，你也来了！”马晓粤惊叫着。

“是呀，你的好友来了，我还能不来？”杨天喜笑着向刘莹弩了弩嘴。

刘莹调皮地朝他做了个鬼脸，惹得大伙都跟着笑起来，四个老朋友多日不见又快乐地聚在了一起。

马晓粤突然想起什么，往篮球场望了一眼，问道：

“今天没有听说有运设备的汽车来，你们三个人是怎么来的呢？”

“四个轮子的车是没有，但两个轮子的车总该会有的。”石闵华指了指在屋檐下停放着的三部沾满了泥土的自行车。

“这么说，你们是骑自行车到这里的了？”

“是呀，我们一早就出来，骑了三个多小时了，这路还真不好走，都是上坡的土路，又遇上这热浪滚滚的酷暑，简直就像在烧透了的砖窑里挣扎受罪。”刘莹边拍打身上的尘土边诉苦。

马晓粤这时才注意到他们三个人脸满是汗痕，衣服上落满了灰白的尘土，被汗水浸湿

了大半截，心里又是感动又是不安。

“天啊！这么大热的天，你们居然是骑自行车跑来看我，真是苦了你们啊！其实，你们可以等局里运设备上来时，搭便车上来呀！”

“谁不知道这样最好呀，可是有人牵挂你简直是到了饭不思茶不香，坐立不安的地步了，别说等一天，就是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了，要一个人骑自行车上来，你说这山大沟深的，我们能放心得了吗？没辙，我们也只好陪着跑来啦！”杨天喜露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这时，江翰波已来到了他们跟前，知道是县局来的人，立刻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打招呼，又对马晓粤说：

“晓粤，你来了客人啦？怎么都站在外头，快招呼他们进里面歇歇，喝口水，然后一起吃午饭呀！”

站在一旁的石闵华不知为什么，突然沉默了，张着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是呀，来人那么的高大，那么的熟悉……

“……您是学长……江——翰——波！”

石闵华终于惊喜地叫了起来。

江翰波愣了一下，也回头望着石闵华，猛然大叫了起来：

“石闵华！没错，是你，闵华！”

“你们怎么会认识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晓得呢？”

马晓粤站在他们当中皱着眉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我们不但认识，还是熟得不得了的好朋友呢！”江翰波眉开眼笑，望着马晓粤，“想知道吗？不过，现在总不能让大家都在这里晒太阳呀！晓粤，还是招呼大家到里面坐下，再慢慢聊吧！”说着拉着石闵华和杨天喜，一起走进了饭堂。

这里的小饭堂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三个年轻人的到来，让这里每一个人都兴奋起来。这也难怪，在这偏僻的山坳里，人们像与世隔绝似的，偶尔有个外面的人来，就像见了老熟人老朋友一样的高兴。

工程队的人端着饭碗，兴致勃勃地围坐在他们周围，抢着打听外面的新闻，询问着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不断爆发出阵阵笑声，快乐像沸水似的洋溢满饭桌。

大伙好不容易吃完饭，其他人陆续离开休息去了，只剩下他们几个人，小饭堂这时才变得安静起来。

“学长，您毕业这么多年都在施工队工作，走南闯北，搞了不少工程，安装了不少设备，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前辈了，我们和您相比，已经拉下一大截了。”石闵华对江翰波说。

“是呀，他传输、机务、电力，样样都很精通，简直是全能，我跟他身边的这些日子，大开了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马晓粤用充满敬佩的目光看着江翰波，赞叹着说。

“说真的，刚见您时，我还犹豫了一下，怕认错人。在学校时，我们在学校广播站里一起工作的时候，您完全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长，几年不见，成熟多了，俨然是一个潜心研学的工程师了。”石闵华说。

江翰波也感慨万分，激动地说：

“是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分别也有五年了，回想起在学校广播站的日子，还是蛮有意思的，每天一下课，我们学生会播音组的人就往那儿跑，有的开机，有的播音，有的审阅稿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责任感和成就感，感到很开心。那时候，你这小子把站上女生们的魂都快勾走了，不少人还暗恋着你，你大概不知道吧？”

“学长，您也说得夸张了，哪有这回事呀，我一点都没这种感觉。不过，在那里，我倒是结交了不少像你这样优秀的同学，大家都那么努力，那么真诚，让我增加了不少知识。可惜，一场风暴席卷过来，就全都打乱了，那里成了两派吵闹攻击争夺的地盘，一点意思也没有。一年一年毕业分配，大家都匆匆各自东南飞，相互联络也断了，没想到，却

在这里遇上了您，我真的感到很意外。”石闵华望着江翰波激动地说。

“是呀，那段日子真是叫人难以忘怀。”江翰波也动情地点点头，猛然又想起了什么，“去年，我曾遇上你们同一届毕业的同学，问起你的分配时，他跟我说你是分配回上海的呀？难道是他搞错了？不过，奇怪，你这个高干子弟怎么会分到大西北来，而且还跑到这穷得噹噹响的贫困县里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因为这里是块神奇的土地，有很强的诱惑力呀！”

石闵华哈哈大笑，转头望着身旁的马晓粤，眉目间是一片动人的温柔。

马晓粤脸上突然掠起了一片红晕，赶快躲开他的目光。

江翰波看着他们俩的神情，顿时明白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尤其是这大热的天气，骑自行车专程跑到这山沟里来，自然是为了……他心里不由得一震，一种失落的滋味在心头悄然生出。

怪不得自从那天晚上，他向马晓粤暗示了自己的心意后，虽然她对自己依然很敬重，但她和他单独在一起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拘束，很多时候马晓粤望着他时欲言又止，原来她早已名花有主，自己只是在单恋！

他也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冒失地直截了当向她求爱，不然，该会多尴尬呀！不过，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他毕竟是学长，在他们面前他是年长的大哥哥，他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掉转了话题。

“闵华，既然这里那么有诱惑力，就多呆两天，我们兄弟一场也好好叙叙旧，今晚你们都别走了，就在这里住下吧。”

“不行，我们都有工作等着，今天必须得赶回去。”石闵华说。

“我还得赶回去上小夜班呢！”刘莹也急着说。

“看来，这次是留不住你们了，既然你们是专程来看晓粤的，那你们几位就抓紧时间，好好聊聊，洞里还有些事需要我去处理，我就不陪你们了，晓粤，你好好招呼他们。”江翰波叮嘱完，就要往外走。

“江队长，等一等，”刘莹突然叫了起来，“我和天喜第一次到这里，机会难得，很想看看洞子里的状况，您能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吗？”

“当然可以，你们是这里的职工，将来你们俩还说不定要来这里值班呢！”江翰波立刻高兴地答应着。

刘莹拉着杨天喜的手，偏过头对马晓粤说：

“晓粤，时间不多了，过一会，我们就要回去的，闵华有事要和你商量，你们就别进去了，找个地方好好聊去吧！”

进了寝室，石闵华就立刻把马晓粤紧紧拥入怀中，深情地抚摸她的头发，感受那久违的柔软感觉。

马晓粤温顺地偎依在石闵华的怀抱里，她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想他，多么的需要他，不由得揽紧了他，唧唧啾啾地说：

“班长，你知道吗？我好想你，好需要你……”

石闵华胸口一热，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也被思念折磨着，在他们分开的这些日子里，即使她离开了他的视线，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牵挂她，不然，他怎么会提前赶回来呢！

“晓粤，我也很想你，可你一直都没给我来电话，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这一问，立刻掀起马晓粤心中刚刚淡化的伤痛，陡地泛出一股酸楚。

“班长，你知道吗，我好笨，闯了祸，惹了麻烦……我心里很难过！”

石闵华低头看到怀里的她，难受得像一个受委屈的小姑娘，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哑声说：

“对不起，在你需要的时候，我没能在你身边，不过，你不用再难过了，事情已过去，不要老是压在心上折磨自己。”

“班长，我做错了事，是不是很坏很让你心烦？”

“你这是什么话？告诉你，我永远是你最贴心的人，不论你闯了多大的祸，做错了什么事，我永远都会陪伴在你的身旁，只要见到你，我就会快乐，怎么会心烦呢？”石闵华虔诚而热烈地拥紧她。

“班长，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马晓粤抬起头问。

石闵华笑笑，用他那种灼热炙人的目光看着马晓粤，说：

“我也不知道，大概爱情就是那样的不可抗拒，那样的没有道理，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人在脆弱的时候得到的关怀与爱更能使人感动，尤其感情丰富的马晓粤，听着石闵华动情的话，心底猛烈地涌起一股暖流，她伸手圈住石闵华的脖子，泪珠就立刻哗哗地流了下来。

“班长，你真好！”

“晓粤，别为那件事情难过了，我们分开这么多日子了，说些高兴的事情吧。”石闵华替她擦去泪水，温和地说，“这次我参加省上的业务培训班，还到甘州电信局考察去了……”

马晓粤一听他提到甘州电信局，不由分说，蹦地一下从石闵华的怀里弹了出来，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

“那不是爱武和周彬所在的局吗？你见着他们俩了吗？”

“是呀，我来也是要告诉你他们的情况，你一定很想知道吧？”

“他们怎样啦？工作顺利吗？他们身体好吗？快乐吗？”马晓粤焦急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他们俩身体还可以，但有些事却不那么顺利，这主要是周彬的家里出了点事。”石闵华变得难过起来。

“什么事？”

“两个月前，他们局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收到了周彬家乡来的政审材料，说他家的成份不是中农，而是富农，这样他就不能继续在电信局这个要害部门工作，调到邮政局去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他到邮政局干什么呢？”

石闵华的神情变得更沉重了。

“后面的事情更糟，周彬到了邮政局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那里也认为他属于黑五类的子弟，根本不会好好使用他，把他安排去当了乡邮员！”

“什么？周彬到邮局当乡邮员？”马晓粤大吃一惊，“这是什么逻辑？家庭出身不好并不等于本人品质不好呀？大学毕业去当乡邮员，真是太过分了！那爱武……爱武她怎么样啦？”她眼圈都红了，急得都快要哭出来。

“爱武她又能怎样？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过，她对周彬的爱是没说的，组织上派人找她谈话，要她和他划清界线，但她表示对周彬非但是不弃不离，而且，态度明确地表示永远跟他在一起，结果，她在机务站也呆不成了，被调到营业室当营业员去了。”

马晓粤听着听着，深深地为自己两个好朋友遭遇的厄运而难过不已，哽哽咽咽地低泣着说：

“怪不得联络话机里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叫声，每次和他们通电话，爱武都不愿多说他们工作的事，敷衍两句就匆匆收线，原来，他们遇上了这么窝心的事，我们没有在他们身边，他们怎么受得了呀？他们一定很消沉，很沮丧吧？”

“没有，”石闵华摇了摇头，“我和他们聊了一晚上，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尤其是爱武，她成熟多了，她虽然很伤心，但她没有去争，没有去吵，她认为既然是组织的决定，只能无条件服从，但她坚信周彬是清白的无辜的，她表示不会离开他。她一直给周彬鼓励，帮助他振作起来，战胜自卑感，努力做好那份离他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乡邮员投递工作。”

“周彬他怎样呢？”马晓粤又问。

“周彬跑的是山区步班邮路，那个地段山高入稀，是凭两条腿步行把邮件投送到散落在沟沟岔岔的社员家里的，他每天身背沉重的邮包干粮，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真苦了他，可他有爱武在身旁为他鼓劲，他毫不气馁，反而有一种要争口气的想法，凭着体质好，按时投送出每一份邮件，很好地沟通着山里与外界的联系，赢得了山区上上下下一片赞扬声，职工们都对他刮目相看。”

“爱武周彬真是太伟大了，太让我感动了！班长，我好想他们，恨不得马上去看看他们啊！”

“他们也很想念你，尤其是爱武，问我你是不是还那么爱哭，她要我好好爱惜你，照顾好你。”

马晓粤听了后，柔肠百转，眼泪扑簌簌的成串滚下，一句话也说不出。

石闵华拉住她的手，说：

“他们经历了这样的挫折，能挺过来，真是不容易，他们两个人相依相扶，更让我佩服不已。还有……他们为了互相照顾方便，考虑休探亲假时就把婚事办了。”

“真的吗？他们要结婚啦？”马晓粤悲喜交加地望着石闵华。

“是呀，他们有这个计划。”石闵华点了点头，眼睛渴求而热烈地盯着她的脸，“晓粤，你不要再留在这里啦，你现在就跟我们回去，我也要天天和你在一起。”

马晓粤一听，慢慢地挣脱他的手，眼神立刻变得阴暗起来，她抬起那对他熟悉的大而不安的眼睛，轻声说：

“不行，这里的装机任务还没结束，再说，局里没有通知我回去，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没问题的，我来的时候，已跟王局长和赵站长谈过了，他们都说你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的。其实，这次的差错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后果，大家认为你的检查很认真很深刻，你是新同志，属于没有经验，违反了制度，让你写检查，大会作检讨，只是要你好好吸取教训，不要再发生这样的错误。”

石闵华说到这里，眼光紧紧地落在马晓粤的脸上，“晓粤，我听赵站长说，你在处理那次的障碍时，该做的都按程序做了，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及时向长线站报告，通知他们出去抢修，而硬是要延误十几分钟呢？你对大家说是因为自己责任心不强，不懂业务，拖拖拉拉造成的，真的是这样吗？”

马晓粤顿时愣了一下，抬起头来，接触到他忧郁的眸子，就变得有些惊慌和失措。

“是的，都是我不好。”她转过头，逃避着他固执的目光。

“但我知道你是个很细心很认真的人，像这样最基本的工作程序，你怎么可能会忽略，我不相信你会犯这种不负责任的错误，晓粤，看着我，给我说实话！”

石闵华伸手扶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望着自己，因为她的眼光始终不肯和他接触。

马晓粤知道，世界上最了解她的莫过于班长，他那双充满恳切挚爱的眼睛，让她无法对他有任何的隐瞒，终于，她带着几分委屈和无奈，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当时自己的考虑：

“……那天晚上，天气太恶劣，狂风暴雨……很危险，老唐师傅他们这时候出去查线太危险，我担心他们会出事，想等雨小一点，再通知他们，反正障碍就记在我的帐上也没关系，谁知道，老天它一点都不顾及我们，反而越下越大，时间也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溜走

了，我之所以没有告诉大家我当时的想法，我是不想为自己辩解，反正是我错了，接受处分就是了……班长，我就是这么笨，这么傻，这么没原则，你骂我吧！”

石闵华认真地倾听着，望着她充满着懊恼和难堪的表情，短短半个多月不见，忽然惊觉到她的憔悴和消瘦。

“唉！”他忍不住轻轻的一声感慨，夹带着微微的不安，“晓粤，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那么善良、谦和、富有同情心，你总是那么容易为别人着想，你就算做错了，真叫人无法责备你，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是不知道规定，而是明知故犯，这里面一定有你的原因的。”

“班长，谢谢你这么了解我，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就这样盲目地去处理。”

“不过，这个事情你是要好好反思的，通信是国家的神经命脉，有铁的纪律，你怎么能感情用事呢？”石闵华变得严肃起来。

“班长，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不会这样子了。”

“其实，线务站老唐师傅他们早已猜到你的思想，知道你是为他们着想，也很感激。不过，他们希望你再不要干这种蠢事，对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如实报告他们，他们比你有经验，知道应该怎样处理。”他说着，从绿挎包里摸出一包用纸袋装着的新鲜枣子，放在晓粤的手里，“这是朶祈他们几个小伙子叫我捎来给你的，还叫我代他们向你问好，希望你赶快回机务站上班。”

马晓粤望着手里的枣子，心里顿时翻滚起激荡的浪花，面容骤然舒展开来，眼睛重新流露出阳光般的光彩，喃喃道：

“他们都是好人，西北人特有的勤快、淳朴、爽朗、真诚，几乎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出来，我从心底里喜欢他们，敬重他们，感激他们，班长，你呢？”

“是呀，他们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集体，线路上的忠诚卫士，正是有了他们这样勇于忘我拼搏的人，使我们的通信网络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石闵华深有同感地点头说。

“班长，这阵子我离开了机务站来到这里，脑子里经常有一个问题在回旋，那就是线务员们查找障碍时，由于我们给他们报的障碍点都不是十分准确，往往让他们在线路上来来回回跑很多的冤枉路，也延长了障碍处理的时限，如果我们机务站能提高测试水平，给他们一个较准确的障碍位置，甚至具体精确到某一根电线杆上，这样就能大大降低查线的盲目性，减轻他们的劳动强度，缩短障碍历时，那该多好啊！”

“晓粤，你真了不起，在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你遭受这样的打击后会成什么样子，没想到你并没有消沉，虽然离开了机务站，但心却仍然惦记着那里的工作，你真叫我刮目相看呀。”

石闵华扶着她的肩膀，凝视着她可爱的娃娃脸，她的笑容依然那么美，那么甜，总是能那样自然地一次又一次打动他的心。

“班长，你说，我们怎么样做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呢？”

“我想这并不会太复杂，只要我们好好总结以往的经验，利用现有的设备条件，寻找新的修正系数，我相信，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晓粤，你现在就跟我们回去，我们一起找赵站长他们研究去！”

马晓粤一听，先是兴奋了一下，可很快她就侧着头沉思了一会，愕然地望着石闵华，变得犹豫起来。

“可是，这里的机器还没有装完，我毕竟是局里派来配合的人，负责和工程队的协调工作，倘若我走了，半途退却，这不合适吧？”

“这里还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还要半个月左右。”

石闵华一听，天那！还要这么长时间，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他冲口而出：

“那不行！让局里派其他人来接替你。”

马晓粤立刻摇摇头，说：

“班长，这不太好吧，我已经来了十几天，情况比较熟悉，换了人又得从头来，说不定会影响工作。再说，这个工程涉及面很宽，技术性很强，对我来说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希望能由始至终全程参与。”

石闵华听马晓粤说得也很有道理，感到也不好硬拉她回去，他比任何人都知道，马晓粤的内心比她外表坚强，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有很强的责任心，凡是布置给她的工作，她都不会轻易半途抛下挥袖而去的，尤其有学习机会，就更不会轻易放过。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本来，我们来的时候是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回去的，既然这样，就不好勉强你了。”

“那你真的同意我留下啦？”马晓粤不放心地望着他，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是的。”石闵华点头说。

虽然，他非常渴望和她朝夕呆在一起，但却从来不勉强她，为了让她不感到有压力，他处处尊重她。现在，既然她不想跟他回去，他也只能顺着她，但心里却不免一阵依依不舍，像他们这种热恋中的情人，分隔两地，那种牵肠挂肚的滋味实在是难受。

马晓粤当然知道班长对她的一片心意，她知道他内心的伤感和遗憾，可是他依然答应了她，一点也不强求她，使她满心的歉疚化成无限的柔情，她扑向他的怀中，紧紧地抱着他，用自己的热吻去化解他心中的冰块，她源源不断缠绵动人的吻，终于激起了他热烈的反映。

突然，伴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使他们迅速分开，接着，传来了刘莹银铃般的叫声。

“闵华，晓粤，我们该回去了。”

马晓粤赶快理了一下头发，转身去开门。

“你们都参观完啦？洞子里怎么样？很壮观吧？”石闵华望着他们俩问。

“当然啦，不愧是战备用的通信站，简直是一个很有规模的电信局！”刘莹兴奋地直点头。

“江队长他在哪儿？他留在山洞里吗？”石闵华往门外看了看。

“不是，他说我们骑车回去会很辛苦，看到旁边的工地停着辆汽车，估计这车要回城里，就到那儿帮我们联系去了，马上就回来。”刘莹答道。

“闵华，你是管业务的，既然上来了，也该去看看，别错过机会。”杨天喜热情地鼓动着，又指指马晓粤笑笑，“趁江队长还没回来，晓粤，你就带闵华去快快浏览一下，免得后悔。”

马晓粤一听，立刻高兴地主动拉起石闵华的手，说：

“对，机会难得，我陪你去！”她说着又回头对他们俩说，“你们就在这里歇一会，我们很快就回来。”

马晓粤和石闵华从洞里出来时，篮球场上已停着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看样子，江翰波和他们关系搞得不错，三辆自行车已放在了卡车上，江翰波和杨天喜俩人在车旁说着什么。

在小溪旁洗手的刘莹一见他们出来，立刻站起来把手上的水一甩，跑到他俩跟前，兴高采烈地说：

“晓粤，江队长给我们联系了卡车，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我帮你拿去！”

“拿什么行李？我没有说要跟你们回去呀！”马晓粤莫名其妙地摇着头。

“什么？闵华没有跟你说？我们上来就是接你跟我们一起回去的呀！”刘莹转头望着石闵华，“你和她呆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没跟她谈好呀？”

“看来，我魅力有限，没有能说服她。”石闵华苦笑着说。



“晓粤，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刘莹拉着马晓粤的手恳切地说。

马晓粤正想说什么，这时，江翰波和杨天喜走了过来，他正好听到刘莹的话，感到很突然，焦急地望着马晓粤。

“怎么？你要跟他们一起回去？”

“想是想回去呀，可是——”马晓粤调皮地瘪瘪嘴，“江队长，本人却又很想跟着你学些真本领，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决定继续留下来，招呼算打过了，您的意见如何？”

江翰波才松了口气，连忙说：

“好，好，怎么会嫌弃你呢？我们这儿太需要你的帮助和协调了！”然后，他又学着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小土匪们的腔调说，“闵华，回去告诉你们王局长，老九不能走！”

他的幽默惹得大伙都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石闵华、杨天喜和刘莹三人坐上卡车走了，马晓粤恋恋不舍地挥手和他们告别，直到他们离开她的视线，她还久久不愿离去。

“晓粤，我们到那边聊聊好吗？”江翰波指了指不远处的小溪。

“好呀，我也有话想跟您说。”

他们来到那晚坐过的大石头旁，江翰波纵身一跃先跳了上去，然后把马晓粤也拉了上去，俩人在上面并排坐下。

“晓粤，你能主动留下来协助我们工作，非常谢谢你。”江翰波说。

“学长，我也要谢谢您，让我有机会留在您的身旁，跟您学习。”马晓粤也很高兴地说。

“闵华告诉我，他是为了你而来到大西北的，真的是这样吗？”

马晓粤低低一笑，算是默认了。

“这小子真不简单，爱情的魔力确实不可挡呀！不过，在和你相处的这些日子里，我完全能理解闵华为了你这样的姑娘而疯狂，要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因为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

“学长，看您说的。”马晓粤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我没有随便讨好人的习惯，但当你亭亭玉立在我面前时，我第一眼就看到，你的容貌、你的气质，你的脸上，都写满了姑娘们特有美好的东西，在和你相处的日子里，你就像一个宝库似的，让我挖掘出越来越多的可贵之处，甚至开始对你着迷，在此之前，我曾想过，如果你已有了男朋友，我也要尽力和他较量一番争夺你。”他说着，又自嘲似地摇摇头，“没想到，出现在你身边的居然是石闵华！他年轻、潇洒、聪明、能干，我自认很多方面不如他，再说，他是最要好的学弟，当学长的和学弟较量，这成何体统呀！所以，我也只好心悦诚服地放弃你了，你说，我是不是很可笑？”

“没想到我差点成为决斗的猎物，好可怕啊！”她对他做了个鬼脸，“幸好，遇到您这位理智的有风度的绅士。”

“不过，我对你也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你应该早告诉我你和闵华的事情呀，免得让我独自在一旁自作多情！”

“学长，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瞒您的，只是一个姑娘家怎好意思主动开口和学长您谈这方面的事，再说，我也不确定您是否对我真有那方面的意思呀！”

江翰波轻松地笑笑：

“不过，这都不要紧，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我不会对你再有非份的想法了，现在，我们依然是学长学妹的关系，我还是很感谢局里把你派到这大山里来，让我有机会认识这样好的学妹，为有这样优秀的学妹而自豪。我之所以要坦率地告诉你我的思想，是希望你不要感到有压力，这样，我也能坦然地面对你，我们有幸在一起工作，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携手圆满完成这里的装机任务，我相信，我们彼此都会留下美好的记忆。”

“学长，谢谢您这样相信我，坦诚地告诉我您心里的秘密，您在我心中永远是值得我

尊敬和骄傲的好学长，您放心，我会努力工作的，我要做一个让您满意的好学妹。”

“刚才，他们说要把你带走，我真有点舍不得，说真的，根据我的经验，你留在这里确实有工作上的需要，更重要的对你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如果放弃了，未免太可惜了，幸好，你自己决定留下来，说明你有眼光，看来闵华也很支持你，他是位很不错的学弟，聪明能干，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看得出来，他非常爱你，他和你非常般配，我衷心祝福你们！”

“学长，谢谢您！”

马晓粤对着江翰波快乐地笑了，她一脸的幸福。

## 十六

石闵华从学习班回来一直都没闲过，先是把外出时积压下的报表及其它一些归他管辖的工作处理完，又赶着和杨天喜他们一起下乡验收县局到太平公社新架的农活线路。

他还经常被王局长带去参加县委及地区局召开的会议，汇报局里通信技术业务方面的工作，石闵华已经成了他身边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他越来越喜欢这小子，越来越需要这小子，就连他要到一些较为重要会议上用的讲话稿子，也要让石闵华看一遍修改好才踏实，这使石闵华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再忙，石闵华始终没有忘记马晓粤说过的，要提高线路障碍测试准确度的计划，他除了经常到机务站和大家研究外，还百忙中抽空往长线站跑，了解收集有关的资料，他要赶在马晓粤回来前尽量为实现这个计划多作准备，只要晓粤希望做的事情，他都努力地动心思，亲自动手，帮助她去实现，他最想见到的是她成功后充满阳光的笑容。

又到周末了，职工们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局里的单身宿舍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

吃过晚饭，连日劳累的石闵华已感到精疲力竭，他谢绝了杨天喜几个单身汉们看电影的约请，一个人在宿舍里赶着写一份报告，他疲惫地斜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陷入了沉思中，他的目光慢慢地停在手中的钢笔上，这是一支紫红色外壳的钢笔，是马晓粤和他在农宣队时交换的礼物，他一有空就会拿出来欣赏一番，像永远看不够似的，尤其是马晓粤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更是会轻轻捏在手上，心情就会好很多。

可今天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这钢笔时思绪就像空中的细雨一样，被风吹来吹去，纷纷四散地乱飘着，他烦躁地推开面前的手稿，陷入了沉思中……

上星期，马晓粤来电话告诉他，二站的机房设备安装工作已基本结束，她马上就可以回局了，正当他高高兴兴盼着她回来的时候，她又来电话了。

“班长，江队长说这里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要做，很希望我继续留下，重点是帮助他们把有关的资料整理完再走，你看我该怎么办好呢？”

“这事你自己决定吧。”石闵华随口说。

“我想反正局里暂时还没催我回去，帮帮他们也无妨，再说，和他们在一起还能多学点东西，所以我考虑先不急回去，你看好吗？”马晓粤认真地征求他的意见。

“那好呀，既然那里需要你，你想留下就留下吧。”

“太好了，我们想到一块了，班长，那我就留下了！”电话里传来了马晓粤快乐的笑声。

这边，石闵华拿着电话筒呆住了，这傻丫头，他本来是试探试探她随口说的话，她居然当真了，不回来了。

石闵华凝视着手中的钢笔，心中泛起一种久违的寂寞和无奈，一阵莫名的惆怅由心底直冲脑子。

他想不通马晓粤这么不在乎他们之间的团聚，他们分别快两个月了，他日思夜盼地苦苦等待，终于等到了可以团聚的日子，可她却又轻易放弃了，虽然她口头上总说想念自己，可她的行动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这不，她说不回就不回了……还有，那天他亲眼看到她 and 江翰波亲密地在一起拉手搭肩，说说笑笑，即使没有他在身边，依然很轻松很快乐，根本就是没把自己放在心上嘛！自己对她而言究竟是什么？她真的是那么爱自己，离不开自己吗？

这个念头在脑中一闪，就伴随一阵锥心的疼，乱麻麻的思绪抽不出头来，就匆匆离开了宿舍，往县医院快步走去。

石闵华是去找任建中和汪霞两位好朋友的，他们夫妇俩是半年前才调到县医院的，由于在公社卫生院医术好，工作表现好，在当地群众中口碑很好，被县医院看中调来了，虽然公社卫生院一直舍不得放他们，拖了半年多，实在顶不过去还是放他们走了。

到了城里，县医院给他们分配了一套宿舍，虽然地方不算宽敞，但他们的家也算安了下来，像模像样地过起居家生活了，这样，在县城里，马晓粤和石闵华不但多了两个一起经受过艰苦磨炼的知心好朋友，还有个聊天落脚的好去处。

立了秋的县城，天一黑，寒意更浓，天空飘着小雨，商店早就关了门，到了十点以后，街上的人变得稀少，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早圈在家里，休息或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了。

石闵华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灰暗的路灯照着他孤单的背影，夜雨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衣服，可他毫无知觉似的，在雨中慢慢穿过静悄悄的十字街头，来到任建中的家门前，敲响了他们的门。

他很快就被让进了屋里坐下，正好任建中和汪霞这时候下了班都在家，石闵华的到来，使他们俩乐得狂呼乱跳，汪霞忙着递毛巾给他擦头上脸上的雨水，又找出任建中的衣服，强迫他换下淋湿了的衣服。

“闵华，你又有好些日子没到我们家里来了，今天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汪霞喜笑颜开，给他递了杯热腾腾的茶，“晓粤她怎样啦，还没回来吗？”

石闵华勉强地一笑，摇摇头，捧着杯子抿了一口。

任建中觉察到石闵华今天的神色有点异常，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飞扬，脸色深沉，而且，这么晚了冒雨来他们家，心里有些纳闷，满腹疑团地在他旁边的椅子坐下，关心地问：

“闵华，你的脸色不太好，身体哪里不舒服？是不是有病了？”

“没有呀，”石闵华摇头否认，“我只是感到有点累，局里人都走光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想到你们这儿坐坐。”

“好呀，我们也很长时间没在一起聊聊了，闵华，我这儿正好有瓶当地产的好酒，我们喝几口品尝一下，怎么样？”任建中立刻高兴地提议道。

他一直都把石闵华看成同龄人中最值得信任和敬重的挚友，他觉得石闵华有头脑，有主见，平时很喜欢和他一起探讨问题，倾听他的见解。

石闵华一听有酒喝，立刻点头表示赞成：

“好呀，我现在特别想喝酒，我来这里就是要找酒喝的。”

“汪霞，你去准备些小菜，”

任建中兴奋地对汪霞说，然后，走到她身旁亲昵地搂着她，讨好地对她说：

“把你最拿手的菜拿出来，让我们兄弟俩好好痛快地喝一喝。”

“好呀，你们等着！”汪霞爽快地答应着，流露出一种娇妻的默契和体贴。

石闵华望着这充满幸福和恩爱的小两口，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羡慕的波澜。心想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呢？

这时，任建中已摆好了喝酒的家当，倒了满满的两杯酒，举杯对石闵华说：

“来，我们哥俩先干一杯！”

他们俩“咣”一声碰了一下杯，就都爽快地一饮而尽。

“闵华，最近，你们电信局来看病的职工说起你时，都夸你能干，他们还告诉我王局长非常器重你，又是让你去学习接受培训，又是放手让你去挑重担，遇上这么好的领导比什么都强，我和汪霞都为你高兴。”

“是呀，我算是很幸运的，所以我要好好珍惜机会，努力工作，才对得起组织上的培养。”

这时，手脚麻利的汪霞陆陆续续端上来几碟凉菜，她陪着喝了两杯，说是一会还要值夜班，就再也不动酒杯了，在旁边织起毛衣来。

石闵华和任建中边喝边聊，不一会，两人就把大半瓶酒喝下去了，俩人话也多了起来，石闵华还给他们讲了周彬和刘爱武的近况。

“闵华，我真想不通，周彬满腔热情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北，没想到却被家庭出身全盘否定，堂堂大学生却干起送信的活，这真太委屈他了。”任建中为老朋友忿忿不平。

“是呀，他自己受连累不说，还波及爱武，幸好他们俩都能正确对待，不弃不离，互相支持勉励，没有躺倒。”石闵华说

“这真难为一向好强的爱武了，看来，在关键时刻，有个好伴侣，两个人共同去应对，天大的事都能撑起来。”汪霞停住了手中的编织，望着石闵华，“闵华，你和晓粤的工作现在都已安定下来了，什么时候把婚事办了算了，这对你们俩人来说都会方便得多。”

她的话正好触动了石闵华内心的痛处，已经喝得有些醉意的他就像挨了一棍子似的，脊背挺直，脸上闪过片刻僵硬，闷头一口气连着喝了三杯，然后，苦涩地对他们俩摇头笑了笑，喃喃自语着：

“我们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离谈婚论嫁的事还远着呢！”他伸手重重地搭在任建中的肩膀上，“老弟，你说，马晓粤她真的爱我吗？我在她心中真的那么重要吗？”说完，又猛喝了几杯。

“那还用我说吗？马晓粤非常爱你，你比谁都清楚。”任建中很肯定地说。

“哦！”他轻哼着，“可她宁愿呆在山里也不回到我的身旁，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他望着任建中和汪霞，开始感到酒意在发作，眼前的两个人忽然变成了好几个，“你们说，是不是我不够好？”说着，拿起酒杯，扬起脖子，咕咚一下倒进嘴里。

“你去学习的时候，晓粤常来我家，她告诉我们她非常想念你。现在，她大概是工作忙，走不开，才不能回来吧？”汪霞一边安慰他，一边对任建中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把酒收起来。

“放心，我不会醉的，”石闵华使劲握住手中的酒瓶子，拼命地摇着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她不需要我了，她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情……”

任建中看着石闵华这样伤感，心底感到一阵震颤，他扶着他的肩膀，关心地在他耳边低语：

“闵华，别难过了，如果你那么想念她，我到值班室给她打电话叫她明天就回来……”

“不行！”石闵华挥挥手，很严肃地说。

看得出来，他即使是在半醉的头晕目眩中，也可以看出他正陷在一份矛盾的挣扎里，“我不能阻止她喜欢的工作……不要让她感到遗憾，……不能让她看见我这副样子……不能……”他说着说着，把面颊埋在臂弯里，开始低声地饮泣，压抑地饮泣，渐渐地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任建中望着酩酊大醉的石闵华，对汪霞说：

“他今天心情不好，酒也喝太多了，今晚就让他在我们这里睡吧，你帮他把床铺整理一下。”

“好吧，他醉成这样子，怎么能让他回去呢？”汪霞点点头，又若有所思地说，“一直以来，在我的心目中，闵华是个很坚强的人，他不论在工作上，在爱情上，始终是个强者，尤其是对晓粤，他深深地爱着她，总是无微不至地包容她，强而有力地保护她，有时他自己虽然很累了，但在晓粤面前，也依然保持着很轻松的笑容，可没有想到，今晚，他却卸下了以往坚强的一面，醉成了这样子，表现得那么伤感无奈，可见他心里是多么地难受啊！”

“是呀，他今天从一进门，我就感觉到他有心事，别看闵华平时坚强能干，其实，任何人都会有他脆弱的一面，有时候，越是坚强的人越是会过得很累，闵华他在晓粤面前总是收藏了他的疲倦，收藏起自己的真实感情，你想，他能不累吗？”

“晓粤要是看到他这副样子，一定会很难过，真搞不清她做了什么，会让闵华变得这样伤心，这样脆弱。”汪霞皱起眉头。

“你接班后抽空给晓粤打个电话，叫她回来一趟，让他们好好谈谈，你们女同志之间谈这种事会方便一些。依我看，闵华的情感和心思，单纯的晓粤说不定还糊涂着呢！在她看来，闵华爱自己、疼自己，让自己时常感受到被爱的幸福，这就够了，而男人不一样，真心爱一个人就只想尽快地和她结合在一起，希望她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说不定闵华也有这个想法，可他又不想勉强晓粤，只好耐心等待。”

“原来你们男人都这么自私！”汪霞望着任建中，侧头沉思，突然，她恍然大悟似地叫了起来，“哦！这么说来，你急着那么快就和我结婚，该不会你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吧？”

任建中把嘴往上一翘，挑眼看她，诡秘地对她笑笑。

“哎呀，这么说来我是中了你的奸计了，你真是太狡猾太坏了！”汪霞半埋怨半娇嗔地在他背后狠狠地挥了一拳。

石闵华一觉醒来，天已大亮。

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不是躺在自己的宿舍里，这是什么地方？他环室四顾。啊，想起来了，是好朋友建中和汪霞的寝室……昨晚，他在这儿喝酒了，喝了很多很多，还对建中汪霞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都糊说了些什么呢？好像还说了晓粤的什么啦……突然，他发觉不妙，就再也躺不住了，他掀开被子，跳下了床，想赶快找他们俩问问，可一阵头晕使他的身子直晃，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有一种烧灼的感觉，脑子里像有人用锤子剧烈地敲打，头痛得他不得不弯下腰去，用手抱住脑袋低声呻吟。

这时，任建中端着刚做好的早餐进来，看到石闵华蹲在地上，吓了一跳，慌忙放下手里的盘子，一边扶起他上床，一边埋怨起来：

“你怎么起来了呢？你难道不知道你正发烧吗？昨晚半夜你又是呕吐，又是发高烧，闹腾了大半夜，幸亏我们这里吃药打针都方便，又有我这个家庭医生守护，算便宜你了，今天正好是星期天，不用上班，你喝些稀饭，就在这儿老老实实休息一下，汪霞很快就下班回来，叫她再给你打一针，病就会好的了。”

“建中，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石闵华靠着床头半躺着，满脸的歉意，目光始终盯着任建中的脸，吞吞吐吐地问，“昨晚……我喝了不少酒……是不是胡说八道了些什么啦？”

“你没有说什么呀！”任建中拧着眉头，凝神地想。

“比如，谈到晓粤什么的……”石闵华吞吞吐吐的说。

任建中一听，忍不住大笑起来：

“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事呀？你是不是有点做贼心虚呀？你这个人一向是个君子，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更何况是你心中的天使晓粤呢？不过，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我们可是知道你想晓粤都快想疯了，还把自己压抑得这么辛苦，老兄，我看你别再等下去了，干脆直截了当向她提出算了，对这类事情，女孩子都会很害羞的，一般都不容易启齿的，

就连汪霞这样开朗泼辣的女孩子，当初也没这个勇气向我提出来，还不是靠我主动的？”

石闵华望着平时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的任建中，完全是一副过来人样子，也忍不住笑着摇摇头，说：

“在这个事情上，我不想勉强她，给她压力，我想让她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石闵华正说着，突然，他被门外传来的熟悉的叫喊声怔住了。

“班长他现在怎样啦？要紧吗？”这是马晓粤充满焦急的声音。

“晓粤，你声音能不能轻点，他折腾到后半夜才睡着的，你不要大呼小叫的，把他吵醒。”汪霞压低着声音说。

不一会，马晓粤就像旋风般地冲了进来，后面紧跟着的是汪霞，她端着打针用具的白色磁盘。

“晓粤，这么早你就回来了？”任建中惊喜地望着马晓粤。

“是呀，算我运气好，旁边工地的职工要赶着回城里过礼拜天，一早就下山，我正好搭上他们的车回来了。”

马晓粤点头说着，急急忙忙地跑到石闵华的床前。

“班长，你怎么啦？”说着，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天呀！你在发烧！怎么会这样子？”她惊得眼睛如铜铃一般，大声叫了起来。

“不用大惊小怪，只是着凉了。”石闵华笑着安慰他。

这时，汪霞已熟练地把药水吸进针管子里，一只手举着走到石闵华跟前，另一只手掀开他的被子，准备给他打针。

“闵华，辛苦你了，你就忍一忍，再挨一针吧，这样，你今天就可以好好跟晓粤说些悄悄话了。”

“打了针就会好了吗？那你就快打吧！”

石闵华一听，想着快点和马晓粤在一起，就顺水推舟地一边翻过身，一边解皮带。

马晓粤见状，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

汪霞给石闵华打完了针，任建中又催他把药吃掉，然后，转身对马晓粤说：

“晓粤，你来了，我们也该上班去了，我们把他交给你，好好照顾他，你们就在这儿呆着吧。”说着，脸上露着诡诈的笑容，拉过汪霞就要往外走。

“等一等，”石闵华坐了起来，急忙对他们俩说，“本来我就没有什么病，有你们这两个做医生的朋友在身旁，却被小题大做了，连吃药打针都被看得格外的紧，没病都会弄出病来的，晓粤，我看，我们还是赶快躲回局里算了。”

他说着，下床快快穿好了鞋，拿起外衣，伸手搭着马晓粤的肩膀，向建中和汪霞笑着眨了眨眼，他知道马晓粤的回来是他们所导演的，他那灵动俏眉的眼神已说出了他心中的谢意。

“好吧，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嫌我们妨碍你们了，既然决心已定，我们也不强留，不过别忘了把药带走，按时吃药，不然，我们随时都会来找你们俩的麻烦的，谁叫你是我们的病人呢！”

汪霞说着回身把药塞到马晓粤的手里，眉开眼笑地把石闵华和马晓粤俩人送出了门。

石闵华在马晓粤的搀扶下，回到了他的宿舍，马晓粤很快就把他安顿在床上躺下，赶快收拾了一下屋子，又出去提了壶开水回来，给他倒了杯开水，然后，在他床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班长，你现在感觉怎样？头还疼吗？”

石闵华微笑着摇摇头，欠起身子，将她拉到自己的身旁。

“晓粤，只要看到你，我什么病都没有了，你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好意外。”

“我给局里打电话找过你，但你没在。”

“是汪霞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的吗？”

马晓粤没有说话，脸上的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我的病没什么大碍，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不知道他们把你叫了回来，你那边的工作搞得怎样啦？”石闵华温和地说。

马晓粤抬眼望着他，发现他的脸色好苍白好憔悴，她从来没有见过班长这副脆弱的样子，心中陡然泛起一股凄酸的感觉，鼻子酸酸的，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气乎乎地说：

“你生病了，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我在你的心中就这么不重要吗？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在你的心里只是个笨蛋，是个很不中用的大傻瓜！”她说着，委曲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

石闵华立刻慌了手脚，连忙解释说：

“噢，晓粤，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不想让你牵挂我，担心我，所以才没有给你打电话，其实，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想你，想你都想得快要发疯了！我是因为想你才喝酒，想你才生病的！”他声音沙哑，眼睛也湿润了。

马晓粤一震，大眼睛一瞪，一迭连声嚷着：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以前，我觉得在你面前我是傻瓜，原来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也是个傻瓜，比我还傻！”

“晓粤，对不起，我又让你哭了，以后，我一定要让你永远笑。”石闵华看着她的脸，用手指轻轻抹去她脸上的泪水，有些心疼和自责地说。

“班长，从昨晚接到汪霞的电话，知道你喝了很多酒，知道你在想我，知道你发烧，我都快急死了，这种感觉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让我一夜都没睡着。”她泪光闪闪地低诉着。

马晓粤说的一点没错，昨晚接到汪霞来的电话，知道了班长的状况，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拿电话的手都有些发抖，不过汪霞说没什么大碍，还以过来人的角度对她谈了很多肺腑之言和悄悄话，汪霞电话里显得很激动，马晓粤听得同样激动。

她一夜无眠，想了很多很多。

她望着眼前身体一向很好的班长，竟然躺倒在床上全是因为她，不由得一阵心痛和难过，她很后悔自己以前太忽视了他。

这阵子，他外出学习一个多月，一回来就冒着酷热踏着自行车到山里看她，可见他是多么地想念自己呀！好不容易等工程搞完，自己却又留了下来，一点也不理会他的感受，对他的思念那样麻木不仁，这么伤他的心，真是太残忍了！

她暗暗咒骂自己，简直就是一个隐形杀手嘛！

不过，她这次回来，心情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完全是一种新的女人对男人关爱的感情。她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呼喊：

“班长，今后不会了，为了使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会努力的！”

“晓粤……晓粤，你在想什么？”石闵华看着发呆的她，感到很奇怪，就故意逗她，“该不会是在我身边又在想我吧？”

“是的，我在想你！真希望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就像现在这样子，只有你和我。”马晓粤点点头，用爱恋的目光望着他，“班长，我们结婚吧！”

石闵华猛地震动了一下，这话居然是从马晓粤嘴里说出来！他不敢相信地望着她，“你再说一遍！”

“班长，我们结婚吧，我要天天和你在一起！”

马晓粤又重复了一遍，眼里闪烁着温柔而灿烂的光华。

石闵华坐了起来，用双手握着她的手，沉思地看着她，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说：

“晓粤，你用不着因为我这副样子而勉强自己，结婚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决定的事情，这要有充足的准备，这关系到你终身幸福的大事，要知道，恋爱是一回事，结婚又是

另外一回事，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我说过，无论等多久，我都会等你的。”

“班长，我并没有勉强自己，也不是一时冲动说的，难道你还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跟我在一起吗？”

马晓粤一下子失望地摔开他的手，站了起来，背对着他，因为眼眶里的泪水又要流下来了。

“那你怎么突然会冒出要结婚的想法？”

“因为……因为你已经给我太多太多的爱！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大学里，还是来到大西北，你始终如一地默默地守护着我，从生活到工作，方方面面都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我，在我的身上你倾注了像父母般的宠爱，像兄长般的关怀，让我一直沐浴在你爱的阳光下，我得到了一个女孩子所期望得到的一份非常完整的爱！我再不能那么自私，那么贪婪，我也要走进你的生命里，心甘情愿地为你而活，就像你带给我的一样，我也要让你幸福，让你快乐！”

马晓粤说着，一脸的泪水，一脸的深情。

石闵华终于确定马晓粤是认真的，他的心迅速被喜悦填满，“嗖”地把被子一掀，光着脚下了地，把马晓粤紧紧抱住，把头放在她的肩上，闭着双眼久久没有说话。

“你疯了吗？怎么下地了？你不知道你在生病的吗？”马晓粤突然惊叫起来，挣脱他的怀抱，把他拖回了床上。

她坐在床边抬头望着他，目光里充满了惴惴不安，说：

“班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同不同意？是不是我不该这时候提出来？”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石闵华急促地打断了她的话，一脸虔诚地望着她说，“其实，我早就想说这话了，你只不过是比我早说了一会会，现在，我正式向你求婚，马晓粤，嫁给我吧！你愿意吗？”

“愿意，”马晓粤含着泪花，激动地点头，又轻轻地问，“是马上吗？”

“不，不是马上。”

“为什么？”马晓粤惊讶地抬头望着他。

“因为结婚是人生大事，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绝不能马虎，你是我心中的至爱，为了让你幸福快乐，为了你我都不留遗憾，我想我们结婚也不能太草率，我们要亲手营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温馨的家，我们结婚时要得到双方父母和亲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俩要好好商量，一起为我们的婚礼和蜜月好好筹划，好好准备，你说，好不好？”

“好！好！我都听你的！”马晓粤快乐得一个劲点头。

“我已考虑过了，决定和周彬爱武他们一起同时办婚事。”

“和周彬爱武他们同时办？这可能吗？”马晓粤不解地望着石闵华。

石闵华眼珠闪烁地凝视她，一个神秘而又喜悦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

“周彬前几天来过电话，他告诉我他和爱武已决定春节回家探亲时结婚，到时候，他们坐火车路过我们这儿时，会下车来看我们。”

“是吗？周彬和爱武她们要结婚啦？”马晓粤惊喜万分，接着，又皱起了眉头，抱怨起来，“班长，这么大的喜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因为我心里已有了一个计划，但还没得到某人的同意，所以计划还不能定下来，也就不能说给你听。”石闵华蛊惑地看了她一眼，“不过，现在一点都没问题了，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可以告诉你了。”

马晓粤噗哧地一声笑了起来：

“班长一向很有主见，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干扰你的计划？你说的某人到底是谁？”



石闵华微笑着用双手捧起她的面颊，爱恋地注视着她，喃喃道：

“你说还能有谁，在我心中能丝丝入扣地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日月星辰的人，除了你还能有谁？”

“班长……我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马晓粤心里一阵感动。

“你对我来说当然重要！而且非常重要！”石闵华很肯定地说。

“可我根本不知道你的计划呀？”

“现在你已经答应我的求婚，那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我的计划了，我想好了，我们俩和爱武周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情长谊深，人生的机缘真是很奇妙，我们一起大学毕业，一起来到大西北，一起到农村磨砺，一起走上工作岗位，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很有缘份，既然我们都有要回老家结婚的计划，何不就搞个旅行结婚，一起搭上同一趟东去的列车，一起踏上新婚蜜月的旅途，一起开始新的人生，让我们之间制造出很多很多的一起，你说，这样不更有意义吗？”

“太好了！太妙了！”马晓粤笑着又蹦又跳地直拍手。

石闵华靠着床头半躺着，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晓粤，望着欢笑的她，轻轻地松了口气。

这时，他感到肠胃里一阵辘辘翻滚，这也难怪，昨晚心情不好，晚饭本来就没吃什么，又喝了太多的酒，吐了个天翻地覆，差点没把五脏都要吐出来，这会，肚子里早就空空荡荡的了。

他不好意思地对马晓粤说：

“我想吃点东西，你有什么现成的可以吃的东西吗？”

马晓粤立刻想起了汪霞的叮嘱，连忙把她那儿带回来的稀饭放在煤油炉上热了一下，盛了一小碗，拿勺亲口拭了拭粥的温度，然后小心地喂进他的嘴里。

喝完了稀饭，马晓粤想起挎包里还有几个苹果，又连忙过去取了出来洗净，削好切成小块，坐在床边，抬头对石闵华说：

“班长，这是当地产的名牌苹果，味道很好，你要多吃点。”她用牙签叉了一块放进他嘴里，“好吃吧？”

石闵华点点头，“好吃，好吃，这苹果果然名不虚传，又爽又甜，晓粤，你不要光让我一个人吃，你也一起吃吧。”说着，他又叉了一块，放在晓粤的嘴里。

这时，他觉得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的感觉，心上人温顺地坐在身旁，喂自己吃东西，给自己擦汗，被宠被照顾的感觉很舒服，他甚至觉得有她陪着，生病都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

他津津有味地嚼着嘴里的苹果，又想起了什么似地问：

“晓粤，这苹果是翰波学长送给你的吧？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好。”

“是呀，他们通过运器材的汽车从省城捎来的，我在那里给他帮忙，他当然得好好谢谢我，慰劳我了。”

“这次你跟学长一起工作，感觉怎么样？他这个人不错吧？”

马晓粤似乎感觉到他话里的醋意，想着要好好刺刺他，就接着说：

“是呀，他这个人真的很不错，人长得帅，技术又好，待人亲切，对我关怀照顾体贴入微，不断地送东西送礼物给我，都让我心动了，我几乎已经爱上他了！班长，你是不是担心我会这样？你呀，什么时候变成了大醋缸啦？”她瞪了他一眼，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石闵华也跟着笑了起来。的确，他当然知道马晓粤对自己的感情，只是自己实在爱她，看见别的男人欣赏她，近距离接近她，心里就不由得有了醋意，想到这，他自己暗自嘲笑自己的贪婪自私，便老实坦白地说：

“是呀，我是有点吃醋了，不过，只是很少一点。”

“很少一点也不行！”马晓粤板着脸故作认真地瞪着他，“班长，你……”

马晓粤本来想要好好数落他一番的，但却被石闵华打断了。

“晓粤，我对你有个请求，能答应我吗？”

“什么请求？”

石闵华拉着她的双手，温情脉脉地望着她，恳切地说：

“晓粤，我们离开学校这么久了，现在，我们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了，你既然已经答应嫁给我了，怎么还叫我班长呢？拜托你能不能改个叫法，比如就直接叫我名字，好不好？”

马晓粤笑着点点头，“是呀，你说得也对，不过，班长叫惯了，恐怕一时也改不了。”

“那你现在就试试看。”

“好吧，”马晓粤咽了一口唾液，下决心似的叫出了口，“闵……闵华……”

“哎！”石闵华高兴地答应着，满脸幸福的微笑，“晓粤，头一次听到你叫我名字，真好听，我好高兴啊！你知道吗？你叫我班长时，感觉上只是同班同学的关系，还有些距离感，而叫我闵华却不同，就像自己的情人或妻子那样的亲密，我更可以完完全全地爱你了！”

马晓粤也深深地被感染了。

“闵华，”她亲昵地又喊了他一声，想要说什么，可马上又皱起了眉头，侧头思考起来，“真糟糕，我刚才是要和你说什么来着？被你一打断，就记不起来了。”

“没关系，慢慢想好啦，我会等你，我有一辈子的时间陪伴在你身边听你说！”

石闵华满足地望着马晓粤可爱的傻样子，心想：

“别说是一辈子，就是下一辈子他也愿意等她，和她在一起，他再度沉浸在她给他带来的无限幸福和甜蜜中。”

马晓粤结束了二站的工作后，又回到了机务站上班了。

她无论是对机房的设备方面还是传输方面的技术比原来又有了新的提高，在处理障碍方面也变得老练稳重多了，有时候一些技术上的事情连赵站长也要找她一起商量。

这阵子，马晓粤一边在机房上轮班，一边拿着石闵华交给她的资料，和机务站的同事们一起，围绕减少线路测试障碍误差的课题，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测，在长线站的配合下，根据不同地段的线路情况，进行了很多的模拟测试，科学地调整了有关的计算系数，大大地提高了判断线路障碍的准确度，缩短了障碍处理历时，也减轻了线务员们查找障碍的压力，机务站在全省的维护工作会议上，受到了表彰奖励，全站机务员们像打了大胜仗似的欢欣鼓舞，线务员们都夸机务站为他们做了件大好事。

工作上有了成效，加上婚期的临近，让马晓粤一直沉浸在幸福的狂喜之中，她一天到晚，心情就像清亮的河水，欢呼着畅流，充满青春光彩的脸总是布满了笑容。

石闵华看着她毫无造作的甜蜜笑容，也忍不住心底的快乐，层层笑纹不断从嘴角荡漾开，人们开始发现他原来也有和马晓粤一样灿烂的笑容。

不过，他与马晓粤不同，他是个肯花心思的人，趁马晓粤参加省上机务站组巡的日子里，他请了杨天喜、陈刚几个小伙子帮忙，把局里分给他们俩的新宿舍进行了装修布置，虽然工作很忙，可他总能抽出时间往那儿跑，他和几个小伙子一起设计并亲自动手，他嫌这里的家具太土，就把需要的尺寸量好，用最快的速度从老家上海托运过来，凡事追求完美的他要努力做到最好，给马晓粤一个完美舒适的新家。

直到有一天，省上组巡结束，马晓粤赶回来，跟着石闵华来到他们未来的新家时，发现里面的布置竟会这样漂亮，这样舒适，这样合理，这样别出一格，不由得又吃惊又感动，左右邻居都对他富有新意的装修布置感到新奇，主妇们更是暗暗羡慕马晓粤有石闵华这样至情至性的未来丈夫。

一切都在按照石闵华的计划进行着。

春节来临前夕，他们终于和刘爱武周彬在火车上会合了！

在车厢的过道里，四个老同学忘情地欢呼着，拥抱着，不知情的乘客还以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纷纷投来奇怪的目光，直到列车员告诉他们车要开了，叫他们回到座位时，他们才停止了喊叫。

他们四个人面对面坐着，靠车窗坐着的马晓粤望着对面的好朋友刘爱武和周彬，就想起石闵华告诉她的关于他们遭遇的厄运，心里就沉甸甸的，忍不住向他们询问起这事来，尽管刘爱武和周彬都表现得非常轻松，谈笑风生，但马晓粤不禁为他们伤心难过，阵阵心酸涌上心头，刚开始她低着头，还只是偷偷擦去眼角的泪水，但慢慢的，马晓粤的泪水就像失控似的成串垂了下来，爱武也被搞得泪流满面，两个在她们身旁的男生也黯然失色，一个个眼眶里也闪烁着泪花，还是石闵华打开了话匣子：

“今天是我们高兴的日子，我们还是说些高兴的事情吧，不能让眼泪冲淡了我们新婚的快乐。爱武，晓粤，你们俩是当新娘的人了，哭肿了眼睛，变丑了，下车时被家里人看见，我和周彬两个当新郎的怎么交待啊！”

周彬也立刻醒悟过来似地叫嚷起来：

“是呀，我们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要高兴才对，再说，到了郑州，我们就要分开转车了，时间很宝贵，从现在起，我们要珍惜在车上聚会的分分秒秒。”

刘爱武和马晓粤也赶快擦干净眼泪，整理身边的东西。

“啊，我们带了些车上吃的东西。”

刘爱武猛地站了起来，从随身带的小包里取出了一大堆食品。

“晓粤，你也把我们的拿出来。”

石闵华微笑地望着马晓粤，指了指挂在衣帽勾上的手提包。

马晓粤连忙转身把里面的东西全拿了出来。

一时间，小桌子上堆满了枣子、花生、核桃，还有香味诱人的烧鸡、卤肉和一小瓶白酒。

“嘿，这烧鸡和卤肉好香啊！晓粤，是你的手艺吗？你们从哪儿弄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周彬贪婪地呼吸着肉香和酒香味，高兴得什么似的。

马晓粤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红着脸说：

“我昨天晚上夜班，这是闵华做的，我……我还不知道怎么做的呢！”

刘爱武和周彬第一次听到马晓粤那么亲热自然地改口叫石闵华的名字，先是一愣，接着俩人都会心地点头笑了。

周彬拍了一下马晓粤的肩膀，笑着说：

“不要紧，家里有人会做就行，我家的爱武做这个手艺就很好，不比闵华差，我们俩都有口福，等着吃就可以了！”

刘爱武瞪了他一眼，“谁说和你是一家啦？我还没正式嫁给你呢！”

“你这是什么话？我们结婚证都领了，法律上已是合法夫妻啦！”

顿时，刘爱武被他说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我是说，我们……还没……”

在旁的石闵华一听哈哈大笑，“你是说还没举行仪式，所以还不算一家吧？”他看到爱武害羞地点头，又环视了一下四周，压低嗓子神秘地说，“我有个提议，我们四个人就在列车上举行我们的婚礼，怎么样？”

他的建议让周彬、爱武、晓粤惊讶不已，但又觉得很新鲜。

“我们的婚礼？就我们四个人？”周彬挑了一下眉梢，瞪着石闵华，“怎么举行？”

石闵华带着一脸兴奋的笑，眉飞色舞地说：

“我们是旅行结婚，从踏进车厢一刻起，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新婚的旅途生活了，这是

我们新生活的开端，快乐和幸福的起点，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一起喝交杯酒，接受祝福，互相见证这一刻，这不是别具一格的仪式吗？”

“好主意！”周彬一听，高兴地拍手叫了起来，“我也想过要好好度过这美好的时光，就是不知怎么弄好，闵华你真聪明，想到了这一招，就这么办好啦！”

刘爱武和马晓粤两个姑娘虽然感到害羞，不好意思直说，但内心是一百个赞成，她们红着脸点头算是表示赞成。

“建议一致通过了，下面的活动该由谁来主持呢？”石闵华笑着问大家。

“闵华，你是我们的老班长，我们就听你的指挥好了。”

周彬带头一说，爱武和晓粤也马上赞同。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我就走马上任了。”

石闵华高兴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四个小玻璃杯，一个一个斟满了酒，然后抬起头，凝神望着他们三个人，说：

“我们四个同班同学毕业分配一起来到大西北，我们都经历了深刻的磨炼，可以说，我们变得坚强了，开始成熟了，我们四个人深厚的友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使我们的心灵靠得更近，我建议首先为我们真挚的友谊，为我们别后的相聚，干一杯，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拿起杯子响亮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下面是新婚夫妻喝交杯酒的时间，先由我和晓粤为你们主持。”石闵华宣布完，回头对马晓粤说，“晓粤，你来为他们斟酒吧。”

然后，他把酒杯送到周彬和刘爱武的手里，虔诚而又动情地对他们说：

“请接受我和晓粤送上的美酒，衷心地祝你们幸福美满，愿你们用磐石般坚定的旋律，浪涛般澎湃的热情，蓝天般深远的想象，共同去书写爱的诗章，在人生的航程中永远并肩前进！”

“谢谢！”周彬和刘爱武站起来向他们俩鞠了一恭，然后，他们拿酒杯的手臂小心地相互勾着，相拥着把酒倒进嘴里。

轮到石闵华和马晓粤喝交杯酒了，周彬忙着收拾杯子斟酒。

这时，刘爱武忍不住悄悄地打量起对面的石闵华来，这个曾经一直那么强烈吸引自己，被自己深爱过的男生，最初当她发现他爱的是马晓粤时，感到痛苦万分。可是，当她知道他是为了马晓粤毅然舍去优越的分配，追随着她来到这贫瘠的大西北时，给她造成的震撼是如此的强烈，她目睹了他在农宣队时对马晓粤所做的无微不至，他投向马晓粤的温柔和深情，这都是她在大学五年从未见过的，她终于痛感自己没有希望了，默默地退到一边一个人悲伤。这时，周彬深沉的爱让她猛然醒悟，使她找到自己爱的真谛，她终于接受了现实，并真心希望他和晓粤在事业上互相帮助，有所成就，她对她的爱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

“爱武，你怎么还发楞？”周彬推了她一把，“该我们来主持他们的交杯酒啦，是你主持还是我主持？”

刘爱武立刻回过神来，不知怎的两颊变得绯红，喃喃着，“当然是你主持啦，男人是一家之主嘛！”

她这一说把大家都逗笑了。

刘爱武终于承认我们已是一家人了！周彬心里别提有多心花怒放了，他顿时喜上眉梢，脸上一片喜气洋洋。

“好，我来主持。”他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变得一本正经起来，“闵华、晓粤，在这美好的时刻，我和爱武也真诚地祝福你们这一对有情人，把爱的美好、爱的甜蜜保留在幸福的记忆里，更充盈在美好的未来，年年岁岁永相依，朝朝暮暮心相携！”

“谢谢你们这么美好的祝福！”

石闵华和马晓粤恭恭敬敬地向他们鞠了一恭，然后挽过手臂激情满怀地喝下了交杯酒。就这样，他们四个老同学在这狭窄的车厢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互相收到最早的祝福，互相见证了从恋人到夫妻的神圣时刻，他们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心情激动得如滚滚春潮翻卷着浪花。

时过午夜，火车像一条蠕动着乌黑巨龙，在铁轨上呼啸着向东奔驰，在车轮有节奏的飞转声中，车厢里的旅客多半都东歪西倒地睡着了。

他们四个人一点睡意也没有，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低低小声地交谈着，从农宣队到单位，从生活到工作，从事业到抱负，他们敞开心扉推心置腹地吐露着自己的感慨。

周彬和刘爱武他们谈到没能从事所学的专业时，虽然也有些惋惜，心情变得沉重，但他们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反而相互鼓励，这让马晓粤深感震撼，忍不住赞叹起来：

“你们真了不起，在这之前，我还担心你们受了这样的挫折会趴下起不来了，没想到，你们这样坚强，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这都要归功于爱武！说真的，刚开始，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我变得很消沉，可这时爱武却对我给予了无尽的爱，让我坚强地站了起来，我想，我不能辜负她的一片真情，我要学会在逆境中生活成长，用实际行动来与命运抗争！”

周彬深情地望着刘爱武，心底涌起一股暖流，眼睛湿润了。

“周彬，好样的！我相信你会从荆棘中杀出生路的，我和晓粤永远坚定地支持你们，是你们可依靠信赖的朋友！”石闵华搭着马晓粤的肩膀，激动地对他们说。

刘爱武心里顿时涌起千言万语，含着两眶热泪，说：

“闵华，晓粤，我们有你们这样真挚的朋友也是我们的福气，谢谢你们！说真的，你们俩很幸运，很快就进入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发挥自己的专业才华，有机会实现我们在学校时立下的为祖国电信事业奋斗的理想，我们很为你们高兴，希望你们好好珍惜眼下所拥有的一切，努力工作，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成功了，我们也一样会心满意足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我和周彬会永远为你们祝福祈祷。”

“你们放心，有你这番话，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我和晓粤都会努力的！不过，你们也不必灰心。有人说过，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但不被人理解未必就是不幸，它可以刺激人们突破自己的极限，寻找到自己成功之路。我和晓粤都认为，你们是暂时埋在砂砾中的金子，总有一天会被挖掘出来，在大西北的土地上金光闪闪，千万不要气馁。”石闵华激动地说。

“是呀，我和爱武也常互相勉励，这阵子我们也看了不少书，用那些发人深醒的人生箴言激励自己，在失意消沉之际，悲观失望之余，心中又萌发希望之光，闯过难关。”周彬赞同地直点头。

“那你们能说些给我们听听吗？”马晓粤兴致盎然地问。

“好吧，给你说一段，”周彬爽快地点点头，用低沉的嗓音轻声地背诵起来，“……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人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

刘爱武也很激动地接着背诵了起来：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请记住：你必须战胜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会使你妥协，环境是不会的。”

……

就这样他们俩人连续朗读了好几段，这些格言和座右铭不愧是人生经验的总结，人类智慧的精华，给每个人都展现了浩大的思维天地，他们俩越念越激昂，石闵华和马晓粤都

深深被撼动了，马晓粤忍不住拍手叫好：

“说得太好了，闵华，我们也要好好记住这些教诲和格言，常常借鉴这些人类智慧的精华自勉，多吸取些精神营养。”

“对，你说的没错。”石闵华点头赞同。

周彬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感慨地说：

“其实，虽然我们遇到了波折，但我们面对淳朴的人们，艰苦的环境，已经慢慢学会面对现实，努力去寻找自己的理想、梦境、欢乐、慰藉和幸福了。”

“是呀，”石闵华敛起笑容深有同感地说，“到大西北的两年多里，尽管我们起飞的翅膀是那么的沉重，但我们经受了炼狱，饱尝酸甜苦辣，在这片土地上却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开始成熟了，变得从容了，你们在厄运到来的时候没有被击倒，而是勇敢地正视它，交了一份很好的答卷，说真的，爱武，周彬，我很佩服你们。”

刘爱武听他们这一说，不由得也感慨起来：

“有人说过，友谊不但能使人走出暴风骤雨的感情世界，而进入和风细雨的春天，而且能使人摆脱黑暗混乱的胡思乱想而走入光明与理性的思考。我觉得我们能闯过这一关，也和我们友谊的力量分不开，两年多来，每当我们遇到波折、彷徨时，我们相互之间总是伸出援手互相扶持，我们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一点没错！”马晓粤心中怦然而动，双手抱住刘爱武放在小桌上的手说，“在大西北这些日子里，如果没有你们大家的关怀和鼓励，我根本不可能挺过来，往后，我们虽然不在一起生活工作，但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要去奋发，要去实现，必然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波折，仍然需要这份友情，借助这份友情，我们要做永远的好朋友！”

刘爱武望着马晓粤乌黑漆亮的大眼睛，这里面有她早已熟悉的东西：善良、纯洁和真诚！

她忍不住抱紧了她的手，在一旁的周彬、石闵华两双大手也盖了上来，四个好朋友八只手紧紧地抱成了一团，这比起两年前他们刚踏入大西北这块土地的时候，握得更紧，更动情。

因为，手中有意，手中有情，掌心中有千言万语！

## 十七

清晨，火车缓缓地驶进了上海站，广播里传来女播音员悦耳的声音，刚刚还在懵懵懂懂打盹的乘客们像服了兴奋剂似的，立刻变得精神抖擞起来，赶快收拾起自己的物品，争先恐后抢着拿行李架上的行李，车厢里顿时变得嘈杂忙乱起来。

石闵华在座位上却稳坐钓鱼台，一动也不动，他低头望着身旁依偎在他身上熟睡的马晓粤，只见她的脸上露着笑容，不知道她梦到了什么，看到她的笑容使他也跟着泛起了柔情的微笑，他不想惊动她，只希望能让她多睡一会，哪怕是几秒钟。

打从在火车上他们四个老同学别后重逢，一同踏上新婚蜜月之旅途，喝交杯酒，开怀畅谈，倾诉心曲，直到周彬和刘爱武到站下车，她都处于特别兴奋的状态，剩下他们俩独处时，她又缠住他，要他谈他的成长经历，谈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谈上海的风土人情，还有迷人的外滩夜景，繁华的南京路……终于，好不容易说着说着眯上了眼睛睡着了，她看来也真的已经又累又乏了。

石闵华爱怜地看着她的脸庞，伸手轻轻拨开她遮住眼睛的刘海，而这时，马晓粤突然动了动，睁开眼醒了。

她看到旅客都已经站在过道里，提着或扛着大包小袋的准备下车，一个挨着一个地向

车门挪动着，她又看看车窗外，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稳稳地停在月台上了，她惊讶地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揉了揉眼睛，瞪着石闵华，嚷了起来：

“哎呀，火车都到站了，你怎么不早些叫醒我呀？”

“你急什么？车上还有乘客没走完，你现在醒来下车也不迟呀！”石闵华不慌不忙地朝她笑笑。

“哎呀，你看我睡成这副模样，一定很丑，都来不及收拾了，呆会让你们家里人见了我，一定会很失望的。”

她一边飞快地用手指整理着头发和弄皱了的衣服，一边埋怨着他。

“不要紧，你天生丽质，不收拾也很漂亮，很可爱。”

石闵华宠爱地朝她笑笑，心里在呼喊着：

“晓粤，你知道吗？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是最美丽的。”

过了一会，乘客已走得差不多了，车厢变得松动了许多，身材高大的石闵华很轻松地取下行李架上的行李，和马晓粤一起走下了火车。

晨雾笼罩的月台，人头涌涌，紧张而且喧闹，下车的，接亲友的，找人的，简直像个闹市。

石闵华和马晓粤放下手中的行李，在人海中寻找着接他们的人。

“哥哥，哥哥！”随着一声热烈的呼喊，一个姑娘直扑过来，一下子就冲进了石闵华的怀里，她嘴里大喊大叫着：

“怎么搞的，我们在这里来回走了几遍，就是不见你的影子，我还以为记错了车次呢！都快急坏了！”

她，石闵英，石闵华的妹妹！

石闵英比石闵华小五岁，高中毕业就在电信局里当了一名长途话务员，她身材健美而修长，皮肤细腻而白皙，一对水灵灵的眼睛，那长长的睫毛，薄薄的嘴唇，都具有那样动人的美，全身充满着青春活力。

“闵英 是你！”石闵华惊喜地紧紧拥抱着她，快乐地拍着她的肩膀，“嗨！两年没见都变成大姑娘了，快让我都要认不出你了！”

“闵华！”又一个熟悉的声音钻进石闵华的耳膜。

“妈妈！您也来了？”石闵华发现了站在妹妹背后的母亲，激动得像孩子似地手舞足蹈地奔到她面前。

他的母亲在银行工作，虽然已不年轻，眼尾有了皱纹，但面部轮廓很美，看得出来，两个儿女的五官都继承了她的优点，她慈祥的面容，高贵的风度，都显示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

母亲打量着离别了两年多的儿子，噢，他依然是那么英俊潇洒，只是，他瘦了，变黑了，大西北的风沙和恶劣环境，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她凝视着儿子思绪万千，泪花在眼睛里打转。

“我来是想早点看见你呀！”她喉咙有些沙哑，“可你呢，到了大西北就忘了家啦！来信也只是三言两语，总让我和你爸爸挂心。”

“妈妈，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石闵华笑着安慰她，“哦，爸爸，他好吗？”说着，他抬头睁大了眼睛，四面找寻，他怕又看漏了父亲。

“他没有来，局里有会议，他一早就走了。”母亲说。

“哥哥，你不是和嫂子一起回来的吗？她在哪儿？”

石闵英突然想起什么，侧着头着急地问。

“啊？我一高兴把最重要的人忘了给你们介绍了。”石闵华抬起手，笑眯眯地对马晓粤招招手，“晓粤，你快过来！”

站在离他们不远处的马晓粤，一直看着他们家人重逢的亲热情景，深深地被感动着，泪花在眼睛里直打转，可是，就是插不上嘴，只好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

马晓粤被石闵华这一喊，慌忙来到他们面前，原先在车上想好的见面语全抛脑后，在初次见面的婆婆和小姑子两个人肆无忌惮的目光打量下，两颊绯红，她显得有点儿紧张和拘束，只知道望着第一次见面的婆婆和小姑子傻笑，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晓粤，快叫妈妈呀！”旁边的石闵华提醒她。

“妈妈，您好！”马晓粤终于开了口。

“好，好！”石妈妈顿时高兴得眉开眼笑，“你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一定很累了吧？”

马晓粤笑咪咪地望着她摇摇头，说：

“不累。”

她那含羞的微笑，怯怯的眼光，别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使石妈妈忍不住拉着她的手，像欣赏什么艺术品似地把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

“晓粤，你比照片还漂亮！”

“妈妈，您和闵英也比我在相片里看到的更漂亮。”马晓粤开心地望着她们。

“好啦好啦，赞美的话回家再说吧，”石闵华看着眼前三个女人，快乐地笑着大声说，“月台上就剩我们了，我们可是成了最后出站的旅客啦！”

他的话提醒了大家，四个人赶快拎起行李往出口处走去。

上海不愧是繁华的大都市，那车水马龙的街道，熙来攘往的行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无不呈现着城市的兴盛之气。

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在一栋两层的建筑物前停住了。

这座二层的小洋房，看来年代已久，外表虽然已显得有点陈旧，但很优雅，楼前有一个花木葱翠的小花园，香飘蝶舞，他们沿着一条石子小径，走进了小楼的客厅，大厅里面很宽敞干净，摆设精致清雅，屋角有一架很显眼的棕色大钢琴。

“晓粤，这就是我们的家。”石闵华兴奋地对马晓粤。

“闵华，闵华！”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惊喜的呼喊。

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笑容满面提着一篮子蔬菜快步朝他走来，这是他们家的保姆兰姑，刚从菜场回来。

她原是石闵华妈妈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直没有生养过孩子，丈夫去逝后，就出来当保姆，来石家已有二十多年了，大家都很喜欢她，尊敬她。

“兰姑！”石闵华惊喜地大声叫起来，立刻张开双臂向前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嗨，你还是这么有精神，在大西北我常常会想起您烧的糖醋鱼呢！”

“真的吗？你还记得我，真不愧是兰姑的心肝宝贝，你回来了，我好好再烧给你吃。”兰姑激动地擦着泪水，抬头望着石闵华身后的马晓粤，又破涕为笑了，“这是你的新娘子晓粤吧？”

“是呀，”石闵华把马晓粤推到她面前，“晓粤，你们认识一下吧，她就是把我和妹妹从小带大的兰姑。”

“兰姑，您好！”马晓粤有礼貌地向兰姑深深地鞠了一躬。

“好，好，快进家里吧！”兰姑高兴地连连点头。

石妈妈看大家光顾着说话，就赶快提醒大家，说：

“好啦好啦，先别顾着说话了，闵华他们刚下车，一定累坏了，我看先让他们上楼洗洗，然后再下来吃早餐。兰姑，早餐准备好了吧？”

“早就准备好了，”兰姑高兴地指指餐厅，“大家快吃去吧。”

石闵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为了表示对新来嫂子的友好，她主动热情地对马晓粤说：

“嫂子，你们的房间就是哥哥原来的房子，我带你上去。”说完，她吃力地拿起刚才提



进来的大提包，拉着马晓粤就往楼梯走去。

石闵华赶快向前拦住了她，接过石闵英手中的提包，说：

“妹妹，这重活就不劳你大驾了，你和妈妈去吃早餐，我送晓粤上去好啦！”

石闵英嘟起嘴嚷嚷起来：

“哥哥，我想为刚进门的嫂子好好表现一下，可你都不给我机会，你真的好过份啊！不过嘛，新郎为新娘服务效劳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不当电灯泡了。”说完，调皮地对他们俩做了个鬼脸，格格笑着跑进了餐厅。

看来，为了他们俩的婚事，家里上上下下都做足了准备。

他们的房间布置得很漂亮，和当年石闵华住的时候已大不一样了，墙壁粉刷一新，里面摆放的家具款式讲究，单人床已换成了崭新的双人床，软绵绵的床垫，簇新的枕头被褥，飘窗的台面上还摆放着一瓶鲜艳的红玫瑰，散发着阵阵熏人欲醉的花香。

马晓粤站在房门口望着房间里的一切，有种置身幻境的感觉，石闵华的家里这样宽敞，这样豪华，是她从未想到的，她转过头，用眩惑的目光望着石闵华，不相信似地问：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

“还不错，是吗？”石闵华走过来，温存地拥住了她，“这里是属于我们俩的天地，满意吗？”

马晓粤红着脸点点头，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柔情，她伸手环抱住他的脖子，轻轻的在他的脸上印上了一吻。

石闵华深情地将她横身抱起，走进了房间。

吃过早饭，母亲告诉他们俩晚上家里已为他们订好了酒席。

虽然早前石闵华已向他的父母强调过他们俩是旅行结婚，但他的父母认为儿子结婚是件大事，不管怎样还是要请亲朋好友们来一起吃顿饭，而且，在他们回来之前就已张罗好，一切准备就绪了，石闵华和马晓粤也就只好听从他们的安排。

石闵华和马晓粤是晚宴的主角，追求完美的石妈妈紧张地为他们俩打点准备着，看了他们带回来的服饰，都觉得不满意，不是嫌太土就是嫌太俗，本来嘛，他们在西北偏僻的小县城里就见不到什么理想的服装，他们俩原先就计划好回上海时再好好采购一番的，如今，在母亲的催促下，他们俩来到繁华的南京路，石闵华领着马晓粤先是到理发店烫了头发，又领着她出入一个又一个服装商店。

终于，他们在一个老子号的服装商店里停了下来，营业员是位老裁缝，在他热情的介绍和推荐下，他们各自挑了一套穿上，走到镜子前。

马晓粤看着镜中的俩影双双，石闵华的英俊挺拔，原是她所熟悉的，只是站在他旁边的自己，那样的高雅、秀丽而青春，使她几乎都认不出自己了。

“太美了，简直像是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真的很合适你们！”老裁缝也忍不住赞叹，“尤其是姑娘这一身套装，色泽和裁剪都完美地烘托出她窈窕的身材，脱俗的气质，小伙子果然很有眼光！”

马晓粤抬头看着石闵华，只见他的眼睛闪亮，正着迷似地凝视着她，望着他炯炯深情的双眸，温柔含笑的双唇，马晓粤感到心跳在加快，不由得害羞地低下头。

婚宴，在一个大饭店举行。

来宾除了他们家的亲朋好友外，父亲单位的同事也来了不少，客厅里衣香鬓影，服务员们穿梭其间，石闵英带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活跃在每个餐桌，给晚宴抖落欢乐和笑声，满大厅的客人，满大厅的笑语。

马晓粤哪里经历过这吓人的隆重排场，说真的，这只有在电影里才会见到的情景，没

想到今晚自己竟成了这里面的女主角，真让她不知所措。幸好，石闵华就在身旁，不时给她加油，给她力量，给她解围。

尽管她觉得自己有点像傀儡，任人摆布，但她还是没有被吓晕，她和石闵华在父母亲的带领下，微笑着逐一和宾客打招呼敬酒。

他们俩今晚一个潇洒帅气，一个清纯美丽，实在像一对金童玉女，光芒四射，不断地引起宾客们的啧啧赞赏，当客人们知道他们是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大西北电信部门工作时，人们更是对他们刮目相看，因为这里面很多都是电信的同行们，有很多共通的话题，相互间都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聊起来话就多了，客人们都好奇地询问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不时有宾客过来向他们俩举杯，以热忱的心去敬这对新人，祝福这对新人。

石闵华的父母亲望着自己出众的儿子儿媳，高兴得整晚都合不拢嘴，欣喜地感受着众人给予的祝福。

热闹的晚宴结束了，马晓粤和石闵华终于回到了属于他们俩的新房里。

马晓粤卸了装，洗完澡，从浴室里走出来，当她望着穿着睡衣的石闵华兴奋地整理着床铺时，想到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突然一阵的脸红心跳，她努力平息着自己的慌乱，但石闵华还是感受到她的紧张，他微笑着走过去把她抱到了床上，关心地问：

“你今天很累吧？”

“是有一点累，”马晓粤诚地点点头，腼腆地笑笑，“不过，还能坚持。”

说真的，从早上她下了火车，一整天都在听任家人为她打扮装点，婚宴上她又忙着应酬宾客，够累的了，但她深爱闵华，这一切她都愿意为他承受。

“晓粤，谢谢你为了我所做的一切。”石闵华温存地将她拥进怀里，怜惜地望着她，又动情地说，“真感激上苍把你给了我，从今以后，我将和我心爱的妻子相依相伴共渡人生，实在是太幸福了。”

马晓粤第一次听他称她妻子，感到很新鲜，她深情地望着他，一本正经地问道：

“闵华，你……希望我成为怎样的一个妻子呢？”

石闵华情深款款地望着她，黑眸中柔情万种，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我还没有想过，只要你感到幸福快乐就好，我觉得有你永远陪伴着我，完完全全属于我，这就很足够了，再不需要什么了。晓粤，我也问你一句，你需要我给你什么呢？”

“我不知道。”马晓粤笑笑。

“那我告诉你，我已经决定给你所有——我的心和我的未来，够不够？”

他那带磁性的声音围绕着马晓粤，她被深深地感动了，被陶醉了，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能得到他全心全意的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她心里泛起了一阵阵激荡，双手搂紧了石闵华，红着脸喃喃地说：

“闵华，谢谢你！我保证我要永远像一朵鲜艳夺目的小花，常开在你目光注视的地方。”

石闵华感到了她对她的信任，她对她的信赖，她对她的需要，顿时整颗心在发热，他低头用火热的唇吻着她的额头，感动地说：

“晓粤，你知道吗？因为有了你，我的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我希望我能带给你幸福，为了你，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们一起努力！”

就这样，这一对相爱的人在丝丝的心语中，心交换着心，心靠拢着心，那么的真挚，那么的炽热，那么的倾心。

日子过得很快，在上海呆了十多天了，石闵华几乎天天带着马晓粤到处转，游黄浦江，欣赏外滩夜景，到城隍庙品尝上海小吃，百货商店疯狂购物，总之，他们暂时忘记了大西北，忘记了那里的工作，尽情享受新婚的甜蜜和彼此浓烈的爱。

马晓粤成为这个温馨家庭的一员，很快就被家人所喜爱，这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一天到晚，脸上都绽放着甜甜的笑，也感染了家里每一个人，人人脸上都多添了几分笑容。

儿子完成了婚事，石妈妈石爸爸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石闵华这个儿子一直是他们的骄傲，人长得英俊漂亮不说，从小就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好，每次把他带在身边，不知要受到多少人的夸奖和羡慕。

可是，临近大学毕业时，他们千挑万拣给他物色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姑娘，希望他回上海来工作，可是，他看也不看就一口回绝了，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本来他是分配回上海工作的，而不知为什么他坚决要求到大西北去，他们俩既担心又无奈，担心的是他一个人到那么偏远贫困的地方去吃苦怎么受得了，无奈的是他们知道儿子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只要他认定的事情，是不容易改变的，只好随他的意，没想到，刚到大西北却又分到了农宣队，在农村里奔忙，儿子毕竟是父母的心头肉，叫他们常常揪心般地牵挂着他。

一年后，石闵华从农宣队分配到县电信局，他们才松了口气，又向他重提出原先为他物色的对象，希望他早日成家，调回上海来，可他就是不予理睬。

后来，由于他们催急了，他才来信告诉他们，他已经爱上了一个同班同学，而且，还说他当年就是为了她而跑到大西北去的。这更是使他们夫妇俩感到吃惊和困惑，到底那个女孩是个怎样的女孩，竟然让自己的儿子这样着迷，神魂颠倒，甚至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当他们想进一步了解这女孩时，石闵华又突然搞什么旅行结婚，让他们顿时慌了手脚，他们可是连这女孩的面还没有见过就要成为他们的儿媳妇了，尽管石闵华早早来信告诉他们绝对是个好女孩，还寄来她的照片给他们，但光看相片有什么用？长相归长相，谁知道她的人品又如何呢？虽然他们相信自己儿子的眼光错不了，但作为父母，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自从马晓粤踏入他们的家门以来，他们发现她虽然来自普通人家，却比他们想像的要清纯美好，不但长得俊秀，而且知书达理，聪明贤惠，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还注意到儿子这次回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以往不同了，变成熟了，更稳重了，和父母关系更亲密了，这不能不和这个女孩有关，他们从他看这女孩时的那种眼神，温柔、专情，他们立刻明白，这个女孩对儿子的重要性，有她在儿子身边，他们完全可以放心。说真的，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他们早已经深深喜欢上这个女孩，尤其是她那甜甜的笑容，他们甚至感谢上天恩赐给了他们这么可人的儿媳。

晚饭后，一家人都在客厅里，石妈妈坐在沙发上织毛衣，旁边石爸爸在抽烟看报纸，马晓粤和石闵英坐在他们对面，姑嫂俩正高兴地说着悄悄话，她们现在已经好得简直就像亲姐妹一样，石闵英连自己刚刚谈上男朋友的事也统统告诉了嫂子，这会，正在征求嫂子的意见呢！

“嗨，你们俩这么神秘，是在说什么呢？”石闵华从楼上下来，走到她们面前。

“嫂子在夸你呢！”石闵英大眼睛一眨，做了个鬼脸。

石闵华望着马晓粤还没反应过来的神情笑了起来，“谁信你们，说谎也不先串通好。”说着，伸手搭着马晓粤的肩膀坐了下来。

“哎呀，我们正在说悄悄话呢，你别来捣乱了。”石闵英看他坐下就急了，连忙伸手又是推他又是捶他，“哥哥，你不要在这里坐，你还是去弹琴吧，你难得回来一趟，我们都等着听你多弹几首曲子呢，妈妈，你说对不对？”

“是呀，闵华，你给我们好好弹几首曲子，我很想听听，也练练你的手指。”石妈妈立刻附和。

“好吧，弹就弹，”石闵华高兴地站起来，“不过，嫂子不能归你了，她要在旁边给我助威。”说着，拉起马晓粤向钢琴走去。

“我也给你助威。”石闵英也傻乎乎地跟了上去。

“闵英，你来帮我把这毛线缠一下。”石妈妈笑眯眯对她直眨眼睛，把毛线塞给了她。闵英撅起嘴，只好无奈地接过妈妈给她的毛线。

石闵华拉着马晓粤并排坐在了琴凳上。

马晓粤是来到这里才发现他不但歌唱得好，而且还会弹得一手好钢琴，确实令她惊叹不已。以后，她每天都要他弹上几首曲子，每一次她都坐在旁边看他弹，而石闵华此时的心情也特别的好，尤其是看到马晓粤甜美的笑容时，更是眉飞色舞，眼中闪动着震撼的光芒，他的手指也随之在琴键上滑出格外诱人的优美旋律。

“晓粤，今晚你又要点我弹什么曲子？”石闵华望着身旁的马晓粤问。

“我希望弹些中国歌曲，尤其是最熟悉的。”马晓粤歪着头笑笑，“前几天你都是弹外国名曲多，今晚我想换个口味，弹我们常唱的歌曲，怎么样？”

“哥哥，你弹一首嫂子爱唱的歌吧，嫂子唱，你伴奏，怎么样？”石闵英提议。

“好呀，我就弹‘我爱祖国的蓝天’，这是我和你嫂子刚进大学时的迎新晚会上，第一次合作的经典歌曲，让你们听听，好不好？”

“好，就弹这首。”石妈妈赞同地点头说。

石闵华抬头抛给马晓粤一个神采飞扬的微笑，手指就行云流水般地在琴键上移动开了，一串串舒缓的音符从他修长的指尖流泻出来，优美的旋律立刻在屋子里盘旋，他和马晓粤和着旋律唱了起来。

这时候，石妈妈——石闵华的钢琴启蒙老师，被他们的琴声和歌声深深地吸引，忍不住停下手中的编织，抬起头惊讶地望着他们，凝神倾听萦绕在耳边的悦耳歌声。

石爸爸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家里热闹而温馨的画面，心里感到暖烘烘的，这是他一直期待着的，现在随着儿媳的到来而来得那么自然，那么融合。

石闵华和马晓粤兴致勃勃弹唱了一首又一首，马晓粤看石闵华唱累了，就走到茶几那儿倒了一杯开水给他，接着，又给其他人都倒了一杯，当她给石爸爸把水端过去时，石爸爸小声地对她说：

“晓粤，你跟我来一下。”

马晓粤点点头，跟着他进了书房，石闵华奇怪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在打鼓：

“父亲有什么事情要跟她单独说呢？”

在书房，石爸爸和马晓粤俩人在大书桌两边面对面坐了下来，石爸爸先开口：

“晓粤，你们过两天就要到广州去了，你来我们家的这些日子里，我看得出来，你努力地适应我们家的每一个人，你让大家那么快乐，连兰姑都对你赞口不绝，你真是心地善良处处为人着想的好孩子，我们很庆幸闵华找了像你这样贤惠的媳妇。”

“爸爸，您过奖了，是我感到庆幸才对，你和妈妈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爱，您和妈妈都那样的豁达、宽容、通情达理，让我打消了心中的忧虑，在你们家这些日子里，我过得很快乐，真的很快乐！”马晓粤很诚恳地望着石爸爸说。

石爸爸和蔼地笑笑，说：

“你和闵华都是我们的好孩子，我和你妈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本来很希望你们能回到上海来工作，能留在我们身边。说真的，我在电信部门已工作了二十多年，又是个领导干部，要调你们回来也不是太难的事情。昨天，你和闵华已经向我们表示还不打算回来，你们认为大西北人才缺乏，那里非常需要你们，决心要在那里好好干一番事业，看来你们对大西北已经有了感情，决心已定，我和你妈也不阻拦你们，不过，我们对你可是有个要求。”

他语气和声调都非常平稳，非常慈祥，那眼镜片后面的一对眼睛虽然敏锐，但却很温和。

“什么要求？”马晓粤焦急地问。

石爸爸笑笑，又接着说：

“我看得出来，闵华他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我希望你们能彼此珍惜，彼此爱护，彼此扶持，千万不可彼此伤害。”

“爸爸，您说得对，我们一定照您说的去做。”马晓粤点点头。

“闵华是我的儿子，表面看他各方面都很优秀，聪明能干，坚强有主见，但知儿心莫过于父母，实际上，他也有很多不可忽略的弱点，他个性很强，有时还会过于执着，感情方面有时也会很脆弱，你要注意他的这一面。”

马晓粤听着听着，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次闵华生病的情景，若有所思地望着石爸爸，微微地点了点头，石爸爸又接着说：

“你们现在已是夫妻了，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我希望儿子永远幸福快乐，各方面都顺利，不会遭受任何挫折和失败，哪怕是一丝丝的委屈，希望你无论在任何状况下，都不要离开他，代替我们多多关心他，体贴他，给他帮助，给他力量，能答应我吗？”

石爸爸握住马晓粤放在桌子上的手，非常的郑重，非常的深切，这时的他不是一个精明的领导，而是一个十足的舐犊情深的父亲。

马晓粤听着石爸爸的一番肺腑之言，早已热泪盈眶，她感激地不住点头，说：

“爸爸，您放心，闵华是您的儿子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为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追随我走进大西北，就够让我感动不已的了。说真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在大西北这艰苦的环境中，还好有他一直守护着，陪着我成长，让我变坚强，有他在身边，我感到好幸福，好幸运啊！”她顿了顿，又说，“虽然，我才刚刚成为他的妻子，还很不懂得怎样去做个好妻子，但我爱闵华，也爱这个家，请您相信，我会按照您和妈妈的希望去努力的。”

“晓粤，我知道你一定会是个好媳妇，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有你在你身边，我和你妈就放心多了。”

石爸爸说着，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纸包，放在马晓粤面前。

“这是我们给你和闵华的，算是送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马晓粤接过打开包包一看，里面是厚厚的一叠人民币和一对高档的情侣手表。

“爸爸，这么多钱和这么昂贵的手表，我不能收。”马晓粤红着脸，惊讶地赶快推了回去。

“收下吧，这是我和你爸爸的一点心意。”石妈妈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妈妈！”

马晓粤回过头惊喜地站起来，让出座位，走过去扶着石妈妈坐下。

石妈妈拿起桌子上的纸包，郑重地放在马晓粤手里，微笑着对她说：

“晓粤，父母送的结婚礼物不可以拒绝啊！”

马晓粤心中顿时激荡起一股幸福的暖流，面对像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的老人的好意，她实在无法推搪，就想了想，把手表盒拿在手里，把那叠钱放回桌子上，恭恭敬敬地对两位老人说：

“爸爸妈妈，你们这样疼爱我，我心怀感激，你们给予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手表我替闵华收下。以后，在大西北，我们戴着它，如同你们在我们身边一样，牢记着你们的希望和教诲，感受父母一片真挚的爱。不过，钱还是你们留着自己用吧，我和闵华暂时还没有什么负担，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也不算低，已经够用了，以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会向你们要的，因为你们是闵华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我们是最融洽的一家人，不分彼此，对不对？”

她说着，扑到石妈妈的身上搂着她，很恳切的说：

“妈妈，您替我劝劝爸爸嘛。”

石爸爸和石妈妈他们俩看马晓粤主意已定，也就点头同意了。

马晓粤回到客厅，坐在石闵华身旁继续看他弹琴。

“爸爸找你干什么？”石闵华低声问。

“爸爸妈妈送我们结婚礼物。”马晓粤兴奋地举起手中的盒子。

“给我看看！”

石闵华打开盒子，拿出里面金光闪闪的手表，他先给马晓粤戴上，又给自己戴上后，就将他的手和马晓粤的手靠在一起，俩人欣喜地叫了起来：

“嗨，好漂亮啊！”

“你进去那么长时间，爸爸还跟你说了什么？”石闵华好奇地问。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马晓粤故作神秘地摇摇头。

“这么快就把我甩一边，和爸爸妈妈站在一条战线上啦？”

“是呀，有爸爸妈妈当后台，以后不怕你欺负我。”马晓粤扬起睫毛，一脸的得意。

“我会吗？”

石闵华像问马晓粤又像问自己，俩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马晓粤来说，还有什么快乐能够比回到自己家中更强烈？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再见到日夜思念的父母亲更深切？为了要给家人一个意外惊喜，虽然早前已写信告诉过家里，她和石闵华很快就从上海回广州，但具体日期没有通知他们，他们俩下了火车，就叫了辆三轮车直奔家门口。

今天正好是星期天，又是上午，马晓粤知道家里肯定会有人，下了车，她也不管石闵华和车上的行李，就自个儿往家里狂奔，进了家门，一眼看到正在厅里修自行车的弟弟亚东，就大叫：

“亚东，我回来了！”

亚东一下子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惊跳了起来，朝楼上大声嚷开了：

“爸爸，妈妈，二姐他们回来了！”

只见他们的父母从楼上直冲下来，站在厅里，妈妈瞪着两年多没见的女儿，又惊又喜，悲喜交加。

“妈妈！”马晓粤冲了上去，一把抱住母亲的脖子，泪花花地一叠连声地喊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女儿呀，你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母亲不停地揉着眼睛，泪水哗哗地顺着面颊往下流。

“你呀，怎么也不给我们发个电报，让亚东接你们呀！”父亲快乐地埋怨着。

马晓粤赶快又跑到父亲身旁，亲热地挽着父亲的手臂，兴奋地说：

“爸爸，我们是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石闵华和亚东把行李搬了进来，亚东忙着给他们泡茶去了，石闵华在一旁，带着感动的笑容，默默地看着马晓粤和父母重逢的激动和喜悦，他用眼神扫视了一下这个简朴的小屋，虽然没有他们家的豪华，但却另有一种宁静雅致，一份说不出的温馨。

一个月前，接到女儿的来信，说是结婚回家，家里为了迎接他们，几乎是全家总动员，尤其是妈妈，为了迎接女儿和女婿的到来，从那时起，她下了班就白天黑夜忙个不停，又是里里外外的打扫房子，又是翻天覆地整理收拾房间。她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嫌原来的桌子太小人多坐不下，还专门买了一张新的大桌子，这阵子，她把家里到处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擦得窗明几净，连做些什么有特色的菜，煲什么靓汤给他们喝，她脑子里都计划好了。

尽管家里不富裕，但以一个母亲的心，总想给新上门的女婿留个好印象，能多给女儿争点面子，她自己也有年轻的时候，她能深深体会到女儿的心情。

“闵华哥，请喝茶。”

亚东把茶杯递给石闵华，他的喊声提醒了父亲和母亲，他们才想起新来的女婿，正要招呼他时，他已经来到二老跟前，很有礼貌地向他们鞠躬，说：

“爸爸，妈妈，你们好！”

“好，好，好。”父亲微笑着连声回答，“你快坐下吧。”说着，把他让到椅子上坐下。

母亲看着眼前这个英俊潇洒，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第一次见面的女婿，常言道，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她高兴得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是看着石闵华咧嘴笑。

“亚东，你去给姐姐哥哥们打电话，告诉她们晓粤闵华回来了，叫他们也赶快回来。”父亲兴奋地对亚东说。

母亲这才回过神来，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笑眯眯地对女儿女婿说：

“啊，都快十一点钟了，晓粤，你带闵华洗洗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们做饭了。”

她在厨房里紧张地忙碌着，精细地烹调出香味浓浓的一道道菜，脸被炉火烤得红红的，但想到女儿女婿心里就乐滋滋的，她一面做着菜，一面情不自禁地咧开嘴笑了起来。

午饭，满满地摆了一桌子的菜肴，母亲不停地为女儿女婿夹菜。

“闵华，我们这些广东菜你吃得惯吗？”父亲关心地问。

“很好，很香，”石闵华大口吃着，连连点头，“妈妈，听晓粤说您是在单位饭堂工作，是个厨师，果真手艺不错。”

“你觉得妈妈做的菜好吃，那你在广州期间好好学几招回去好啦！”马晓粤笑着糗他。

“好呀，我正想学几道正宗的粤菜呢！等爸爸妈妈到大西北来时，我好好地招待你们，这样，你们就不会感到不习惯了。”石闵华点点头，微笑地望着母亲，神情很认真。

爸爸妈妈听着，很是感动。

“闵华，听晓粤说你爸爸是个大干部，家里条件也很不错，而我们家地方狭小，你来这里恐怕要委屈你了。”母亲眼睛里充满了歉意。

“妈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踏入这个家，立刻就感受到家里的融洽，充满了温馨，我觉得很快乐，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一点拘谨和紧张，其实，我不是娇生惯养的人，我和晓粤在大西北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过来了，这里和那儿比，这里简直天天都像在过年了。”石闵华深情地望着两位老人，一脸的诚实，“听晓粤说，家里现在不算富裕，以后我们会给家里多寄些钱来，你们年龄大了，身体也不算很好，不要太辛苦了，应该享受一下儿女福了。”

“闵华，你真有心，谢谢你！”母亲开心得直点头，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父亲望着石闵华，眼底闪烁着一层欣赏与疼爱的光芒，他拿起酒杯递给了石闵华，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好喝几杯！”

“闵华哥，我也敬您一杯！”亚东也急忙拿起了酒杯加入进来。

他们三个人都爽快地一饮而尽，母亲在一旁快乐地为他们夹菜斟酒。

马晓粤从每一个人的眼神里，都感觉大家都彼此相通，彼此欣赏，尤其是父亲和闵华，一个豁达爽朗，一个潇洒自然，实在不像父亲和女婿的关系，更像一对多年的知交，在如此融洽和美的气氛中，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

马晓粤他们回来的第二天，插队的弟弟妹妹们陆续回来了，亚东主动把奶奶从乡下接来，当老师的姐姐一有空就往家跑，等人齐的时候，马晓粤拿出她和石闵华在上海买的衣服和礼物分送给大家，款色和色泽都很适合每一个人，这当然是马晓粤和石闵华跑了不知多少商店，动了多少脑筋才买到的，这些上海服装在广州还是挺新潮的，难得一见的，这确实让大家都欣喜若狂，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日子当然是全家大团圆的日子，热闹而开心。

石闵华初次来广州，一有空，父亲就催着马晓粤带他到外面多走走，他说闵华第一次来广州，一定要让他多看看多了解广州，兄弟姐妹们更是积极给他们推荐和介绍景点，陪他们去玩，当然，新婚蜜月，为了让他们两个人更多地在一起，姐妹们都有意把空间留给他们。

当他们俩单独外出时，马晓粤理所当然扮演起导游的角色，她领着石闵华登上白云山、越秀山，站在高高的山顶上，津津乐道地俯瞰繁华秀丽的广州，她还带着石闵华寻访她小时候常去的像两个圆锥似的直插天空的石室教堂，到她就读过的绿荫环抱恬静儒雅的女子中学，驻足熙熙攘攘的南方大厦，漫步一年四季都闪着银光的珠江河畔……所有到过的景点，都留有他们爱的足迹，因为拥着最爱的人，喝早茶，听粤曲，坐三轮车……所有看似平常的事，都能让他们觉得津津有味，高兴得开怀大笑。

对马晓粤来说，新婚的生活是那么快乐，那么迷人，令人陶醉不已，特别是在自己朝思暮想的家乡，又有石闵华一天到晚陪伴着她，这种悠甜的滋味，使她觉得自己的生命里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几乎都要流溢出来了，如果没有昨天那个传呼电话，她就会一直陶醉在蜜糖里，而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电话是分配在省广播局工作的学长张浩然打来的。

前天，一帮大学的同学来看望他们俩时，惟独林志翔没有来，不知怎的，马晓粤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没想到昨天张浩然给她打电话，说是翔哥要单独约见她。

她思前想后顾虑重重，就一口拒绝了，可张浩然又给她打来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他焦急的声音：

“晓粤，志翔兄他说了，如果你不答应见他，他会直接上你家找你。”

“天呀，我该怎么办好？”马晓粤立刻慌乱起来。

“晓粤，我也想过了，他要约见你，无非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自从你到了大西北，他一直陷入了感情的深渊里不能自拔，放任自己，无心工作，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反正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一切都不会改变的了，依我看，你还不如就见他一面，把事情说清楚，解下他心中的疙瘩，这对你对他都好。”

“可我很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你不必太担心，根据我对他的了解，翔哥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他的为人和品性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是呀，浩然学长说得也很有道理，与其回避，不如勇敢面对，把事情说清楚。再说，在学校时，翔哥一直像大哥哥那样关心她，照顾她，现在结婚了，不管怎么说，她应该和他见个面，从大西北回一趟广州很不容易，失去这个机会，说不定以后想起来也会后悔的，何况，他又主动约了她，她怎么能狠得下心拒绝他呢？

吃过晚饭，石闵华和父亲正在下棋，两个人都聚精会神地陷入了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搏杀中，马晓粤看了他们一眼，留下一句：

“我去买些水果，一会就回来。”

没等他们回答，就匆匆出了家门。

石闵华抬起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她消失的背影，脸上掠过一种古怪的表情。

马晓粤从家里出来，就直直的朝离家不远的海珠广场走去，这条路既熟悉又生疏，以前，每当她和林志翔有约定见面时，她就是蹦蹦跳跳地走过这条路的，可现在却心事重重地挪动着沉重的双腿往老地方走去，她第一次深深地体味到世事的无常，人际的变迁。

唉！毕业分配到了大西北，脱离了自己原有的生活轨道，另辟了人生的途径，和翔哥的关系也匆匆地画上了句号，当年上大学时走在这条路上的快乐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像几百年前的事了！

她来到了栽满了绿毡般草地的海珠广场，这里已有不少人在这儿散步玩耍，踏着软茸



茸的小草，走到非常熟悉的根深叶茂的大榕树下，只见林志翔早已坐在树下的石凳子上，看见她来了，他急忙站了起来，尽管这时夜幕拉开，路灯刚刚点亮，一切都在朦胧中，但当俩人面对面时，都感到对方强烈的震撼，都在竭力地稳定自己的情绪。

马晓粤望着两年多没见面的林志翔，第一个感觉是，他瘦了！他看来很憔悴，乌黑的头发蓬松而杂乱，但是，他的眼睛却依然晶亮，依然有神，依然带着灼灼逼人的热力。

林志翔自己坐了下来，眼光定定地停在马晓粤的脸上好一会，然后，指了指身旁的位置，把手伸给她。

“晓粤，你过来这里坐下。”

马晓粤躲开他的手，在离他保持一定距离的凳子的另一端坐下，脸色庄重而严肃，像一座雕塑，这使他的心蓦然一阵疼痛，他似乎一下子就崩溃了，脸色苍白，胸部在激烈地起伏着。

“放心，我不是恶魔，不会把你吃掉！”他悲哀地哑声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怕我，逃避我，但我还是希望能最后见你一面，从此再不打扰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马晓粤一惊，瞪着他。

“没别的意思，浩然说我该梦醒了。”

“你想要见我，是想和我说什么呢？”

林志翔沉默了一会，咬咬牙，低声地、压抑地喊：

“一直以来，我想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很多，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要说的话也全都烟消云散了，我只是不甘心，两年前，你的一封信就结束了我们五年的情感，就突然从我的眼前消失，我给你写了许许多多的信，可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目光定定地停在她的脸上。

“翔哥，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我问你，当年，毕业分配回家时，你为什么不和我见一面，商量一下，就自己跑到大西北？”

“我打电话找过你，但你出差不在广州，而我的报到时间已经到了，就只好自己走了，临走时，我给你留下了一封信，该说的我都在里面说了……”

“可你信里写的都是什么嘛，满篇是胡言乱语，什么不要拖累我啦，把我忘记啦，断绝交往啦……统统都是失去理智的鬼话，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怎么就不听听我的意见再作决定呢？如果说你当时被分配到大西北，搞得心烦意乱的话，可我后来给你写了那么多的信，你也应该回应我一下呀，难道你对我的苦心就没有一丝丝的感觉吗？对我那么讨厌吗？我在你心目中是这么不值得理睬的人吗？”林志翔脸色铁青，额角上的青筋随着呼呼的粗气一鼓一胀。

“翔哥，不是这样子的，我并没有讨厌你，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工作单位和条件都不错，而我被分配到了遥远的大西北，我们俩人将生活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两地，如果我们真是那种关系，我会给你增添许许多多的麻烦和烦恼，与其长痛不如短痛好，所以，就把我的想法在信里都坦率地告诉你了。后来，到了大西北，没想到又到了最偏僻贫穷的农村里，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当时，面对恶劣的环境，我很彷徨，很失落，很悲观，我不晓得在农村要呆多久，我完全断绝了和任何同学朋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你，我不想给你留有一丝丝的希望，你年龄也不小了，无论如何，我不能耽误你。”

马晓粤充满愧疚地努力解释着，泪水快要满溢出来了。

“晓粤，你怎么那么傻！”林志翔难过地说，“你遇到了这么大的波折，怎么就不让我和你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分担。你知道吗？当我出差回来看到你的来信和你给我织的毛衣，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的疼，整日失魂落魄，吃不下，睡不着，连走路都没力气了。夜里，我一个人常常来到这里，坐在这张石凳子上痛哭，像疯子般的狂叫你的名字，失去了你，

对我来说，世界都变了样，什么都没有了，爱情，梦想，以及一切，什么都不存在了！以后，我到过你家几次，请你父母转达我的心情和我的决心，只要你爱我，我愿意追随你到大西北！可是，我一直没有得到你的回音，从此，我只好横下心来默默地等待着你，只要你没有结婚，就有希望，我就要一直等下去，总是梦想着你回到我的身边的那一天，不瞒你说，我就是沉溺在这些梦想里，渡过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

说到这里，他凄然一笑，然后又惘惘然地说：

“现在，你结婚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对你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也真正彻底死心了！”

马晓粤深深地注视着林志翔，听着他坦诚的叙述，令她心碎，许许多多的往事像闪电般又回到了眼前，她深深为他的痴情而感动，为自己使他变得如此伤心而自责，她的泪珠慢慢地滑下面颊，她往他们之间空着的凳子靠坐了过去，情不自禁地拉住了他的双手，难过地充满内疚地说：

“翔哥！对不起！”

“晓粤，虽然我们无缘成为终生伴侣，但作为你的学长，我还是衷心地祝福你，希望你能生活得幸福美满！”林志翔激动地把他的大手盖在了她的手背上，恳切而祈求地说，“既然你已选择了他，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我想，他一定比我优秀，比我更能吸引你，我很好奇……告诉我，他，石闵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的确是很优秀，”马晓粤点点头，眼睛立刻焕发出光彩，“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他能给予我一个女孩子所期望能得到的爱的一切。”

林志翔惊愕地望着她，天啊！她谈起石闵华时的神情如此的甜蜜，如此的陶醉，这是她对自己从未有过的，他知道，不需要再多问什么了。

“这很好，今天看到你这样快乐幸福，我也不必再有所牵挂了，可以完全放心了！”他深刻地凝视着她，眼底的神情欣慰而带有点酸涩，“晓粤，以后，我再不用花时间胡思乱想了，不再消沉，不再分心，我要把心思全部放在自己追求的事业上。”

马晓粤点点头，“是呀，你就应该这样，我很希望你能从此振作起来，不然，我一辈子都会生活在内疚和不安中，一辈子都会有种负罪感。”

接着，她又关心地问：

“翔哥，在电信局里工作，年轻漂亮的机务员话务员一定不少，你有没有交上什么女朋友？”

林志翔笑笑，“女朋友倒不少，但在我的心中没有一个值得你妒忌的。”

“这怎么可能，我只是个笨小丫而已，你应该尽快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早日结婚成家，免得你爸爸妈妈焦急。”

林志翔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告诉你，我这辈子最难忘记的人是你，我还会遇到第二个你吗？”

“翔哥，”马晓粤焦急地对他说，“天下的女孩子很多，并不止我一个！”

“可我就认定了你这一个，有什么办法呢？”他苦笑了一下，“虽然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我还是很感谢你肯出来见我，谢谢你，晓粤！”

林志翔的眼睛里面有泪珠在流转，忽然，他重重地一摔头，“啊，晓粤，你出来已经很长时间，该回去了，不然，新郎会焦急了。”

看着他站了起来，马晓粤也只好起身站了起来，林志翔抬头望着满天星星的夜空，对马晓粤说：

“夜已深了，我应该送你回家。”

月夜下，他们默默地并排走着，依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约会的岁月里，那一点一滴的往事像浪潮般在俩人的心中翻滚，一个浪涛接一个浪涛。

虽然他们走得很慢，但这段路程毕竟还是嫌太短了，终于，他们在离家不远的拐弯处停住了。

“翔哥，我快到家了，你请回吧！”马晓粤低声说。

“晓粤，”林志翔站在她面前，伸手扶着她的肩膀，依依不舍地说，“在我的心中，你一直是个好女孩，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有的只是祝福！告诉我，我……还是你喜欢的翔哥吗？”

“当然是的，”马晓粤含泪点头说，“永远是的！”

“唉！我们这次分手，可能很难再见了，”林志翔恋恋不舍地注视着她，“晓粤，在我们分手告别时，能对我好好笑一笑吗？我很喜欢看你笑，你的笑很美。”

马晓粤抬头仰望着他，到这时，她真正感觉到，这是他们之间最后的诀别，心里觉得一阵阵的酸涩和伤感，她侧头沉思了一会，目光紧盯着他，恳切地说：

“你答应我，不再伤心难过，从此快乐起来。”

“我答应你！”林志翔点了点头。

“好！”

马晓粤感激地往后站直了身体，转动着黑亮的大眼睛，像电影上的特写镜头，将目光慢慢地落在他脸上，然后，对着他甜甜地舒心地笑了。

林志翔不转瞬地凝视着她久违了的笑容，发自内心地感叹着：

“多么美丽迷人的笑容啊！请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这样美丽的笑容呢？”

“等到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俩在祖国通信事业上都有了作为的时候。”马晓粤冲口而出。

“但愿真有这么一天！”他点点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脸。

林志翔说着，向前把马晓粤揽在他的胸前，拥进怀里，紧紧的，紧紧的，她被动地站着，被动地贴着他。

然后，他猝然放开了她，朝她微笑了一下，非常潇洒地向她挥挥手，就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

马晓粤昏昏沉沉地走进家门，虽然夜已慢慢深了，可一家人都在小厅里聊天，看见她进来，父亲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下她，皱着眉头说：

“晓粤，你不是说去买水果吗？出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空手回来啦？”

马晓粤顿时一惊，天啊，她刚才出去时是说过去买水果的呀，可她早把这事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啊，水果，我怎么都忘了呢……”她吞吞吐吐地喃喃着。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到哪里去了？”父亲又问。

“我……我一出家门口，就遇上了高中的同学，就光顾着聊天，把买水果的事给忘了。”

马晓粤红着脸喘着气，言不由衷地回答，她真的不太适合说谎。

“刚才，闵华说想上楼休息去了，我说等你回来吃了水果再睡，没想到让他白等了。”父亲有点失望地说。

马晓粤这才想起石闵华，她赶快瞪大眼睛朝他望了一眼，连忙说：

“那我现在出去买好啦。”

“不用了，我在广州吃的水果已不少，要吃的話，明天再买也不迟。”石闵华微笑着向前拉住她，“再说，时间不早了，爸爸妈妈他们明天还要上班，需要休息了，水果就留到明天吃罢。”

“是呀，大家都挺困的了，晓粤，你赶快冲凉上楼睡觉吧。”母亲打了个哈欠站起来往房间走去，其他人也跟着进了各自的房间。

马晓粤洗完澡回到他们的房间里，石闵华端着一杯开水进来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你和同学聊了一晚上，喉咙一定很干，快喝些水吧。”

然后，他拿了一条干毛巾轻轻地替马晓粤擦着刚洗完正滴水的头发。

马晓粤享受着他给予的温情和体贴，心灵深处洋溢着无限的温馨，无限的柔情，充满了醉意，她更觉得他们之间不应有任何的隐瞒，如果不对闵华说出与翔哥见面的事，恐怕今晚整夜失眠的，她犹豫了一下，终于开了口：

“闵华，我出去了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见了什么同学，都说了些什么，难道你一点都没有兴趣吗？”

“当然有兴趣啦，”石闵华低叹一声，面部的表情高深莫测，“你会说给我听听吗？”

“我……我刚才和学长翔哥见面，我们谈了很多很多……”

马晓粤结巴着，有些心虚地张着嘴望着他，还想解释些什么，这时石闵华把开水递给了她。

“开水不烫，快喝了吧！”

“闵华，我单独和他见面，你真的不生气，不骂我吗？”马晓粤抬头紧张而困惑地注视着他。

石闵华摇摇头，他柔柔地望着她，说：

“晓粤，告诉你，是我叫浩然学长帮你们约见的。”

“哦？”

马晓粤惊讶地跳了起来，她瞠目结舌，半晌，才生气地厉声喊着：

“闵华，你在故意捉弄我，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份了吗？”

石闵华停住了擦她的头发，蹲下身子，用他的双手抱住了她的双手，脸上是一层深刻的、严肃的、郑重的表情。

“晓粤，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可怕。你还记得吗？那天，大学的校友们来看我们时，我注意到林志翔没有来，本来我也没什么的，可他们临离开时，浩然学长单独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林志翔很想见你一面，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就告诉他我不会介意，还请他撮合你们俩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不过我提了个要求，不要让你知道是我们有意安排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马晓粤气呼呼地问。

“为了不使你留有遗憾，”石闵华扶着她的肩膀恳切地说，“你们毕竟是学长学妹一场，关系一直都很好，人是有感情的，怎么能说忘掉就那么轻易的丢开？尽管你努力在回避这段感情，但我看得出来，你依然在牵挂着他。我想，利用这次机会，你们见见面，开诚布公地好好谈一谈，使俩人都能从中到解脱，尤其是林志翔，听浩然学长说，他一直很消沉，对你回到他身边曾经寄予过幻想，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相信你能运用你的思想唤醒他，帮助他振作起来。晓粤，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心肠好，感情方面慷慨，而是不愿看到你为这事永远感到内疚和痛苦。”

“但你的一番好意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马晓粤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我是怕给你造成思想上有压力，使你和他见面时因为有我的影子隔在中间而不自然，我相信你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说服他，让他清醒的。”

“你就那么相信我，不怕我和他旧情复发？”

石闵华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说不怕是骗你的，毕竟我是个男人，但是，如果你对他这么快就麻木不仁，对他的消沉无动于衷，那就不是我喜欢的马晓粤了，我所喜欢的马晓粤是个善良、有情有义的女孩，再说，我知道自己在你心中的位置，坚信你对我的爱，也就变得很坦然了。说真的，如果我们之间的情感那么不堪一击，那也未免太脆弱了，也不会发展到今天成为夫妻了，

你说，对不对？”

“闵华！”

马晓粤深情地呼唤他，泪水在她眼里滚动着。

“嗯？”他温柔地搂着她。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体谅我，我也很想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他眼中有奇异的亮光。

“请你放心，我会是你最忠诚的妻子！”马晓粤激动地说，泪水在她的眼中滚动着。

他大大地被震动了，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脸庞，呆呆地望着马晓粤，深情的眼睛挤出水来，突然间，他一把把她拥进怀里，接着，他的吻像雨点般的落在她的眼睛上、嘴唇上、面颊上……

今夜，又是个幸福的夜。

## 十八

清晨，带点寒意的晓风飘来了绵绵的春意，大西北朝阳的光芒洒在街道上显得特别的明亮。

马晓粤和石闵华俩人并排走在河西县城的大街上。

今天是他们俩从老家回来第一天上班，精神非常好，石闵华穿着高领毛衣，一身深蓝色的青年装，修长英挺，走在他旁边的马晓粤也毫不逊色，她卷发俏脸，穿着手工缝制精巧又很合身的玫瑰红绸缎中式丝棉袄，配上新款的涤纶西装裤子，脖子上系着一条雪白的绸缎围巾，颜色搭配得很好，使她脱俗的气质更加出色，在丈夫身旁她完全是一副幸福小女人的模样。

他们俩在大街上很醒目，不时招来行人艳羡的目光。

石闵华转头看着身旁的新婚妻子，心里充满了幸福，他觉得她身上总有种独特的魅力，让他忍不住想靠拢她，终于，他伸手拉住了她的手。

“闵华，这是大街上，有人在看我们呢！”

马晓粤低声警告他，不好意思地想赶快摆脱他的手。

石闵华听着马晓粤已经习惯了不再叫他班长而是叫他的名字时，感到很高兴，心里就不由得乐悠悠的，就故意逗她，把她的手拉得更紧。

“怕什么，我们已经结婚了，我就要让人们看看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我老婆多么的漂亮！”

马晓粤挣脱不掉他，只好无奈地红着脸低头走，不过，她的内心却是充满了温馨甜蜜，因为有这样出众的爱人在身旁陪伴，这是哪个女孩子都不会拒绝的。

快到电信局门口时，马晓粤还是不好意思让同事们看见他们第一天牵着手上班，她灵机一动，急中生智地跺了一下脚，喊了一声：

“哎呀，我的脚趾抽筋了！”

石闵华一听，立刻松开拉着她的手，正要蹲下帮她看看时，只见马晓粤迅速离开他，笑着对他眨了眨眼，小声说：

“没事了，下班早点回家一起做饭！”她得意地朝他挥挥手，转身一溜烟跑进局里。

“晓粤……”

石闵华瞧她得逞后的得意样子，无奈地摇摇头笑着望着她的背影。

他们俩人一前一后来到了会议室，天天读还没开始，里面已坐着不少职工了，大家一见他们进来，立刻都兴奋地走过来，围着他们俩问长问短，有的向他们表示祝贺，有的伸手急着要喜糖。

“晓粤，闵华，家里人都好吧？”

“晓粤，你的衣服真漂亮，南方的工艺就是精细，你这新娘子更美丽了！”

“新郎更帅了！”

“他们那么幸福，我眼馋得很啊！”

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声浪中，石闵华和马晓粤丝毫没有招架的能力，只能偷偷将那份甜蜜的滋味藏在心里，傻笑着打开提兜，拿出从老家带回来的各式各样的水果糖请大家吃，这些来自广州的水果糖，包装精美，色彩诱人，在这贫瘠偏远的大西北小县城是难得一见的稀罕品，谁不眼馋嘴馋，大胆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顾不得矜持和客气，一个个欢呼着冲过来伸手就大把大把地抓。

“慢着！都给我放下！喜糖应该叫新郎新娘派发！”

忽然，一声浑厚沙哑而又熟悉的喊叫，就像天空滚过一阵闷雷在房子里响起，闹哄哄的会议室顿时安静了下来，原来是王局长进来了，他那蒲扇般有力的大手像铁钳似地按住了袋口，年轻人一个个赶快缩回伸出的手，乖乖地退回座位上，混乱的局面很快就平息了。

石闵华和马晓粤微笑着把糖果派发给在场的每一个职工，同时也接受着大家慷慨的祝福话语，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你们一个个像强盗似的，多少够你们抢？”王局长在前排的位置坐了下来，绷着脸嘀咕着，但很快他宽大的嘴角上，就浮起意味深长的微笑，“你们呀，就只知道吃，应该叫新媳妇和新郎官给你们讲些他们谈恋爱的故事或表演个节目什么的，这样吃起来才更甜更有味！”

王局长的话立刻点燃起大伙的兴致，纷纷叫了起来：

“对，闵华和晓粤交待你们是怎么谈上的！”

“叫新娘子给我们点烟！”

“让他们俩给我们唱支歌！”

面对大伙的推拉起哄，石闵华和马晓粤红着脸不知所措，只好望着王局长，用目光向他求援，王局长一点也不理会他们，还装着满不在乎似地对他们说：

“你们俩光看着我有什么用，既然大伙这么希望你们有所表示，那你们就想一个有意义的节目表演一下吧，大家说好不好？”

“好！”大伙异口同声喊。

有局长撑腰打气，职工们就更来劲了，掌声从杂乱变得有规律的快节奏，使他们俩不能再迟疑，石闵华和马晓粤嘀咕了两句就赶快站出来举手示意大家停住鼓掌。

“既然大家这样热情的为我们鼓劲加油，我和晓粤就在这里为大家唱一支我们在大学时常唱的歌，我们电信人的歌，以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祝福。”

石闵华说完，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很大方地拉起马晓粤的手，微笑着面向大伙深深地鞠了一恭，然后就唱了起来：

“……前进，年轻的通信兵，我们是人民的耳目，军队的神经，亲爱的党抚育我们成长，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力量无穷…… 技术精通，勇敢顽强，分秒必争……”

他们俩到局里第一次在这么多职工面前唱歌，刚开始时还有点拘谨，只是压着嗓子唱，不敢放开，谁知道，天天听惯语录歌的职工们第一次听到电信人的歌，而且歌曲调子热情奔放、高亢激越，使大家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振奋，顿时，掌声和着歌曲的节拍四面响起，石闵华和马晓粤俩人受了鼓舞，而放声高歌起来，不时还有水乳交融的动作配合，歌声很有一种动人的感召力。

歌唱完了，大伙犹意未尽，激情不减，还想请他们再唱一遍，这时，王局长站了起来说：

“好啦，学习时间已到，雷打不动，不能再唱了。”他摆了摆手，明亮有神的眼睛里射

出兴奋的光芒，“这首歌是不错，既然大伙这么喜欢，小石和小马你们俩人和团支部商量一下，抽时间给大家教一教，学会一首好歌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嘛！”

大伙觉得这主意好，正中下怀，立刻引起了一阵叫好声和掌声，石闵华和马晓粤也高兴地连连向大家点头。

会议室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了，王局长又接着说：

“在开始学习前，我先说个事，石闵华和马晓粤两个大学生分配到我们局里，一年多来，他们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为我局的通信发展做了许多工作，现在，他们结婚了，在我们这贫困县里安家了，我们大伙都很高兴，很欢迎，局里决定送他们一套红宝书，一来是向他们表示祝贺，二来是让他们更好地武装思想，继续努力，为我县的电信发展和建设作出新贡献！”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石闵华和马晓粤双双上前激动地接过一叠用红绸子裹着的《毛泽东选集》。

王局长趁机又逗他们：

“我们这儿有个习惯，新婚三天无大小，你们虽然是搞什么旅行结婚，但在我们这里才算刚开始，大伙都可以随时去闹新房的，刚才不是有人喊着喝酒点烟什么的，当心会把你们闹得天翻地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

听王局长这一说，马晓粤吓了一跳，犹如惊弓之鸟，因为她参加过当地同事的闹洞房，那可真是五花八门，绝招难挡，往往把新郎新娘折腾得出尽洋相，精疲力竭，马晓粤想起来就心惊胆战，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表情怪怪地问王局长：

“我们准备多一些好吃的东西和酒迎接大家，能不能不闹，饶了我们？”

“那就看你的表现啦！”

她惊慌失措的模样，惹得大伙又是一阵善意的哄堂大笑。

马晓粤和石闵华俩人婚后的日子醉人而温馨。

清晨，他们俩一起迎着朝阳走进局里，带着笑意话别，各自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或是机房。

傍晚，俩人一起下班回到属于他们的家，一起做饭搞家务，然后，俩人手牵手到河滩或东山上散步，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局内外发生的事情和新闻。

夜里，在灯下或在被窝里一起看书学习，讨论他们所从事的电信业务技术，在这些日子里，他们俩人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上都是绝佳拍档，他们的业务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工作业绩越来越显著，这是他们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这种日子是甜蜜、幸福、忙碌、充实的综合，这种日子简直没有闲暇来孤独，他们的恩爱，让周围已经结婚的人自叹不如，让还没结婚的人羡慕不已！

日子过得特别的快，转眼春天已悄悄过去了，夏天披着一身的绿叶在暖风中跳动着走来了。

这期间，全国邮政电信部门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邮政和电信两个部门又合二为一了，他们县电信局和邮政局合并成县邮电局。

其实，邮电原是一家时，这里的邮政局和电信局是一个完整的大院，前几年分家时，才从前院到后院直直地修建了一堵蹩脚的隔离土墙，硬是切成了两半。

现在，上级合并的通知一来，这堵隔离墙很快就被职工们拆除了，又恢复了原先方方正正的大院，临街的一排房子彻底进行了重新修建，成了当地拔地而起的第一栋耀眼的两层水泥结构的楼房，面貌焕然一新，营业大堂宽敞明亮，这样的邮电局在县城里一下子变得更气派、更引人注目的大单位了，连进城的老乡们路过门口时，都忍不住往里张望一下。

王局长担任了邮电局局长，原邮政局的张局长是副局长，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

人员也重新根据需要进行了配置。

虽然这些变化对马晓粤来说，都没有对她有直接的波及，因为她只是个机务员，分也好合也罢，她依然在机房里上她的轮流班。

不过，也有令她兴奋的变化，那就是局里职工一下子多了一倍，邮政的年轻人也不少，使她又认识了很多新同事，大家在一起开会学习时，热闹多了，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然而，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马晓粤意想不到的事情，竟然搅得她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这两天，她的脸上骤然如同挂了霜一般，突然蒙上了一层忧愁的面纱。

那是在邮政电信两局合并后的第一次团员大会上，不管她怎么推搪，但大伙还是一致推选她为局里的团支部书记，这叫她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说真的，她从来就认为自己头脑简单根本不具备领导才华，别看她平时工作上很执着，但要让她去领头扛大旗什么的，那可不行，她总是会赶快偃旗息鼓，推得远远的。虽说团支书不算什么官，但在学校里连小组长都没当过的她，思前想后，就不由得越想越没信心，越想越慌乱。

这几天，石闵华又偏偏要到地区局开会，直到深夜才赶到家，虽然马晓粤很想把憋了多时的苦恼向他倾诉，但看他很劳累，就没有说出来。

夜里，她看着身旁的石闵华已入睡，又想起这件事，一阵忧心涌了上来，泪珠儿无声地从眼眶里渗出，她辗转反侧，不由得仰天轻轻长叹了一口气。

“晓粤，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睡在身旁的石闵华迷迷糊糊地问。

“没有，我只是睡不着。”马晓粤轻轻地说。

“快睡吧，明天你要上早班呢。”

石闵华翻过身来，轻轻地将她的头安置在自己厚实的胸膛上，习惯性地伸手抚摸她的脸庞，觉得手上湿湿的，猛然大吃一惊，瞌睡也吓跑了，他连忙打开床头灯，侧着身子深深地凝视着她。

“晓粤，你哭啦？发生什么事啦？”

他惊讶地瞪大眼睛，想着自己是不是忽略了她，急得什么似的。

马晓粤看瞒不过他了，只好一五一十把她当选团支书和她自己的忧虑都倒了出来。

石闵华听完后，一句话也没说，瞪着大眼睛，不眨眼地看了她好一阵子，突然，他轰然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

“这是大喜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该好好祝贺你呀！”石闵华兴奋得大叫起来。

“你还有心开玩笑，人家都快急死了！”马晓粤的声音充满哭腔。

“晓粤，我没有和你开玩笑，我是真心的！”石闵华很认真地说，“大伙一致推选你，这是对你的信任，对你能力的肯定，说明你在大伙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你想想有谁会选一个素质差，又毫无工作能力的人去领导自己呀？”

“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这你是清楚的。”

“这不要紧，谁都不是天生就会的，你完全可以边干边学，再说，我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已经历了不少的磨炼，尤其是农宣队，我们的能力和思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从老同学的角度看你，你比起在学校时其实已经成熟多了，各方面的能力也强多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不敢相信自己而已。”

“这么说，你觉得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啦？”

“这完全没问题，你一定能胜任！”石闵华回答得很肯定。

“真的？”

“是真的！”

“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从何做起。”马晓粤撅着嘴说。



“团支部是在上级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你只要学会多请示汇报，多和支委们共同商量研究，调动好他们的积极性，依靠广大团员，工作就一定能搞好。再说，你这个人特有的认真细心，又具有天使般的亲和力，非常适合搞团员青年工作，要是我没出差在局里参加选举，我也会投票选你，我相信大家的眼光没错，你一定会做得很出色。”

马晓粤沉默了，石闵华这番话让她飘忽不定的思想开始有了些头绪。

石闵华看马晓粤没有作声，以为她信心仍不足，就又说：

“你不用担心，我曾经是你的班长，现在是你的丈夫，不会不管你的，这方面的工作我比你更有经验，我保证，只要你需要，我时时刻刻当你的贴身参谋，坚强后盾！”

“好呀，我们一言为定！”马晓粤一听，像逮住了救命稻草似地立刻有了精神，她翻起身，压在了石闵华身上，“你可不能反悔啊！”

“一言为定！”石闵华点点头，“可是，我主动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总不能叫我白干吧，你打算怎么奖励我呢？”

石闵华无论什么事，只要晓粤希望的，他都会答应她的，可就是不忘逗逗她。

“你要什么奖励都行，只要我能做到的，随你提。”马晓粤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慷慨地回答道。

石闵华的脸上露出兴致勃勃的表情，浮现出一抹熟悉的狡洁笑容，他把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要求不高，就诚心诚意送给我一个吻。”

马晓粤一听，感到又好笑又好气，不过，看在他表现良好的份上，也只好照办了，她红着脸低下头，把娇柔温暖的唇慢慢贴近他的唇，轻轻地吻了下去。

忙了一天的工作，吃过了晚饭，石闵华围着围裙忙着洗碗刷锅，一副居家男人的模样，但今天他总像有满腹的心事，想对马晓粤说，但又难以开口，马晓粤站在旁边低头一边帮忙着擦拭，一边用身子蹭他：

“闵华，你晚上已经承包了做饭了，剩下这些洗碗打扫的活就让我一个人干，你到厅里歇着好啦。”

“我们俩人一起动手，配合得蛮好的嘛，干嘛赶我走？”石闵华故意皱着眉头反问，满脸疑惑似地审视她，“难道你这么快就开始讨厌我，嫌弃我，不喜欢和我呆在一起啦？该不会是……见异思迁了吧？”

“你这是什么话？谁讨厌你啦，人家是好心怕你太累才叫你休息去，你却怀疑起我来了，你好过份啊！”马晓粤鼓起腮帮子，一副委屈得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石闵华一看，玩笑开大了，赶忙赔笑说道：

“哎呀，你怎么当真啦？我只是开个玩笑，别生气嘛！”他放下手里的东西，快快往围裙上擦了擦手，微笑着环住她的腰说，“我只是想多些和你在一起，其实，在厨房里我应该是个不错的助手，还可以看着你，陪伴你，你就不会孤单。说真的，有你在身边，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只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干什么都甘之如饴，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

马晓粤哪会不了解呢？自从结婚有了这个家，石闵华对她爱得更加如胶似漆，使她深深地沐浴在无限的幸福和甜蜜中，他怕她累着，只要他在家，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可是，马晓粤看着他忙完外面又忙家里，人都累瘦了，就觉得又感动又心疼。

她大学毕业，虽然也算得上是个现代女性，但思想还是很传统的，她不需要石闵华为了她而太辛苦，家里的事由她舞弄就行了，因为她毕竟是身为人妻的大女人呀！

她听了石闵华的真情告白，心里感到一阵热乎乎的，但她也要报复他，就装出没好气地说：

“既然，你那么想陪着我，看着我，干脆在我干活时你就站在旁边，或者拿个凳子坐

在旁边，老老实实呆着，让你看个够！”马晓粤说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我岂不成了可恶的监工头啦！”石闵华也跟着笑了起来，“不过，倘若这样能常在你身边，品尝品尝当监工头的滋味，这也不错啊！但以后恐怕也不容易做到啊……”

石闵华说到后面一句时，声音变得轻轻的，只有他自己才听见，脸上蒙上了一层不易觉察的雾气。

俩人收拾妥当，天已漆黑，像往常一样，马晓粤泡了两杯茶，在沙发上偎依着石闵华坐着聊天，生铁炉子上的茶壶嘴冒着白色的水汽，发出滋滋的响声，虽然外面的世界是冰封雪锁的寒冬，但屋里却是温暖如春，空气里弥漫着无限的温馨和柔情。

马晓粤在石闵华的手掌上无目的地轻轻画着圈圈，突然，她想起了什么，兴奋地坐了起来。

“闵华，你知道吗，我们局团支部的工作最近又受到县团委表扬了，夸我们结合青年人的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活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要我们写个材料送上去，准备在全县团员代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

石闵华当然听说了，那是下午王局长找他谈话时告诉他的，还直夸马晓粤干得不错呢，只是当时他心绪乱成一团，也就没放在心上，他看着马晓粤充满喜悦的笑脸，也很为她高兴，但却故意顺着她的话数落她：

“看来，你这个团支部书记当得还不错呀！想当初，你上任时哭哭啼啼的样子，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我还记忆犹新呢！原来你是假谦虚呀？你根本就是个很好的当干部的料子嘛！”

马晓粤摇摇头，“哪里的话？这应该说是你的功劳，如果没有你的鼓励和帮助，我不可能会搞出什么名堂来，别说去介绍经验了，就是一天我也难以撑下去。这一年时间里，我只不过是在前台操作，后面却是你在给我出主意，当参谋，甚至默默替我补过收拾残局。其实，真正名副其实的团支书应该不是你，我真有点搞不懂大家当初为什么非要选我而不是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她的脸上充满惋惜的表情。

“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一方面你的表现受到大家的认可，被大家所承认，另一方面，你确实是有能力胜任这工作，只是因为我在你身边，你就容易产生依赖感，甚至自卑感，看来，我还是要离你远一点好！让你好好展示你的真正才华。”

“那可不行！我这辈子注定要依赖你，紧紧地追随你！”马晓粤冲口而出。

“如果我要离开这里，远走高飞，你怎么办？”石闵华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那我寸步不离随你一道展翅翱翔！”马晓粤紧紧挽住他的手臂坚决地说。

石闵华注视着马晓粤，半晌，才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我暂时无法和你一道同行时，你怎么办？”

马晓粤狐疑地看着他。

“闵华，你今晚是怎么啦？老是离不开这话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和我说？”

石闵华伸手慢慢地拨开她额上的发丝，点了点头。

“是的，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他黑亮的双眸望进她的眼睛，神情变得严肃凝重，“不过，在告诉你之前，你要答应我，要听完我的话。”

“什么事？你快说！”马晓粤预感不妙，迫不及待地催促他。

“下午，王局长找我谈话，要调我到省里工作。”

“真的吗？那我呢？”

石闵华蹙起了眉头，沉吟着：

“你继续留在这里，王局长说这里的工作暂时还离不开你……”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呀！”

马晓粤的脸色“唰”地一下变白了，笑容早已从她唇边隐去。

“那你答应了？”

“是的！”他的眉头蹙得更紧了，“晓粤，我们俩虽然暂时分开，但是，我认为这未必是坏事……”

马晓粤终于确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了，整个脑袋轰的一声响，石闵华的下面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她脸色在刹那间变得更苍白，眼泪开始疯狂地奔流在脸上，她伤心地大声喊：

“你怎么能答应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你怎么能答应……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她的声音打着颤，泪珠不断从她的眼角滚落，突然，她仰起泪痕狼藉的面颊，乌黑的眼珠一瞬不瞬地望着他说，“闵华，你去告诉王局长，要走我们要一起走，不要把我一个人撇在这里，好吗？”

“这是组织决定的，我办不到。”石闵华难过地摇了摇头。

什么态度！这在马晓粤看来他是何等冷酷，她痛苦地抽着鼻子，伤心地喃喃着：

“这么说你不要我了，不喜欢我了……”

石闵华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了她，心痛地说：

“晓粤，你别误会，你听我说……”

“不听，不听，我什么都不要听！”马晓粤双手捂着耳朵，声音呜咽地低喊着，她那发白的脸颊涨红了，呼吸急促地鼓动着她起伏的胸腔。

石闵华还想向她好好解释，她却挣脱着离开了他，一个人哭着跑进了卧室，倒在床上，将自己埋进厚厚的棉被里，泪水像溃了堤的河床，一发不可收拾。

石闵华心情沉重地一个人坐在外面的沙发上，本来想去好好安抚马晓粤的，但他了解马晓粤的个性，知道现在的马晓粤绝不会接受她的安慰，她正在火头上，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听进去的，毕竟惹她生气的人就是他，还是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把心底的忧伤好好发泄出来，内心会好受些。

他听着卧室里传出马晓粤阵阵啜泣声，他的心也深深抽痛着，因为他毕竟做了一件令自己也令心爱的人伤心的决定。

白天，王局长找他谈话时，他是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才同意这个决定的，他知道这个决定对毫无思想准备的马晓粤来说是很残酷的，但从长远来说也未必是坏事，他们各自在事业上都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看到贫困的大西北通信还很落后，全省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管理上专业人才还是很缺乏，而他们俩还很年轻，他坚信只要肯努力，他和马晓粤是可以大展拳脚的，他们立志为祖国通信事业贡献力量的理想是能实现的。

再说，一个小县局对他们这两个大学生来说，在现有的条件下，要继续开拓自己追求的奋斗目标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这样，虽然要忍受暂时分离的苦痛，但他还是理智地表示服从组织调动，答应了王局长要说服马晓粤，按时到省上报到。

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好了要说服马晓粤的种种理由，甚至还计划好他们俩人分居两地后，怎样弥补他和马晓粤不能在一起的遗憾。为了让她安稳地吃好晚饭，他忍耐到现在才告诉她，可没想到一向温顺的她竟然反应会这么激烈，一点也不听他的解释就跑掉，完全打乱他原先设定好的版本，他的心好乱。

时间过了不知多久，马晓粤的哭声似乎停了，大概睡着了吧，石闵华来到床边，看着床上哭肿了双眼的马晓粤，感到锥心似地难受，这一刻，他简直都快要崩溃了，他用手指轻轻抹去她眼角的泪痕，眼睛变得湿润起来，泪水一滴一滴地慢慢落在马晓粤身上，他的心里在默默呼喊着：

“晓粤呀晓粤，我也舍不得和你分开，你知道吗？和你分开对我来说也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可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我们俩的未来，我只有这样做，希望你能了解我

的心情，晓粤，我爱你的那份心，你那单纯的心灵是根本无法体会的啊！”

第二天，马晓粤早早起来，第一次没有吃早餐就扔下石闵华要独自到局里去上班。

她刚要出家门时，石闵华跑上前拉住了她，体贴地把夹着肉片的馒头放在她手里，温柔地对她说：

“其实，你是在生我的气，又没有和自己的身体生气呀，千万不要饿着，早餐一定要按时吃！”

他说着，俯下头来想吻她，她立刻把头一偏闪开了。

唉！他以为背着她答应调动，把她一个人甩在这里，让她哭了一夜，她还会让他吻她吗？石闵华无奈地笑笑，眼睛里掠过了一抹受伤的、深刻的悲哀。

马晓粤满腹心事走进机房，赵站长就过来通知她，王局长让她到办公室。

她一听，心里当然知道王局长找她的原因，心绪乱麻麻的。

从昨晚石闵华告诉她工作调动的事起，虽然她很抗拒，压根就不同意，但她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在冷静下来后，她也思想过，石闵华之所以这样做，必然有他的道理，但自从来到大西北，她已经完全习惯依赖他，听从他，他是她的保护神，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啊！她很难想象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的日子怎么打发。

她的心里交错着许多复杂的情绪，她既希望石闵华能在事业上不断上进，但又不愿意他离开自己，对他的调动，在赞成和反对的矛盾中不可自拔，一夜也没有睡好，只感到脑子昏昏沉沉的。

她心情沉重地来到王局长的办公室，老局长看着她惶忪红肿的双眼，和如同挂了霜一般的脸色，就知道石闵华的任务没完成好，他一改以往的严肃，微笑地安顿她坐了下来，给她倒了杯开水。

“小马，小石把他工作调动的事告诉你了吧？”王局长单刀直入地进入了主题，“组织上决定小石调省管理局工作，小俩口商量得怎么样啦？”

“我不同意！”马晓粤低着头轻声答道。

“为什么？”

“我不要和闵华分开，我要和他在一起，只要俩人在一起，到哪儿都行。”马晓粤咬着嘴唇低声说。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闵华工作调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的安排，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王局长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而且一丝不苟。

“那我跟他一起走，把我也调过去，行不行？”

王局长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我们县是个偏远的贫困县，多少年来，我们局虽然担负着很重要的通信任务，但技术人员缺乏，条件差，很多工作还跟不上需要。确保通信畅通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实力，所以我的压力很大。但打从你们两个大学生来了以后，局里的业务技术方面大大加强了，很多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作为局长，我打心眼里感谢你们，也让我感受到人才的重要性。”

马晓粤一听，眼睛发亮了，立刻对王局长说：

“那就别让闵华走，把他留下来好啦！”

“我也希望这样，”王局长点点头，很惋惜地说，“石闵华这小子确实不错，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是个好苗子，局里也一直在培养他。可是上头点名要调他，重用他，我们总要服从大局呀，虽然舍不得放他，但又觉得这是好事，对他今后的发展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同意放他走。”

“那省局有没有考虑我的调动问题？”

“有的，本来省上是要同时调走你们俩的，可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根据这里的情况，目前，你们俩还不能一下子都走掉，我们班子研究过，决定要把你留在这里。”王局长有点歉疚地说，“当然，我们也知道，硬把你们俩分开两地，这个决定对你们来说是有些残酷，但你也清楚，我局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担负着国家重要的通信任务，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因此，我们没有让你和闵华一起走，把你留了下来，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我认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你们，现在这里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总不会挥袖而去吧？”

王局长的话说得够明白的了，这里的通信工作需要她！这对她是无法拒绝的责任和义务，也使她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她思想中的结开始松动了。

老局长望着她陷入举棋不定的挣扎中，就又恳切地对她说：

“马晓粤同志，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你，我代表全局职工请你留下来，能答应吗？”

看着老局长一脸的期待和真切挽留，马晓粤终于被说动了，她点点头，含着热泪说：

“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留下就是了。”

王局长终于松了口气，如释重负似地望着她，激动的眼睛里射出鼓励的目光，笑着点头说：

“我早就知道，你会顾全大局的，你的事业心和责任心都很强，又有刻苦钻研精神，我相信你在这里一样可以发挥得很好。另外，我还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经上级批准，你将担任我们县局副局长的职务，全面负责电信方面的管理工作，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这消息把马晓粤惊讶得像头顶炸了个响雷，所受的震撼非同小可，她抬头望着王局长，惊得目瞪口呆地坐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当副局长……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委任的文件已批回来，很快就要宣布了。”

“可我连班组长都没当过，一点管理经验都没有，闵华又要调走，我害怕搞不好。”马晓粤变得惊惶失措，坐立不安。

“别担心，”王局长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她，“任何人都不是生来就什么都会的，你是个聪明的好青年，只要你肯学习，我完全相信你很快就能胜任。再说，我们也不会一下子就把担子全压给你，我是局长，会全力支持你帮助你的。”

“可我还是很害怕，我怀疑我的能力……”

“勇敢点，马晓粤同志，不要老是怕这怕那的，年轻人嘛，要学会挑战自己，这样才会进步，才能成熟。你记得吗？团支部选举时，局党支部为了更好地培养你考察你，建议由你作为正式候选人参加选举，结果，你被大伙选上了，这阵子你担任团支部书记，也锻炼并显示了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办法也不少，大家都反应团支部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

“那是因为您和其他领导在旁边帮助我、支持我的结果。”

“但这里面也离不开你个人的努力呀！”

“可现在我要挑这么重要的担子，闵华又不在身边，我还是信心不足。”

“这你也不必顾虑太多，局里的所有工作都是在党总支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你只要紧紧依靠党依靠群众，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你们年轻人应该有股闯劲，勇敢地面对各种挑战。马晓粤同志，我完全相信你能胜任这工作，大胆去干吧！”

王局长的一席话，诚恳而坦率。

马晓粤听着听着，陷入了沉思中，通信事业的需要，领导衷心的期望，深深地打动着她，诱惑着她，她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能下定决心向前冲！她终于在杂乱如麻的脑子里整理出一缕有理智的思想，决定面对新的挑战，开始一种新的人生经历。

她挺了挺脊背，站了起来，对王局长说：

“那我就试一试吧，不过，您可得把我看紧点呀！”

王局长知道她已下了决心，微笑着握住她的手，动情地说：

“很好！我没有看错人，我就知道你不会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的，好好干吧，我完全相信你！”

这时，门一下子被冲开，只见石闵华匆匆来到局长室，他是到机务站时知道马晓粤在这里，就跑来了。

他对王局长苦笑了一下，犹豫了两秒钟，才开口说：

“王局长，我想过了，我来局里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工作基本已上手，在局里，您和同志们对我都很好，让我非常留恋，所以我想还是留下来，反正省局需要的人选择的范围很大，少我一个也没什么，但这里少了我，工作却是多少受点影响，所以请您跟省上说，我决定不走了，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吧。”

他说着，用眼角的余光瞟过马晓粤，看见她一夜失眠变得憔悴了许多，像鞭子般抽痛了他的心，他的眼神不再凌厉，而是热烈中混杂着酸楚，乞谅中混合着挣扎。

在一旁的马晓粤惊讶地望着石闵华，她一点也没想到为了她，他真的找王局长来了，连忙上前拉住他的手：

“闵华，我已经……”

“晓粤，你不要打岔，”石闵华打断了她的话，温存地对她说，“这个事情让我向局长说清楚好啦，你先回去吧！”

“小伙子怎么这么没出息，昨天答应的事今天就变卦，你这是怎么回事？”王局长愕然地瞅了他一眼，又低头抿紧嘴忍住了笑，“我还有事要赶着到县上跑一趟，不和你多说了，刚才你的要求我当没听到，你们小俩口回去好好商量后再来找我吧！”

王局长微笑着意味深长地拍了拍石闵华的肩膀，顺手拿起桌上的帽子戴在头上，又取下挂在墙上的羊皮大衣走了。

从王局长办公室出来，石闵华和马晓粤踏着小路登上了他们散步常去的东山。

他们俩并排坐在常来的那块圆盘似的大石块上，来到这里，城里嘈杂喧闹声立刻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非常的静谧。

平时，马晓粤常要石闵华带她到这里散步，她觉得站在这里，看得远，看得广，尤其是望着县城的全貌，作为一个电信人，每天的工作把这小城镇和外面的世界连接了起来，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周围宁静的气氛使他们的心情顿时放松，随着马晓粤充满歉意的笑容的出现，两个年轻人心中飘浮的乌云早已烟消云散，他们俩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倾诉起各自的思想和见解，好好计划着他们的未来，他们谈得很多，也谈得很深。

马晓粤转过脸，看着石闵华，想到昨晚自己发那么大的火，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闵华，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石闵华摇摇头，轻抚她的发际，“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其实，当时你这么难过，我固然心里不好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又觉得好高兴。”

“为什么？”马晓粤奇怪地望着他。

“因为让我看到你是那么的在乎我，爱我，如果你对我的调走无动于衷，反而会让我心里不安和难过。”石闵华伸手把她轻轻拥进怀里，“说真的，我也不愿意和你分开啊！”他柔情地看着她。

“可我现在却答应王局长放你走，你不会骂我无情吧？”

“怎么会呢？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我的一切，只要能让你高兴，其他的事，我都不会太在意，都可以放手。”

马晓粤仰头看着他，心头一暖，“闵华，谢谢你！可是我并不希望你这样，”她热切地说，“你对我的一番情意我都懂，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是在大学里、在农宣队里，

还是来到这里，我总觉得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事情，你都看得比我深，看得比我远，每当我迷失时，都是你帮助我清醒的，以后我统统听你的好啦，你可要牢牢把我拉住，千万别松手！”

“你真的这么想吗？”

马晓粤拼命地点头。

石闵华看着她一脸的诚恳，心头一热，这是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礼物，是他的至爱，深知自己这辈子是永远不会放开她的，他微笑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她那双白皙纤细的双手，说：

“我很乐意接受你的称赞，保证绝不让你失望，你放心，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一直站在你找得到的地方看着你，守护着你！”

“闵华，谢谢你！”马晓粤好感动，噙着泪珠望着他。

“都要当局长的人了，还是那么爱哭，这叫我怎么放心呀！”

“人家又没有哭！”她嘟着嘴破涕为笑。

石闵华看得好心疼，他无法忍受笑容从晓粤可爱的脸庞褪去，忍不住将她拉近自己，紧紧地拥住了她。

## 十九

随着石闵华调省局工作，话务班长韩秀英随丈夫工作调动到外县去，局里的人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晓粤副局长的任命书下来，赵春林调行政接替石闵华的业务技术负责人的工作，陈刚当上机务站站长，刘莹当上了话务班的班长，局里几个年轻人脱颖而出，被同时提拔重用，这使得一向平平静静的邮电局沸腾了起来，成了职工议论的热门话题。

马晓粤上任的第一天，整个上午，她把自己关在属于她一个人的办公室里，她变得有点不知所措，虽然石闵华离开前已给过她很多的鼓励，但她对于刚刚开始的新环境还不适应，刘干事给她送来的文件和石闵华给她留下的全局电信设备网络的资料，都堆放在桌面上，她一点也看不进去，除了旁边办公室张副局长的电话铃声和讲话声传过来外，周围静悄悄的令她坐立不安。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吓了她一跳，她连忙拿起话筒。

“马局长，恭喜！恭喜！祝贺你走马上任！”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顿时叫马晓粤为之一震。

“爱武，是你！”马晓粤一听是好朋友，顿时心花怒放，面容骤然舒展开来。

“是呀，死丫头，你升官了，这么好的事也不早通知我们，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分享你成功的喜悦，怎么样？当局长的感觉很不错吧？”刘爱武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里清晰地流出。

“还说呐，对我来说简直是被放在火炉上烤那样难受，我正闷得发慌，真不如当机务员来得轻松，刚才我都想跑去找王局长，告诉他我干不了啦。”

“晓粤，你这样可不行，”刘爱武着急地对着电话叫起来，“你千万别打退堂鼓，闵华就是担心你会动摇，所以叫我们打电话提醒你，给你加油，晓粤，你当上局领导是我们大家的骄傲，我们会以你为荣，千万不能退缩！”

“让我也来说两句，”电话里换了另一个声音。

“周彬，是你？”马晓粤惊喜得跳了起来。

“晓粤，首先，祝贺你荣升，另外想送你一条格言，你听着……”周彬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晰而深沉，“……唯一令人恐惧的，其实就是‘恐惧’本身，任何事情想得很困难，不如想得很简单，这样才有勇气去冲破。晓粤，重要的是，拿出勇气全力冲过去！记住我

们火车上的约定，绝不退缩！我们是你永远的朋友和坚强的支柱！晓粤，加油！加油！”

“……晓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随着话筒里的“嘎嘎”响声，电话里突然又冒出刘爱武激动的喊声，看来，电话那头周彬和爱武在进行着争夺话筒的战斗，抢着为晓粤打气加油。

电话这边，马晓粤为挚友的真诚祝福和热情鼓励而激动万分，使得正在踌躇之际的她，仿佛给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眼前反复浮现着闰华、爱武、周彬他们殷切期待的面容，在这一瞬间，她被激动起来了，对着话筒大声回应着：

“周彬、爱武，你们放心，有你们的支持，我一定要好好干！”

放下电话，马晓粤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决心勇敢地接受这个到来的事实，她对自己说：

“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自己困扰自己，就像周彬说的要拿出勇气全力冲过去！”

她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平静地打开文件阅读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她除了努力学习电信管理的业务知识外，忙碌于了解熟悉局里的情况，跑遍了全县各邮电支局所，进行了深入调查摸底。

汽车、自行车、马车，甚至毛驴，她都一一坐过或骑过，虽然很疲劳，但感到很充实，尤其是到下面基层支局所，和那里的话务员、营业员、投递员、机线员这些不同工种的职工们同吃同住，跟随他们在不到二尺宽的总机前值班，奔跑在蜿蜒曲折的乡村邮路上，挤在狭小简陋的营业台前，直接感受他们的苦和乐，倾听他们的要求和呼声，目睹着他们忠于职守和默默奉献，这都无不令她心动。她不断地问自己，作为他们的上级领导，如何超越自我，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当好他们的带头人。

每次从基层回来，她从不给自己有喘息的时间，带着基层的反映、呼声和意见，或走进局长们的办公室，或来到会议室，通过各种会议和渠道，及时沟通全局上下的情况，传递着来自第一线的信息，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她的忘我投入，给局里的各项工作的运作无疑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天，县上召开紧急会议，布置防灾抗灾的任务，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单位或各部门的领导，马晓粤第一次参加县上这样高层次的会议，她早早就赶到会议室，坐在后面一排不太引人注意的座位上。

各单位的领导们一个个都争先恐后汇报本单位的计划和方案，最后只剩下马晓粤还没发言，可当她一抬头，望着前面坐着的一大排县上的领导，心就慌了，张了几次嘴，就是吐不出话来，头嗡嗡地作响。

“邮电局哪位领导来了？”发话的是主持会议的县委黄书记。

黄书记五十岁上下，肤色微黑，个子很高，头发已灰白，穿着一身洗白了的蓝色中山服，脚下是白袜黑布鞋，使人感到既朴实又亲切。

“是我。”

马晓粤怯生生的女人声音在这属于男人世界的会议室里响起。

“嗖”的一下子，大家的眼光投向马晓粤，她红着脸赶忙站起来，她的出现，立刻引起会场一阵骚动。

“……我……我们邮电局和其他部门一样，在抗灾防灾工作方面已做了具体的部署……”马晓粤站着就结结巴巴地开口说了起来。

“啊，看来大家还不认识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是新提拔的邮电局副局长马晓粤同志，”黄书记微笑着插话，用鼓励的目光望着她，“小马局长，别紧张，坐下慢慢说。”

马晓粤这才想起来坐下，感激地对黄书记笑笑，平复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然后开始她的发言：

“……我们邮电局按照县委的指示，已成立了抗灾抢险领导小组，王局长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从人员、器材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并制定了详细的应急方案，具体措施有以



下五个方面……”

她的心跳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她那纯正的普通话和清朗的语言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对面坐着的几位县上领导也聚精会神听她的发言，不时还低头拿起笔作记录，会场静悄悄的。

“……总之，通过做好这些工作，我们认为，保证任何情况下通信畅通是没有问题的，上面是我们局在通信方面落实防灾抗灾的意见，有不妥之处，请县委领导指示，我们将进一步改进。”

黄书记听完马晓粤的汇报，满意地点点头，

“邮电局的方案很不错，措施也很得力，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到实处，你们一定要注意抓好落实。不过，我们县目前还有几个公社没有拉通电话，尤其是有两个地处山区的公社离县城较远，交通不方便，上传下达非常困难，你回去告诉王局长，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通上电话，尽快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他充满期待地说。

“我们领导班子已经专门研究过那两个公社的通信问题，搞了计划和预算，最近，我们已把报告提交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了，估计很快就会获得批准的，如果这项工程批下来的话，我们就立刻组织施工。”

马晓粤兴奋地说着，目光里透露出自信，因为来开会之前，石闵华来电话已经向她透了点风，她心里已有数。

她想起王局长叮嘱过的事情，赶快又补充说：

“不过，我们也有个事情请县上领导给以支持。”

“什么事情？”黄书记颇有兴趣地望着她问。

“因为架设的线路比较长，有些线路的路段还要经过村庄农田，会给生产队和社员们带来不便，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施工，到时候，我们需要途经的公社、大队直至小队的合作和配合。”

黄书记望着眼前这位和阳光一样耀眼的女干部，她虽然年轻，但思维敏捷，说话有条有理，举止文雅，自然而毫不造作，初次见面很有好感。

“这没问题，”他很果断地说，“这由我们县上负责给各地打招呼，总之，为了使这两个公社尽快通上电话，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县上协助的尽管提出来，具体和我们办公室联系，小马局长，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黄书记的支持，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好这个任务。”

马晓粤第一次参加县委召开的会议，得到县委书记这么爽快的回应，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兴奋和喜悦在她眸子里盈盈流动。

黄书记看着她因兴奋而涨红的脸，也受感染似地高兴地说：

“那我就等着为这两个公社的电话开通剪彩啦！”

马晓粤微笑着直点头，眼睛明朗而生动地望着他说：

“好呀，到那时候我们一定通知您！”

马晓粤县上开完会回到局里，就立刻给石闵华拨了电话，兴奋地告诉了他参加县上会议的情况，还特别提到县委黄书记和他提出的要求，夫人的叮嘱石闵华他当然不敢怠慢，在省局审批的各个环节上都盯得紧紧的，使这项工程很快就顺利地批下来了。

局里立即召开组织这趟工程施工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三位局长和行政有关人员外，还有将要参加工程的线务员。

王局长首先开了腔：

“同志们，这次的工程需要架设的线路很长，是我局有史以来自行设计架设最长的一趟农话线路，而且不是山路就是沙漠戈壁，任务很重很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县委领导要

求我们明年开春前要通上电话，现在正是秋天时节，地里的庄稼刚刚收拾完，正是我们施工的好时候，我们要以争朝夕的精神，克服困难，立即动工，赶在封冻前完成杆路的架设，希望大家都来出主意想办法，为工程的顺利完成出谋献策，下面先由天喜同志介绍工程方面的准备情况。”

杨天喜不慌不忙地把图纸摊了开来，然后，指着图纸详细地向大家讲述起来。

接着，大伙围绕测量施工、人员的组织、工程材料的运送等有关的问题都逐一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一些大的事项基本上都确定了下来，最后，王局长又关心地望着杨天喜，问：

“天喜，你是组织施工的主将，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吗？”

“这个嘛……就是……”他皱皱眉头，沉思了一下，“因为这次的工程比较艰巨，架设线路除了需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外，还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协调工作，我觉得需要有局领导亲自挂帅才行，希望王局长您也能和以前一样，扎在工地直接参与工程的指挥和建设。”

王局长微笑着摇摇头，说：

“小伙子，这次的工程我因为还有很多工作不能陪你们了，不过，为了加强领导力量，我们领导班子已研究过了，决定由分管电信的副局长马晓粤同志担任工程队的队长，你担任副队长，马晓粤同志虽然走上领导岗位时间不长，但年轻有干劲，又是电信科班出身，懂技术，相信在这方面她会比我强，你可以随时向她汇报请示。”说到这里，他望着杨天喜又问，“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吧？”

杨天喜一听，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王局长怎么啦？这么大的工程让从未搞过线路工程的马晓粤来担纲，该不会是糊涂了吧？尽管马晓粤和他是好朋友，他也很了解马晓粤对工作的态度，但这和机房不一样，线路施工都是在野外作业，她一个女人家能吃得了这苦吗？能镇得住农话班这些爷们大老粗吗？他呆呆地陷入了沉思中。

“小杨，局长在问你呢！”坐在杨天喜旁边一位大家叫他洪叔的老线务员推了推他。

“啊？”杨天喜立刻清醒过来，“好呀，好呀……”他应付似地说着，黯然地点着头，脸上露着似乎有些牵强的笑容。

“马局长也和我们一起打起铺盖，在深山沟里安营扎寨吗？”洪叔关心地问。

“不行，她是女同志，不可能像我以往那样，跟着你们在荒山野岭里跑，她只能偶尔到工地走走，虽然她大部分时间在局里，但她会一直跟进工程的进度的。”王局长很肯定地说。

他的回答引起了会议室里人们的窃窃私语，虽然线务员们都压着声音议论，但那些刺耳的话还是清晰地钻进马晓粤的耳朵里：

“线路施工这么复杂，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领导不在现场指挥，那怎么能行？”

“工程队经常要赶几十里路回局里汇报工作也不现实呀”

“解决不了问题的领导有什么用，形同虚设！”

杨天喜是个懂道理讲情义的人，听着大伙的议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对马晓粤出任工程队队长，纵然觉得不是很合适，但她毕竟是局里的领导，又是自己和刘莹的好朋友，他只好接受，当他听着有人当着马晓粤的面说这些不客气的话时，又感到很不是味儿，他怕她受到伤害，赶快站了起来，摆手示意大家安静。

“大家别说了，既然局里已经决定了，你们就不要再说道四的了。”然后很爽朗地朝马晓粤伸出手，说：

“晓粤，”杨天喜发现自己在公开场合直呼她的名字欠妥，立刻又改口，“啊，不，马局长，局里决定我们俩为正副队长，共同负责这趟工程，我们将一起合作，我一定会随时向你报告情况，多请示汇报，你放心好了。”

在王局长旁边坐着的马晓粤一直保持着沉默，她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议论，脑子却在迅

速地思考。

从昨天领导班子开会确定由她负责这趟工程，这对她来说又是全新的工作，充满了挑战性，可是她也知道这副担子的沉重，她不断地问自己：我行吗？我挑得起这副担子吗？答案总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徘徊。

刚才，她听着大家的议论，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她虽然觉得很不是滋味，但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责任，事实上她已经开始成熟了，知道适度的控制自己了，甚至懂得在失意的时候，更是要冷静，更何况大家刚才的议论，实际上是对她工作的提示，虽然不怎么顺耳，但也是实情呀，终于，她下了决心。

她望着杨天喜向他伸出的手，说明他已接纳了自己，心里充满了感激，赶快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说：

“好呀，我们将要在一起战斗了，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她那水晶般闪亮的眼睛里放射出快乐的光芒，“不过，在线路上我只是个新兵，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拜你们为师，你和工程队的队员们不会拒绝我这个女学生吧？”她转头微笑着把目光投向线务员们。

“也跟我们去爬杆子吗？”调皮鬼尢陆子插话。

尢陆子的大名叫陆文彪，刚二十出头，当线务员快三年了，虽是土生土长，却高大威武，眉清目秀，一张圆脸永远含笑。

马晓粤笑着对他点点头，“应该算是我向你们学习内容中的一部分。”

她笑得那么真诚，使人不容置疑。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尢陆子的兴趣被勾起来了。

“就从工程队出发的时候开始。”马晓粤答道。

“王局长说了你又不会跟我们一起施工，怎么学呢？”

“不，我是队长，哪有不到现场的道理？”马晓粤很坚决地说。

“这么说你以后会和我们爷们天天在一起滚打啦！”

“没错，我也和你们一起打起背包同时出发。”

“一言为定！”尢陆子像逮住了什么似地兴奋地叫起来。

“对，一言为定！”

马晓粤清脆而坚决的话音刚落，大家的目光都惊讶地一起投向了她的。

“尢陆子，我们在谈正经事，你少在这儿瞎咕嘟起哄了。”杨天喜瞪了他一眼，又不好意思地对马晓粤说，“他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千万别当真，我们工程队是清一色的男子军，虽然你是队长，毕竟是个女同志，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反正有我在工地顶着，你就留在局里，有需要的时候，我会通知你到现场的，你放心好啦！”

“天喜，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局里既然委任我当队长，从职责上说，我是必须到工地现场的，不然，算什么队长呢？再说，我也很想去亲身参与和体验你们的工作，难道你不欢迎吗？”

“哪里的话，有你在现场指挥，我们是求之不得的事，多一个人，总是会多一份智慧，何况你又是局领导，很多工作都需要你来坐阵统筹，我只是觉得在野外作业，翻山越岭，条件很艰苦，不太适合你。”杨天喜诚实地说。

“你放心，我不是娇生惯养的人，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有你们这么多男子汉在身边当保镖，只要你们不嫌弃，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

“当然，你不怕苦，就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不过……”杨天喜为难地望着王局长，“您看，这怎么办？”

王局长嘴边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既然都认为没问题，又对工作有利，那就这么办好啦！对马晓粤同志来说，还可以尽快熟悉农话方面的业务，我支持！”他说着抬头望着大伙，“线务员们，你们来说说，马局长跟你们一起去施工，你们欢迎不欢迎？”

“欢迎！欢迎！”

线务员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喊叫起来，还夹着热烈的掌声。

工程队出发了。

从各邮电支局抽调来二十多名驻段线务员，除了洪叔，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局里两部大卡车把大伙和器材送到高坝村安营扎寨。

这村子不是很大，背靠光秃秃的和尚头似的大山，四五十户茅檐泥壁的农舍就散点在山脚下，工程队入住的地方，是男主人两年前转干举家大小搬到城里而空置下来的房子和院子，虽然座落在村边，但就在大路旁，屋前还有一大片空地，车辆出入比较方便，工程队在这里安营扎寨倒是挺适合。

他们入住的屋子都已收拾过，地上都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麦秆，那是杨天喜提早叫生产队帮忙弄的，队员们都在地上打通铺，马晓粤的卧室就在大房子的一个套间里，粗中有细的线务员们不知从哪儿弄来块床板，专门为她在里面支起了一张木床，这让马晓粤好感动。

工程队一到达驻地，队员们忙着卸车和收拾房间，马晓粤和杨天喜、尢陆子三人稍为安顿了一下，就一起出去找生产队队长商量民工的事情走了。

“李队长，我们喝茶来啦！”

他们刚踏进队长家的院子，杨天喜就叫了起来，看来他们已经很熟悉了。

这时，从屋子里钻出一个披着黑棉袄的中年农民，他脸色黧黑，眼睛明亮，笑时露出一口发黄的牙齿，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老实的庄稼汉，他后面还有两名队干部。

“啊，你们快进屋里，茶我早熬好了，你们快上炕去。”李队长说着，热情地请大家进屋里，他指着炕上小炕桌正中间的位置对杨天喜很客气地说，“杨师傅，你请上。”

按当地风俗，炕上中间那位置是上座，一般是最有权威最尊贵的长者或客人坐的地方。

杨天喜一听，连忙指着马晓粤对李队长介绍说：

“哦，我先介绍一下，她是我们县邮电局马副局长，是我们工程队的队长，认识一下吧！”

李队长望着眼前这位年轻俊美的姑娘，原以为是邮电局跟来看热闹的，没想到竟然是个大领导，想到自己刚才对她的忽略，未免显得有些尴尬。

这时，马晓粤微笑着向他大方地伸出右手，说：

“李队长，您好，我叫马晓粤。”

李队长的脸一下子就红到耳根，这也难怪，他这生产队长几乎就没有握手的习惯，何况还是个女人的手呢！他赶紧把手往身上蹭了蹭，受宠若惊似地握住马晓粤的手，很客气地对马晓粤说：

“马局长，请炕上坐，炕上坐。”

经过农宣队锻炼的马晓粤对农村的这些习俗早已习惯了，这时她变得老练成熟，微笑着点点头，鞋一脱，两只脚往炕上一缩，很灵活地在小桌子中间的位置盘膝而坐，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队长给她斟的老茯茶，杨天喜看着她娴熟坦然的举动，简直和当地人没有两样，心里暗暗的又惊讶又佩服。

等她坐好，杨天喜和李队长分别坐在她的左右两侧，其他人就自找位置坐下。

“李队长，我们落脚你们这儿施工架设线路，会给你们增添麻烦，请您多多理解并给予支持。”马晓粤话语温柔恳切。

“大队早已给我们发了命令，要我们积极配合你们，要啥给啥，你们是给我们公社拉电话，做好事来了，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份内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事尽管吩咐。”李队长连忙答道。

“我就说嘛，李队长是个热心人，工程队选在这里安营扎寨准没错，肯定能得到他全

力支持，我说的没错吧！”杨天喜得意地说。

“那是杨师傅你看得起我们。”李队长被说得眉开眼笑。

他们几个人经过一番交谈，马晓粤甜美的笑容和诚恳，很快就舒缓了李队长这些队干部们的拘束，她和杨天喜一起介绍了施工方面的情况和需要生产队协助解决的问题，还谈到了抽调民工的事情，他们谈得很融洽，全然不知道这时屋外院子里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

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陆陆续续已聚集了不少男女社员，他们中一些是来请求当民工的，一些是来看热闹的，他们挤在门口，一个个伸长脖子好奇地往里张望。

当尢陆子到外面解手回来进屋时，立刻就被他们团团围住，向他提问：

“你们邮电局要请民工干活？”

“是呀！”尢陆子点点头，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你让我给你们干活，行吗？”一个壮实的小伙子问。

“我说了又不算数，你得问问我们的领导，”尢陆子看他们听不懂似的，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我们工程队掌柜的，请谁来干活都得由她来决定。”

“那你们掌柜的是谁？”

“就是坐在炕上中间的那位女同志呀！”尢陆子指了指屋里。

社员们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往炕上投去，只见坐在主位的那个女人虽然年轻，但她黑亮的眼睛和眉宇间流露出的沉着认真而又优雅大方的气质，果真是不同寻常的女人哩！她周围坐着的都是爷们汉子，这会他们正必恭必敬地听她说些什么。

“她就是你们的掌柜？你们拿工资的爷们都要听她的？”

“是呀，你们可别小看她，她可是个不小的官，是我们的领导哩！你们进去跟她直接说好啦！”尢陆子压着声，故意神秘而又得意地对大伙说。

几个小伙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从来就没有接触过上面来的领导，别看他们在一起时嘻哈打闹，可遇到要出头说话时又变得羞羞答答的了，何况又是对一个陌生的女人开口，他们互相推来推去，谁也不敢站出来，最后，还是其中的一个小伙子急中生智，拉住了要进屋的尢陆子：

“好兄弟，还是你帮我们说说吧。”其他的人也跟着央求起来。

尢陆子挠挠耳朵，很痛快地说：

“好吧，你们跟我来。”

他跨进了屋里，紧跟身后的小伙子们便“呼啦”的一下也跟着涌了进来，尢陆子来到炕前对马晓粤说：

“马局长，他们要求给我们当民工，在外面等了好一阵子了，就是不敢进来给你说。”

马晓粤抬头一看，七八个膀大腰圆结实得像头牛的棒小伙，他们一个个望着她傻笑，目光里既有村里人的淳朴憨厚又充满着希冀光芒，她太熟悉这些目光了，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连忙笑咪咪地招呼大家进屋里。

“大家想来干活，这很好呀，欢迎欢迎！”马晓粤兴奋地说，“我们要架几十公里的线路，确实需要不少劳动力，可是，因为要保证按时完成任务，施工会很紧张，还要加班加点，很辛苦的哟，你们受得了吗？”

“马局长，这你放心吧，你们城里人能受得了的苦，我们乡里人保证不会比你们瓢，我们队里的社员干活都老实着哩，不信，咱们比比看！”站在前面的那个小伙子抢着插口。

“那好呀，我们邮电局的小伙子就和你们队的小伙子比试比试，看谁狗熊！”

坐在炕沿的尢陆子被激动了，站了起来大声回应。

“好，就这么说定了！”李队长也受了鼓舞，拍了一下小炕桌，转头对马晓粤说，“马局长，我把队里干活最棒的小伙子抽出来，交给你来指挥，保证让你满意！”

“李队长，我们一言为定！明天一早，你就把派的人交给我们！”杨天喜也不失时机地插口。

“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点人，”李队长说着指着炕下的几个社员，开始报起名字，“秦富贵、刘东福、强娃……”

马晓粤想着刚到驻地，还有很多事需要回去安排，低头看了看手表，眉头只轻轻地皱了一下，精明的杨天喜立刻就反应过来，连忙打断他说：

“李队长，我们几个还有事要赶回去处理，反正马局长说了就从你们队里抽人，具体抽谁，你们几个队干部定好啦，我们到时按规定付给你们报酬。”

“好，”李队长连连点头说，“我们队长们早就商量过了，已作了抽人的计划，你们邮电局这么照顾我们生产队，在我们这儿找民工，让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搞副业，挣大钱，这样我们队里有了现钱，今年大家都能过个快乐的富年了！马局长，杨师傅，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李队长高兴得裂开大嘴直傻笑。

小伙子们一听，顿时也乐开了，马晓粤见大家的兴致很高，想到工程的艰巨，又向大家叮嘱了起来：

“不过，我们对你们也有个要求，你们抽调来参加施工，一定要服从指挥，注意安全，我们一起保质保量地完成施工任务，你们能答应吗？”

“能！”大家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响得简直快要把屋顶掀翻了。

从李队长家出来，他们三人心情都很轻松，杨天喜望着身旁的马晓粤容光焕发，他脸上情不自禁地荡起了笑容。

“你笑什么？”马晓粤看他在笑，奇怪地问。

“原先我还担心你到农村来不习惯，没想到，你比起我们来丝毫不逊色，和队里打交道也这么老练，上炕盘腿就像个地道的农村干部。”

“你不是早就知道我在农宣队里呆过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马晓粤不以为然地说，“不过，说真的，离开农宣队两年多又回到乡下，看到这里的院子、房子、树木、土地，特别是憨厚的社员们，又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像见了亲人似的，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你说，我这是怎么啦？”

“那是因为你真是个很善良的人，充满爱心的人，”杨天喜望着她说，“看得出来，因为你的真心和诚意，李队长他们很快就对你有了好感，所以我们谈得这么顺利，你真不简单呀，我们这些在你身边的人也被你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孛陆子，你说对不对？”他用肩膀碰了碰身旁的陆文彪。

“是呀，没错，我们线务员都很敬佩你。”孛陆子连连点头。

“哎呀，工程还没有开工，你们俩就当面给我灌蜜糖水，背地里不知怎么骂我呢，谁信你们的鬼话！”马晓粤哇哇叫了起来，“天喜，你知道在线路上我是个新手，虽然我是队长，但主要还是依靠你，大的事情我们一起商量，具体的工作，尤其是技术上的问题由你来负责，你可不能推啊！”

“遵命！”杨天喜俏皮地大声回答，“局长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

“还有嘛……就是我想当你的学徒，好好向你学习线路方面的实际操作，比如配交叉啦、打拉线啦、终端杆的处理啦，等等，你愿意收我这个徒弟吗？”马晓粤微微侧身向着他问。

杨天喜知道她是个勤奋好学的人，没有人拒绝得了她的诚恳请求，但也故意逗她说：

“当然没问题啦，你说的这些都是我的强项，不过，你要给我什么回报？”

“和你亲爱的刘莹姑娘教我接电话的回报一样——请吃最辣最香的牛肉拉面！”马晓粤爽爽朗朗地答道。

“那把我也加进去！”孛陆子大声说。

“为什么？”杨天喜问。

“因为马局长说过要跟我学爬杆子呀！”尕陆子接得很快。

“放心，没问题，一定让你吃个够。”马晓粤笑了。

“臭小子，真有你的！”杨天喜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在尕陆子肩膀上狠狠地砸了一拳。

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线务员和民工们都投入了紧张的施工中，为了争取在封冻前把杆子全部立起来，必须加快工程的进度，工程队分成了测量、打窝、运输、立杆、放线几个工作小组同时进行作业，你追我赶，一环紧扣一环。

清晨，天蒙蒙亮，负责后勤的老洪叔就忙开了，他把大伙从睡梦中叫醒，忙着招呼大家吃早饭，他心疼这群年轻人，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怕他们饿着，渴着，冻着，一会吆喝着大家吃饱些，一会又叮嘱着他们每一个人别忘了带干粮，还帮他们一个个往水壶里灌上早已烧好的开水，直到把他们送走，一个人才又开始收拾打理营地，整理各种各样的线路材料。

施工相当艰巨，可立秋后的老天爷并不疼惜队员们，一天几变，早上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袄，还感到寒风嗖嗖，可是到了中午，炽热的太阳扑头盖脸地泼下来，恨不得把大地的一切烤成灰烬，虽然大家只穿着单衣，仍然摆脱不了炎热的煎熬，个个汗流满面，可当太阳躲到云层里或是下了山，霎时又寒风刺骨，害得大家又纷纷裹上棉袄。

这趟线路要翻越几座大山，山路崎岖，沟壑纵横，给运输增加了很多的困难，有的地段别说是手扶拖拉机，就是小小的手推架子车也施展不开，笨重的杆子只能由人工一根一根扛进去，遇上陡峭的山路，人根本无法立着行走，线务员就和民工们一起，有的跪着、有的趴着，推的推，拉的拉，一个个喘着粗气，哼着时断时续的号子，合力拉着杆子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每运送一根杆子，在疏松的黄土山坡地面上就留下一溜深深的脚印，洒下一串串晶莹的汗水。

这些日子里，线务员们饿了就啃随身带的干馒头，渴了就拿出水壶往嘴里倒几口凉水。

为了保证工程按期完成，他们争分夺秒地大干起来，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是看天行事，早出晚归，往往都是直到太阳下了山，天黑看不清楚了才搬师回营，而大西北的太阳落山又很迟，他们天天都要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在野外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在收工的路上，大家往往坐在车上裹着棉衣就沉沉地睡着了。

马晓粤和队员们一样，赶早摸黑地奔忙在工地上，随时了解掌握施工现场各组的进度，协调好各个小组的运作，哪里有困难有问题，她就出现在哪里，帮助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很多时候她还和大家一起挥汗大干，挖杆窝，抬杆子，她的行动往往会像无声的命令，在这伙爷们堆里引起巨大的震撼。是呀，谁愿意在娘们面前当孬种？

由于马晓粤、杨天喜这些干部们的带头和以身作则，常常使疲劳不堪的小伙子们像加足了油似的，一个个你追我赶，不甘示弱。

不过，在这群爷们堆里，马晓粤是唯一的女性，也有难言的尴尬。俗话说，人有“三急”，在这荒山野岭里，尤其是在无遮无挡的空旷地，男人们可以随便背过身去解手，而她在这些大男人的包围下，可不敢轻举妄动，常常会苦不堪言，唯有自己管制自己了，那就是外出时尽量不喝水，几天下来，她的嘴唇裂开了几道口子，还渗出了鲜血。

细心的老洪叔看出了她的苦恼，因为他每天给大家水壶装开水时，发现所有的水壶都是底朝天的，唯独马晓粤的依然满满的，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他想了想，就把杨天喜叫到一边嘀咕起来。

第二天晌午，负责立电线杆子的小组休息吃午餐时，满头大汗的马晓粤独自坐在一根横躺在地上的杆子上，啃着一个干巴巴的馒头，随手打开身上背的水壶盖子，正要往嘴里送时，犹豫了一下，又无奈地摇摇头，把盖子拧上。

“怎么，舍不得喝呀？”杨天喜走过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不渴呀！”马晓粤若无其事地答道。

杨天喜看着她满脸的汗水和干裂的嘴唇，摇了摇头，诡诈地一笑，靠近她的耳边低声说：

“你骗人，流了那么多的汗哪有不渴的道理？快说实话！”

马晓粤低着头，正难为情得不知所措时，杨天喜又说：

“晓粤，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发愁找不到厕所，所以不敢喝水，对不对？”

“是的。”马晓粤看瞒不过他，只好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对不起，”杨天喜充满歉意地说，“本来我应该想到的，你在我们这些爷们堆里，会有很多的不便，而我却把这种事情忽略了，这都是我不好，考虑不周。”

“这也不能怪你，这种事你也不好办的，我只能自己解决，少喝水就是了。”

“这怎么能行？”杨天喜把马晓粤的水壶盖子打开，递给了她，“来，痛痛快快地喝几口。”

“不行，我怕……”马晓粤推开水壶。

“我已经想了个很好的办法解决啦！”

“什么办法？”

“你喝完水再说，保证能解决问题，这么干的馒头怎么能咽下去，来，喝口水！”杨天喜毫不客气地命令她。

马晓粤知道杨天喜不是那种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既然他说有办法也就相信了，她接开水壶，咕咚咚地痛痛快快地喝了起来，其实，干了一上午的体力活，流了那么多的汗，她实在是早已渴坏了。

不一会，大伙起身要开始干活了，这时，杨天喜迅速站了起来，朝大伙大声喊：

“你们都听着，一会大家都只管往前走，千万不要回头。”

“这是为什么？”有人奇怪地问。

“马局长要办女人的事，男人不能看的事！”杨天喜斩钉截铁地回答，“记住，绝对不可回头！听明白了没有？”他又叮嘱了一句。

“什么？女人要办的事？”

大伙一听，先是一愣，但很快就都反应过来，一个个也都乐开了，齐声附和起来。

“知道啦，不要回头！”

“放心吧，我们朝前走就是了！”

“马局长，以后你要办事就招呼一声好啦，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他们大声回应着，惹起了阵阵善意的笑声，然后，一个个头也不回转过身大步朝前走。

马晓粤感到又害羞，又好笑，瞪了杨天喜一眼，说：

“你这算什么点子呀？这不是让我出洋相吗？”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过，你可绝对放心，我已给大伙打过招呼了，不会有人回头的，你就将就点，抓紧时间吧！”

杨天喜笑着也赶快离开，追赶前面的人去了。

马晓粤看着离她远去的这群善良憨厚老实而又善解人意的异性，虽然这种方式她很不习惯，甚至有些难为情，但也正像杨天喜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起码也帮她解除了面对这群爷们难以启齿的难题呀！

测量组是工程队的开路先锋，要具体测定线路的路由，他们工作的进度决定着后面的各个工序的进行，为了选择最佳路由，队员们早出晚归，扛着标杆，背着测量工具，翻山越岭，逢涧淌水，披荆斩棘，踏遍了这一带的山颠峡谷，有时还要来回几遍进行考察比较，一些本来就没有路的荒山野岭，很快就被他们踩出一条条的新路。



可是，这几天由于这段的路由比较复杂，他们的进度很慢，影响着其它工序的顺利进行，马晓粤和杨天喜俩人连日来都蹲在这个组里，和队员们一起探路。

这天，一直到太阳快下山，经过反复察看，好不容易才把最佳的路由确定了下来，大家顿时松了口气。

趁队员们在附近进行杆窝的测量定位，马晓粤悄悄地独自在一旁坐下，她早上起床就感到头沉甸甸的，浑身像火烧似的难受，她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心里惦着工地急需解决的问题，就坚持着一声不响地跟着大伙出来了。

一整天，她硬是撑着坚持了下来，始终没有掉过队，可这会一坐下来，觉得很疲倦，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疲倦，两条腿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一寸一分也无力移动了，便眯上眼睛只想稍稍歇一歇。

队员们为了赶天黑前测量完这段路由，在杨天喜的带领下，大家争分夺秒地工作，迅速地往前挺进，谁也没注意马晓粤没有跟上他们的队伍。

天黑了，测量无法进行，大家才收拾起家当，准备收工。

“马局长不见了！”突然，有人惊叫起来。

正在整理拉尺的杨天喜听到叫声，赶快抬头点了一下眼前八个队员，一个不少，唯独缺了马晓粤，他心里一惊，向各个方向大声叫了起来：

“晓粤！晓粤！”

没有听到回声，就转头问身旁的线务员，“她不是一直跟着我们走的吗？”

“我没注意，不过，是不是自己回去了呢？”那线务员答道。

“不可能！这里山大沟深，她一个人怎么能走出去？”杨天喜摇摇头。

“糟糕，该不会是在前面那个山坳……”尢陆子大叫，“就是在确定新路由的那个山头，当时，我看见马局长她独自一个人在石头上坐下休息，后来，我忙着往前送标杆，就离开了，她会不会是被甩在那儿呢？”

杨天喜一听，脸孔煞白，冷汗淋漓。

是呀，从对面那个山坳一路测量过来，似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他以为她累了，在后面慢慢走，总会跟上来的，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掉过队，也就没多想，自己就急着往前赶，看来情形并不那样简单。

他迅速地看了看手表，沉思了一下，对大伙说：

“天黑了，你们赶快把东西搬到山下，先回去，我和尢陆子留下来找马局长。”

“杨队长，我们都留下来一起去找她吧。”有队员提出来。

杨天喜望着大伙已劳累了一天，又是拿着扛着那么多的标杆仪器，就摇摇头说：

“不用了，山下的车还在等着捎你们回去，你们放心，我估计晓粤是在前面掉的队，不会走远的，我和尢陆子去找她就可以了。”

“杨队长，天快黑了，路不好走，把这个给带上。”一个队员上前递给他一个手电筒。

“谢谢！”杨天喜感激地接过手电筒，“大家快回吧！”

在杨天喜的催促下，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扛着东西走了。

马晓粤被阵阵吹来的阴冷寒风冻醒，她睁开了眼睛，发现天色已变得灰蒙蒙，周围的景物已开始模糊，一切都静悄悄的，高低起伏的山上只有孤零零的她。

“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她心里一慌，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往四周张望，“队员们一个也没有了，他们怎么都走了呢？”

一时间，她焦急慌乱地东奔西跑，大声呼喊队员们的名字，寻找路子想去追赶他们，可是满山遍野只有她自己声音的回音，却找不到可走的路，走了半天，依然是满山打转转，眼看着天越来越黑，就像一个黑色的大锅，从头上盖下来，那么沉重而且狰狞，她被一种

莫明的恐惧死死揪住，觉得满山躲着的鬼魅窸窸窣窣要出动了，吓得心一下紧缩起来，就像冰凉的蛇爬上了脊背，冷汗从头发根上渗出，连踩到一些干枯的草丛，听到脚下石子滚动的声音，都会使她心惊肉跳，惊恐万分。

“怎么办？怎么办？”

她脑子很乱，在灰黯的山野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已泪水满面。

走着走着，突然，她脚下像踩了棉花团似的，还没来得及她思想，就骨碌碌地顺着山坡往下翻滚，顿时，一切都在摇晃、旋转，眼冒金星，天地黑成了一团，她只感到身体在下滚……

终于，她被一个小土包给挡住才没继续往下滚，她望着身体下面黑洞洞的深渊，感到了灭顶之灾的降临，吓得脸孔煞白，魂不附体，快要心裂胆破了，她趴在满是枯萎的草丛里，身子一动也不敢动，粗粗地喘着大气。

过了好一会，她才开始有了意识，小心地动了动手脚，还好，都能活动！她庆幸地慢慢翻身坐了起来，周围是那样的寂静，夜幕中的一切像虚贴在空气中的剪影，一股阴森之气直扑过来，她猛地打了个寒战。

望着眼前的陡峭的山坡，心里虽然又着急又害怕，但求生的欲望又使她变得冷静起来。

“不行，我不能呆在这山兜底里，天喜他们是找不着我的，我必须爬上去！对，他们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一定会回来找我的！我要爬上去……我一定要爬上去！”

她借着若明若暗的星光，运动着全身筋骨，使出所有力气，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爬着爬着，就在她筋疲力尽，似乎一寸一分也无力移动时，远处终于传来了她熟悉的喊叫声：

“晓——粤！”

“马——局——长！”

啊？是天喜他们找她来了！一阵突然的惊喜，使她顿时浑身充满了力量，冲锋似的拼命往上爬，她兴奋得泪流满面，朝着远处晃动的手电筒光束大声叫起来：

“天喜，尢陆子，我在这里！”

听到马晓粤的声音，他们俩迅速直奔过来，两人一起合力把马晓粤从深坑里拉了上来。

他们三个人一见面就像经历了生离死别后重逢的战友，激动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借手电筒的光，杨天喜发现马晓粤脸上手上都有刮破的口子，额头上的有几道口子还渗着殷红的鲜血，衣服上头发上都粘满了干草枯叶和泥土，他震惊地叫了起来：

“晓粤，你这是怎么啦？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马晓粤这时才觉得脸上手上身上多处像刀子割似的，一阵一阵的刺痛，但她不愿他们为她担心难过，就轻描淡写地说：

“没什么，不小心坐了回滑梯，还好，只擦破了点皮。”

“吓坏了吧？我们没有照顾好你，让你挂了花，真是很对不起！”杨天喜充满歉意说。

“不，是我睡着掉队，给你们添麻烦了！”马晓粤摇摇头。

杨天喜凝视着她满脸的疲惫和伤口，想着施工的这些日子里，她一个女同志和他们一起奔忙在工地上，从不喊苦叫累，一心一意扑在工程上，刚才，尽管她没有多说，但他很清楚，她一定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磨难，可是她居然挺了下来，忍不住感叹起来：

“晓粤，我真服了你！”

当工程进入最后的阶段时，寒冬已紧紧追随着来到他们身边。

为了赶在封冻前结束工程，晚上大家围着篝火开了个战地动员会，马晓粤作为队长，满怀激情地给大家作了鼓劲加油的动员讲话，她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确保任务的完成。各个工作小组先后在

会上表决心，互相挑战，开展竞赛，场面很是热烈，把年轻人的激情都鼓动了起来，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昂扬。

虽然天寒地冻，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你追我赶的热情，尤其是马晓粤和杨天喜这些干部们更是身先士卒，带领着队员们和严寒抗争，哪里艰苦就出现在那里，和大家一起吃大苦，耐大劳，更激发队员们的劳动热忱，工地上你追我赶，热火朝天。

工程的进度不断刷新，再有几天，线路就要架通了，大家都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翘盼着胜利完工这一天的到来。

可是，就在这时候，老天却突然变了脸。

当他们把最后一段线路的杆窝挖好，准备第二天立杆挂线，在收工回驻地的路上，天空突然云层密布，并开始起风。

清晨，马晓粤睁开眼睛，透过挂满了冰凌花的玻璃窗，只见外面漫天的雪花如鹅毛飞舞，远远近近的山脉、田野、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一层白茫茫的雪，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

她很快跳下床，穿上棉袄，围巾也没裹，就焦急地冲出房子，正要去找杨天喜。

这时，杨天喜披着棉大衣正从外面回来了，他的帽子和棉衣上都落下了厚厚的雪，看样子，他已在外面兜了一圈才回来的，他看见马晓粤在门口呆呆站着，眼睛一亮，就快步来到她跟前。

“晓粤，怎么不呆在屋里？雪下得那么大，外面很冷，快进屋里去吧。”他关心地对她说，嘴里吐出一股股的白气。

马晓粤像没听见似的，任由雪花飘落在她的头发上，棉衣上，她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银海似的雪地，满面愁容地喃喃道：

“怎么搞的，工程眼看就要收尾，老天爷却在这节骨眼上下起雪来，杆窝都挖好，就等着栽了，这如何是好？”

杨天喜走近马晓粤身旁，抬头望着天空，“是呀，老天一点也不疼惜我们，工程快完工时却节外生枝，给施工设置新的障碍。”

“天喜，这雪一下，地面冻硬，立起来的杆子不易夯实，来年春天容易造成大批杆子倾斜或倒杆，这怎么办好呢？”马晓粤愁眉苦脸地望着杨天喜问。

“别着急，我刚才到外面看了一下，地面的土层冻得还不算厚，等雪停了，我们就马上开工，抓紧时间，把杆子立起来，其他的工作就都好进行了。”

“那雪什么时候能停？”马晓粤迫不及待地问。

杨天喜泰然沉着地望着马晓粤说：

“我向当地的老农请教过了，据他们估计这场雪不会下很长时间，我们做好准备，雪一停我们就抓紧时间出工，这对工程的完工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了。”

“真的吗？那太好了，原来你刚才是出去调查研究去啦？怎么也不叫我一声！”马晓粤终于松了口气，脸上绽开了舒心的笑容。

杨天喜望着她那张白雪烘托下更显清新秀丽的笑脸，也受了感染似的对她投过来一个会心的微笑，说：

“晓粤，这些日子里你太累了，本来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不过你现在也闲不下来了，你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们吃过早餐，一起把各组的组长召集起来开个会，把工作好好安排一下，好吗？”

马晓粤立刻赞同地点头答应了。

上午九点多，雪终于停住了。

早已整装待发的队员们在马晓粤的一声号令下，很快就登上汽车、拖拉机浩浩荡荡往

工地出发了。

俗话说，霜前冷，雪后寒。这场雪让大家吃不少苦，天一放晴，天气却更冷了，不时刮起嗖嗖的北风，风吹着雪，雪裹着风，割得人脸疼，大家即使穿着棉衣皮袄，却仍然感到寒气刺骨，覆盖着雪的土地在他们的脚下簌簌作响，虽然大家都穿着翻毛大头牛皮鞋，但融化了的雪水还是渗透到鞋子里，寒风吹来，脚指头冻得红肿麻木，晚上回到营地，有的人脚肿得鞋都快脱不下来，疼得嗷嗷叫。

但紧张的施工使大家全然顾不了这么多，立杆的立杆，放线的放线，为了抢时间，人人都主动投入，努力工作，你追我赶。

马晓粤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架设明线杆路的全套施工活路已掌握了不少，连女人一般都不多涉足的杆上作业，在尕陆子的热心教练下，也闯过了“恐高症”这一关，居然能和线务员们一样站在高高的电线杆上干活。

这几天，负责杆上高空作业的人手不够，马晓粤就主动留在这个组里干活，她熟练地系上安全带，顶着寒风，踩着铁踏鞋稳健地站在电线杆子上，和线务员们一样在上面拧隔电子，绑扎线。

这时，一部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由远处的公路驶来，在离他们不远处停了下来，里面走出两个干部模样的人。

“县委的黄书记！”

“公社的张书记！”

正在地面放线的民工中有人认出了两位领导，惊喜地叫了起来。

“你们是在拉电话线吧？邮电局的马局长在哪儿做活呢？”黄书记微笑着向他们走过来询问。

“就在那边杆子上扎线呢。”围上来的民工热心地指着前方答道。

他们俩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离他们不远的线路上，有五根电线杆上每根都高高地站着一个人，他们俩很快就找到了站在杆上的马晓粤，这让他们俩又惊讶又意外。

“老张，刚才我在车上就说那根杆子上站的人是个姑娘，你还说我看错了，说什么根本不可能，还和我打赌，怎么样？你输了吧？”

“黄书记，还是你的眼睛好使，真没想到邮电局的女局长还会爬杆子，我算服了！”张书记连连点头说。

“是呀，这个女大学生局长能文能武，真不简单呀！”

黄书记凝视着站在杆子上马晓粤感叹着。

“黄书记，要不要派人叫小马局长下来？”公社的张书记问。

“不用了，她正在杆上工作，别打扰她，反正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我们就在这儿等她一会。”

他们俩就席地而坐，拿出烟丝卷了起来，边抽烟边和身旁的民工聊了起来。

黄书记问身边的社员，“马局长天天都跟你们一起干活吗？”

“是呀，一个女人家真了不起，为了架好这趟线路，她天天和我们爷们一起早出晚归，风里来，雪里去的，我们身上流多少汗，她身上也流多少汗，让我们这些爷们谁也不好意思打盹偷懒。”

“她肚子里的墨水很多，白天和我们一起干活，晚上在篝火旁给线务员们讲课，工程队上上下下都很服贴她，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干大事的娘们哩！”一个年龄稍大的民工充满敬佩地说。

两位书记津津有味地听着社员们讲述，然后便和大家拉起了家常。

不一会，马晓粤和其他线务员搞完杆上的活，陆陆续续下到地面上，这时，他们发现路旁停着一辆吉普车，就好奇地往车跟前走去。

马晓粤走了几步就已经认出他们来了，她顿时欢呼雀跃，大声喊了起来。

“黄书记！张书记！”

两位书记立刻抬头一看，只见马晓粤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飞快地跑过来，脸冻得红扑扑的，她穿着一套很合身的劳动布工作服，腰上系着一条挂着钳子、扳手一类工具的皮带，右肩上斜挎着安全皮带，手里还提着两只铁踏鞋，两根乌黑的发辫挽起来盘在头顶，亭亭玉立又英姿飒爽。

黄书记凝视着站在他面前的马晓粤，和会议室里见到的那个文文静静的她判若两人，只觉得这个邮电局的女干部又给他一种新的震撼。

“我到公社有事，听张书记说你们就在附近施工，就来看看你们。小马，工程还顺利吧？电话什么时候可以通话？”黄书记亲切地上前问。

“由于有公社自上而下的大力支持，工程进行得很顺利，如果您暂时不走，再有两三天，这里的线路就可以与县城的总机联通，到时候黄书记您就可以直接与城里通话，发指示命令了！”

“那太好了，我正好要在这儿搞几天的调查研究，如果能在这期间开通，那我就第一个使用你们新架的电话线和县委通话！”

“真的吗？”马晓粤一听，黄书记能亲自为这趟线路开通剪彩，兴奋得跳了起来，“黄书记，您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周围的队员们无论是局里的线务员还是民工，都深受鼓舞，一个个高兴地鼓掌欢呼起来。

黄书记的到来给工程队全体队员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们一个个干劲十足，为了争取分分秒秒，保证按时开通电话，提前完成了全天的工作任务外，又把剩下的一段线路的木头杆子提前运到了杆窝旁，准备第二天一开工就把它立起来。

可是，他们没想到事情发生了。

正当马晓粤和大伙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吃晚饭时，杨天喜匆匆来到她身旁，在她耳边咕嘟了什么，只见她的脸色霎时沉了下来。

“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子？”

马晓粤情不自禁地失声叫了起来，周围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她的。

“发生什么事啦？”有人问。

马晓粤顿时发现自己的失态，连忙定了定神，对大家摆摆手，平静地说：

“啊，没什么，大家继续吃饭吧。”说着，放下饭碗对杨天喜小声说，“我们到那边谈吧，大家累了一天，让他们好好把饭吃完，别影响他们的胃口。”

大伙满腹狐疑地望着他俩离去的背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露出奇怪的目光。

他们俩刚站稳，马晓粤就迫不及待地问杨天喜：

“天喜，你快详细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你们收工走了以后，我和两个线务员正研究山坡上一个角杆打拉线的位置时，发现有几个人围着散在杆窝旁的电线杆鬼鬼祟祟来回走动，就多了个心眼，我们悄悄地远远盯着他们，当他们动手扛起电杆要跑时，突然发现了我们三个人，就赶快把杆子撂下往路南的那个村子跑了，我们追到村边，因为天黑，没追上，就回来了。”

“看来，这山沟里并不太平，天天在抓阶级斗争，却竟然还有人连电线杆这样重要的通信器材也敢偷。”马晓粤忿忿地说。

“晓粤，我们脑子都太简单了，要知道，在那些人眼里，并不是你说的有特殊意义的通信器材，那是难得的上等木料！”杨天喜浅浅一笑，又接着说，“我们和熟悉的村民们聊了一下，才知道那村子里的人员情况比较复杂，他们还告诉我们那个村子里已有人在蠢蠢

欲动，弄不好，会趁黑夜出来偷我们的杆子。”

“天呀，怎么会这样子？”马晓粤惊得一股冷气从脚底直冲头顶，“这都怪我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求成，麻痹大意，叫大伙早早把杆子散到线路上，没想到让坏人有机可乘。天喜，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马晓粤望着杨天喜，急得愁眉锁眼一筹莫展。

“我想过了，有一个办法，马上组织巡夜！”

“巡夜？”马晓粤愕然地望着杨天喜，“这里山大沟深，天寒地冻，民工们又都收工回家了，我们一下子到哪儿去找人巡夜呀？”

“我们的线务员！你下命令我带领他们出去。”杨天喜艰难地说。

“那不行！他们干了一整天的活，够辛苦的啦，还要他们去巡夜，我下不了这狠心！”马晓粤大眼睛一瞪，猛烈地摇头。

“当然，我也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时间又那么紧，没有人能帮助得了我们，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国家财产遭受损失？再说，县委黄书记还在这里等着为电话开通剪彩呢！杆子如果真的被盗，这任务完不成你怎么交待？如果你不好开口，那让我去给线务员们说好啦！”

是呀，杨天喜说得没错，可是马晓粤仍一时狠不下心来，她思想里交错着许多矛盾的情绪，既疼惜她身旁的线务员，不忍心给他们加码，怕他们太劳累，但又担心杆子如果真的再被盗，国家财产就会遭受损失，再说，这些杆子是按计划调拨来的，若有闪失，马上到哪儿找弥补的呀？影响了电话的开通，怎么向黄书记交待呢？

正当她心中沉吟不决，思想陷入了惶惑徘徊的时候，线务员们已围拢过来，他们已听说了杆子被盗的事了。

“马局长，事到如今，就按天喜说的安排大家巡夜吧！”

老洪叔恳切地先开了口，其他的线务员们也抢着说开了：

“马局长，别犹豫了，你就下命令吧，我们男子汉顶得住！”

“再不派人去看住，杆子就给人抬光了！”

马晓粤听着大伙的议论，抬头望着大伙充满真诚和责任感的目光，她权衡了眼下的处境，知道不能再犹豫了，她的手指慢慢地收拢起来握成了拳头，牙齿一咬，大眼睛里迸发出一种坚定的光焰，说：

“好吧，大家都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巡逻去！”

不一会，全体机线员包括炊事员汽车司机在内都已列队站在院子里，他们把能御寒的衣物都穿戴起来，一个个从头到脚全身武装得严严实实的，但无孔不入的寒气仍使大家不停地呵气、搓手、跺脚。

马晓粤发现洪叔也在队伍里，赶快走了过去，对他说：

“洪叔，您年纪大，身体也不太好，就别去了，留下来看家吧。”

“不，我也要和大伙一起去巡逻！马局长，我是老线务员了，你就让我为线路好好出点力吧，你放心，我挺得住！”

马晓粤望着他坚毅的脸庞，知道他不会轻易退下来的，只好答应他，叮嘱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累。

这时，杨天喜朝她跑了过来。

“晓粤，我们要出发了，你给大伙讲几句话动员一下吧！”

马晓粤点点头，来到队伍的前面，按照惯例，她是这里的最高领导者，是要给大家好好作番思想动员的，可是，当她仰起头扫了一眼整装待发的线务员们时，沸腾在心里的话在需要涌出的一刹那，仿佛又都凝固了，喉咙像有什么塞住了似地直发痒，面前一双双明亮而坚定的眼睛，犹如一块块巨石投进她的心海，激起层层波澜。

是的，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夜，家家户户早已闭门关窗，或围着火炉喝茶聊天，或早已

躲进厚厚的被窝里去了，可劳累了一整天的线务员在这偏僻的山村里，顾不上歇一歇，为了守护国家财产，主动请战到工地巡逻，还要与严寒搏斗。

此时此刻，她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含着热泪，简单的说了几句叮嘱的话语，就上前去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就像送别出征的勇士那样，激动地把盛满了敬和爱的白酒一杯一杯地送到每个线务员的手里，看着他们喝下，直到把他们送出院子，她的心才稍为平静下来。

本来，她也准备好去巡夜的，但杨天喜和线务员们都认为夜间女同志在外不方便，说什么也不让她去，尤其是杨天喜，他不由分说第一次武断地作了决定，巡夜这个事就由他全盘负责，马晓粤留守宿营地，硬是说服她留了下来。

大家走了以后，整个院子就只有她一个人，刚刚还热闹的营地突然变得静悄悄的了，她一点困意也没有，忙着为几个房间的炉子加炭捅火，恨不得把每个房子都烤得暖烘烘的，不让一点寒气在屋里停留，好让同志们回来后好好暖和暖和，然后，她又到各房间搜索了一堆破衣服，静静地守在炉子旁缝补起来。

天蒙蒙亮时，马晓粤坐在炉子旁的小凳子上打盹睡着了。

突然，院子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急忙把门开开，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

只见杨天喜和线务员们像雪人似地站在门口，每个人的眉毛、睫毛、帽绒以及所有袒露在外面的纤维上，都挂满了白花花的雪和霜，一个个冻得脸青嘴紫，尢陆子身后还背着一个人。

他们急急忙忙地涌进了屋里，帮着尢陆子把背着的那个人小心地安顿在地铺上，给他脱鞋搓手脚，然后严严实实地给他盖上了棉被。

借助暗淡的晨光，马晓粤上前定睛一看，她的心霎时卜地一下狂跳，地铺上躺着的不是别人，是老线务员——洪叔！

“天喜，洪叔他怎么啦？”马晓粤焦急地问，声音里打着颤。

杨天喜难过地说：

“我们出去后，洪叔他主动要求留在山口风特别大的段上巡逻，到了后半夜，天气暴冷，他的关节炎老毛病又犯了，我看他很吃力，就叫他回来休息，可他就是不肯，硬是忍痛坚持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守护线路，没想到一个人倒在了杆子旁，我们找到他时，看他都快被冻僵了，就赶快把他背回来。”

“那洪叔他现在会不会有事？”马晓粤忧心地问。

杨天喜走到她身边，轻轻地扶住她的双肩，安慰她：

“看样子，他是由于劳累过度天寒地冻引发的腿病，问题还不太大，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你不用太担心。”

马晓粤望着洪叔他那紧闭的双眼和那没有血色的脸，看着身旁一个个满脸疲惫的线务员，突然间，心儿就像奔腾着的江河湖海，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只觉得泪水悄悄地涌出了眼眶，无声地沿着面颊滚落下来。

是呀，这些可敬的通信线路卫士，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们默默无闻忘我奉献，忠诚于自己的事业，那么顽强不屈，那么独具风骨！

天亮了，线务员们吃了早餐，没有顾上好好休息一下，又像往常那样精神抖擞地活跃在工地上，立杆放线。

马晓粤虽然整夜也没很好睡一觉，但和这些响当当硬梆梆的线务员爷们在一起，丝毫没有倦意，只觉得浑身是劲，无论是上杆作业还是在地面上放线，脚底下从未有过的坚定、踏实。

艰苦的跋涉，艰辛的拼搏，终于到达了希望的彼岸，这趟线路经过测试各项性能都达

到了规定标准，在风雪中提前胜利完工了！

王局长也专程从城里来到这里，和县委黄书记一起，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热热闹闹地为电话开通剪了彩，公社还专门派人送来了两只大肥羊慰劳大家，让好久没有闻到肉香味的线务员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一整天营地都沉醉在幸福的狂喜之中。

晚上，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仍然兴致勃勃围着篝火划拳喝酒，尽情地打闹取乐，尽情地舒缓施工这些日子以来的劳累。

“马局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整个晚上，线务员们满怀胜利者的喜悦，不停地过来向马晓粤频频举杯祝贺。

马晓粤望着朝夕相处了三个多月，并建立了深厚情谊的队员们，想起共同生活、共同拼搏的难忘日子，激动的心情犹如滚滚春潮，激荡不息，几杯酒下肚，脸庞上早已飞起了朵朵红云，上面漾满了动人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她银铃般的笑声在豪放浑厚的叫喊声中格外的显突，充满色彩，像是首有旋律的欢快的歌，她实在是太兴奋太激动了，乐得简直要飞起来了。

大家越喝越兴奋，眼看越来越多的线务员要过来给她敬酒，趁人不注意时，就赶快躲到了前面的树后。

这时，线务员中有人唱起了西北特有的“花儿”。

妹像卷心苣白菜，  
园里长到园子外；  
人又心疼脸又白，  
指头一弹水出来。

这边刚唱完，那边又有人接着唱了起来：

高山顶上松树多，  
郎是天上日头哥；  
东头出来西头落，  
天天把妹照着看。

马晓粤第一次听到这种调子粗爽奔放，浓烈而朴实的歌，觉得又新鲜又好听，她真惊叹在这蛮荒而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竟然会有这么美妙而深情的民歌，爱唱歌的她在树后轻轻地学着哼了起来。

“要唱就大声地唱嘛！”

杨天喜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把马晓粤吓了一跳。

“天喜，你酒量那么好，还要学我躲起来吗？”

“当然不是啦！不过，要知道，我可是你的副官啊！上司都不见了，我还敢继续喝吗？”  
杨天喜自嘲地开起玩笑。

这时，又传来了一阵高亢悠扬，清新悦耳的花儿：

花红鸽子飞进沟，  
知心贤妹我不丢；  
石头烂了生笋子，  
扁担开花我才丢。



三炮台碗子们哗啦啦响，  
冰糖沱茶泡上，  
尕日子越过越美当，  
好像蜜蜂落着花上。

“天喜，西北的花儿太富于生活气息了，想不到我们的线务员花儿唱得那么好听。”

“晓粤，你的嗓子好，唱‘花儿’准会好听，如果你好好学学，我们县上组织比赛，你准能拿个大奖回来。”

“真的吗？那我改行唱花儿好啦！”马晓粤哈哈大笑。

“不过，我可不希望这样，”杨天喜蛊惑地朝她一笑，“我可不愿意把像你这样能干又吃苦、线务员们喜爱的上司拱手推出去。”

“这么说，你们线务员们已经接受我啦？”

“是呀，没错。”杨天喜凝视着马晓粤，连连点头，“说实话，刚来时，大伙都想着你在工程队不会呆太久的，因为这里条件的艰苦不是一般女同志所能承受得了的，可你却挺了过来，而且表现得很出色，以自己坚强女性的特质和魅力，赢得了队员们的信赖和敬重，他们都以你为榜样，比以往的工程施工都主动，干起活来更起劲，连我都感到这次的组织指挥都比以往顺利了许多，工程的质量不但好，而且进度也大大加快。”

“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你这个穆桂英挂帅呀！你在前面领头干，哪个小伙子还敢偷懒耍滑？抢着干还来不及呢！”杨天喜指着马晓粤说。

“其实，这些日子里和你们在一起，我的受益也不浅，我第一次参加线路工程建设，工作上，虽说是队长，可缺乏这方面的实践知识，是你和大伙手把手地教我，生活上，你们处处关怀着我，队里虽然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可是在你们这群爷们中，我一点都没有孤单的感觉，和你们在一起，让我得到数不清的教益，是你们使我坚强，使我发奋，使我充实。”

“你有这种感觉我就放心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重托在身呀，你亲爱的班长闵华特别叮嘱过我，要我照顾好你，还经常打电话给莹莹，通过她提醒我，警告我，倘若你少根头发都要找我算帐呢！”

“我才不相信呢？该不会是你天天都在想莹莹，找借口给莹莹打电话，和她电话约会？”马晓粤顺着他的话刺他。

“嘿，怎么扯到我身上啦？”杨天喜笑着瞪她，“其实，你和闵华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一定很想他了吧？现在工程已结束了，回去以后，你们俩就可以团聚，亲热亲热一下啦！晓粤，你是到省城还是叫他回来？啊，还是叫他回来好啦，我们这些老朋友也很长时间没有一起吃兰州拉面了，我们都很想念他啊！”

“嘿，原来你们俩躲到这里呀！”

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窜到他们跟前，来人是尕陆子，他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的，话在嘴里打着滚，说道：

“天喜哥，马局长，大伙还等着你们去坐庄再喝一轮哩！你们快走吧！”

尕陆子不由分说拉起杨天喜和马晓粤就走。

“她又不会喝酒，线务员这些爷们都会抢着给她敬酒的，她怎么受得了？你就别拉她去了。”杨天喜赶快拉开马晓粤，又关心地对她说，“晓粤，我去替你敬他们几杯，你就留下好啦！”

“好吧，既然天喜哥你说了，我就不勉强马局长了。”尢陆子也爽快地答应了。

“谢谢你们放我一马，你们就多喝点吧。”马晓粤高兴地对他们俩挥挥手。

他们一走，周围又安静了，刚才杨天喜提到石闵华，她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思念他，尤其是在这胜利到来的时候。

她仰起头，眨巴着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暗蓝而幽深的天空和满天繁密的星斗，心里在呼唤：

“闵华，闵华，你现在在哪里，你知道我在想你吗？”

工程施工这些日子里，他们俩都没有见过面，这里电话还没架通，俩人全靠写信交换各自的心声，这些日子，她总有股写信的冲动，一有空就写信，告诉他工程的进展和感受，而每次接到他的来信，总会给她鼓舞的力量，他的信和他的人一样，永远亲切，永远情意绵绵，想到明天就回局，他们很快就要在一起相聚了，一种甜蜜顿时涌上心头。

## 二十

石闵华虽然不在马晓粤的身边，但对爱妻当上了局长，心倒是没少操，时时刻刻都惦记着她，竭尽全力地支持她，帮助她，难怪杨天喜这些好友暗地里送他个“影子局长”的绰号。

说起他，单身一个人调来省城工作，单位暂时没有现成的房子分给他，就安排他住招待所，虽然有些单调，但倒也很便利，日常生活料理也很省心，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新的工作。

在招待所里，以女性为主的服务员们，很快就注意上了他，对他这个举止谈吐温文有礼的小伙子都很有好感，总是热情周到地为他服务，抢着为他送水打扫房间，他要通电话时，无论是他给马晓粤打电话，或是马晓粤打电话找他时，电路再忙，热心的服务员们都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接通，这是他最感满意的事情，有了这么方便的联络热线，很多时候，他和马晓粤在睡前都能听到对方的甜言蜜语，所以，尽管他们相隔两地，可同样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彼此的存在。

当然，石闵华更多的还是通过快捷的电话，不断地给她传递着省上的最新信息，使她能很快了解上面的信息和要求，工作开展起来如虎添翼，一些工程和项目也很顺利得到省上的批复。

这两年的秋天，每当农田里的庄稼一收，马晓粤就抓紧时机，率领线务员们忙着大修更新县局到下面支局所的中继线路。

艰苦的野外生活使她明显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黑瘦得走了型，有时疲倦得连说话的劲儿都快没有了，只有她的信心和毅力仍然燃烧着，使她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往前走。

但她内心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尤其是每当穿梭于田野里，山谷中时，看到那一行行挺拔整齐的通信线路时，一直被工作压迫着的马晓粤就会心潮激荡，和可敬可爱的线务员们共同奋斗的难忘日子，就会像一幅幅生动的电影画面，在眼前清晰地出现并活动起来，引起她很多美好的回忆和回味。

她常常会醉痴般的着迷那刚强的电线杆，那直来直去的线条，那尽职尽责的的线担，那洁白如玉的隔电子，还有那从不居功自傲的撑条。在她的眼里，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每天载雾而来，携月而去，一年四季挺胸屹立，狂风的扑打，风雪的袭击，烈日的暴晒，严冬的折磨，都没有使它们后退半步，忠实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筑成了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迅速准确地传递着信息。

望着这一切，一种敬和爱的感觉就会攫住了她，激荡着她的热血，净化着她的心田，引发她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这阵子，马晓粤正带着一个小组到较为偏远的支局，忙着对那里的机线设备和总机逐个进行质量诊断和整治，前两天，县局刘干事打来了两次电话通知她回局里，说是让她参加县上的一个会议，具体什么内容的会议，刘干事却没有告诉她，她想，县上的会议嘛，名目繁多，没完没了的，反正局里还有其他领导，谁都可以去参加，而这里的工作更需要她，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了。

直到今天上午，王局长亲自给她打电话，对她下了死命令，她才不得不安排了一下那里的工作，匆匆忙忙搭上班车从下面支局赶回来。

一路上，她坐在破旧不堪的长途汽车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得就像婴儿躺在摇篮里一样，可她全不在意，因为她心里一直在捉摸着：

“什么会议那么重要，非要我参加不可？”

想起王局长在电话里严厉的口气，甚至是不由分说地命令她立刻回局，心中就像有只小鹿在乱撞似地惶惶不安起来，局里究竟有什么事在等着她呢？

好不容易汽车到站了，马晓粤迫不及待地第一个冲下了车，就火烧火燎地从汽车站往局里跑，进了局里，顾不上和迎面而来的职工打招呼，就匆匆径直进了王局长的办公室。

这时，王局长正在和一个职工说着什么，抬头看见突然出现在门口的马晓粤，脸上立刻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又收藏了起来，他站起来挥手打断了正在进行的谈话，让那个职工离开，顺手倒了杯开水递给马晓粤：

“你终于回来啦！你好难请啊！”

“不是这样的，七道岷支局地处偏远山区，县局派人去一趟不容易，那里的职工局长又都一再挽留，我也想一口气把工程搞完，所以就……”

“所以你就自作主张不回来啦！”王局长瞪了她一眼。

“不是不回来，而是迟两天回来，”马晓粤喝了一口水，笑眯眯地说，“我知道，王局长您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局长，什么事都难不倒您，有您顶着，我不回来也没关系……”

“谁说没关系，你这是什么话？”王局长的脸一下子又板了起来，“单单这个事非你不可，我和张局长都无能为力，谁也替代不了你，得由你本人去处理，县委黄书记还专门点了你的名字了！”

马晓粤一听，黄书记点了自己的名字，吓了一跳，立刻紧张起来，声怯气短地问：

“王局长，快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这样急着叫我回来？我是不是闯了什么祸啦？”

王局长看着吓得面如土色的马晓粤，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宽大的嘴角上禁不住浮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你怎么就光会往坏里去想，就不会往好里去想呢？告诉你吧，是喜事！你被县上评为大家学习的十大标兵之一呢！后天县里将召开表彰大会，到时候你还要上台领奖，你说是不是非你参加不可呢？”

“噢？”马晓粤惊呼起来，眼睛瞪得圆溜溜的，怀疑地望着王局长，不相信似地叫了起来，“什么？我被评为标兵？”

“是呀，没错，县委黄书记还专门点到你，说你的事迹很典型，对年轻人很有教育意义，所以指定你要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你的体会和经验。”

“不行，不行，”马晓粤的脑袋顿时像卖货郎手里的小手鼓，拼命地摇动着，“我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又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成绩，怎么能当标兵？王局长，请您给县上说说，我不要当标兵，快把我换下来，评其他同志好啦！”

“这怎么能行？标兵是谁都能当的吗？你大小也是个领导，应该清楚评选先进的事是很严肃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说换谁就换谁呢？”

“可我觉得自己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这荣誉不应该给我，再说，过两天就要开大会了，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拿什么去说呀？”

“这能怨谁？刘干事给你打了几次电话，你都一意孤行不肯回来，事到如今，你只能

自己去解决啦。再说，你也不需要多准备什么，只要把你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讲出来就行了，如果你实在不愿在大会上发言，那你自个去找黄书记说去吧！”

“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回来了。”马晓粤赌气似地喃喃道。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担心你临阵逃脱，所以，叫刘干事通知你时，就特意交待他不要告诉你受表彰的事，我要亲自当面和你谈，你呀，果真像我所料的那样拉不展。”王局长哑声低吼起来。

马晓粤抬头望着老局长，只见他的脸气得红一阵白一阵，脖子上青筋鼓起，像一条条蚯蚓，她立刻又后悔了，于是赶快说：

“王局长，对不起，我不想惹您生气的，只是觉得自己工作上还没作出什么成绩，受之有愧，这荣誉应该给为保证通信畅通长年累月勤勤恳恳默默工作的老同志，再说，我……我对在这样严肃的大会上出头露面感到害怕，何况又是去夸自己，更是感到难为情。”

王局长听她这一说，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你呀，都当了局领导了，还说这没出息的话，这有什么好怕的呢？那么高的电线杆子都能爬上去，难道这几尺高的讲台就把你给难住啦？”

说到这里，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

“晓粤，你这个南方大城市来的姑娘，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北，吃了不少苦头，够不容易的了，虽然参加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你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改善和提高了通信质量，这就是成绩呀！县上把你评为标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推搪了。说真的，这阵子，局里出了你这个标兵，我这老脸都似乎光彩了许多，你想想，全县各行各业这么多人，千挑万拣才评出你们十个标兵，成为全县人民的排头兵，学习的榜样，多不简单呀！你可不能让我失望，更不要让全局职工失望。当然，你说的也很对，在我们邮电部门里有一支很好的职工队伍，为了确保通信的畅通，各个岗位上都有很多职工们的动人事迹，但总不可能都评呀，而你是他们中的代表，你有文化，在大会上发言时，也可以通过谈你的经验和体会时，把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质，向大伙介绍一下宣传一下呀，这让全县的领导和同志们都知道我们邮电职工都是好样的，是一支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这不是很好吗？”

王局长的一席话，使马晓粤一下子醒悟过来了，她想到局里广大的职工，想到了老洪叔这些线务员，心里就涌起了一阵暖意和大家庭的感动，脸上立刻充满了自豪和欣慰的笑容。

“是呀，去说说我们的职工，这倒是很不错的机会，他们都是我踏入社会的恩师，是最最值得赞颂的人们。”她兴奋地自言自语着。

此刻，她终于答应了出席会议，对自己的大会发言，心里已有了一个很好的腹稿了。

表彰大会是在地处县城中心的影剧院召开的，这里周围一带很开阔，是全县城汇集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县上很多大型活动和集会都在这里进行。

一大清早，影剧院周围就浓罩在过节似的喜庆气氛中，它的房顶和四周彩旗飘扬，到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扬声器里嘹亮的歌声响彻县城上空，喜欢热闹的城里人家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倾巢而出，聚集到这里，男女老少，忙着看热闹，更忙着看人。

来自各单位的标兵们由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浩浩荡荡送来会场，他们是今天最引人注目和羡慕的明星和主角，每当这些队伍一出现，就会引起人群的一阵大骚动。

邮电局是城里的大单位，能来的职工们都来了，队伍浩浩荡荡，又有锣鼓队秧歌队在前面引路，自然格外容易引人注目，他们的队伍一出现，立刻就有人惊叫起来。

“邮电局的队伍过来了，他们好红火呀！”

“看呀，那是标兵马晓粤！”

人潮纷纷向他们围拢过来，在路两旁，很快就筑起了两堵观看的人墙，走在队伍前面的王局长更是得意洋洋，他今天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蓝色中山服，特别的醒目。

他身旁是佩戴着大红花的马晓粤。

昨晚，好朋友刘莹特意跑到她家和她作伴，说是要早起给她好好收拾一番，誓要把她打点成十大标兵里最抢眼的一个，让她在众人前好好露露脸，也给局里多添点光彩。

看来，刘莹还真有一手，马晓粤经她一装点，一扫往日的随意，她脱下了工作服，穿上了前不久石闵华在省城给她买的新衣裳，非常的合身醒目，黑亮亮的两条辫子，一条摆在胸脯前，一条甩在背后，显得特别的温雅端丽。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就汇聚到她身上。

“那个戴着大红花的小姑娘是谁？”

“什么小姑娘？她是邮电局的大领导呢！”

“她长得很俊俏，不像是我们这儿的人。”

“当然不是啰！她是南方大城市里来的人，还是个大学生的，虽然是个娘们，爬杆架线这些爷们的活全不在话下哩！”

“天啊，她怎么这么能干啊！”

人群中发出阵阵的议论声赞叹声，不断地钻进马晓粤的耳朵里，她很不习惯这种在大街上，当面被人指点议论，即使是在夸奖她，她也会感到脸红难堪，只想快快逃走。可是，在她的身旁早已挤满了围观的人，原先整整齐齐的队伍早就被挤得溃不成军了，还好，刘莹、杨天喜、尢陆子这群年轻人赶快为她保驾，硬是挤出一条路，拉着她跑进了会场。

表彰大会由县委黄书记亲自主持，他很兴奋地把十个标兵一一郑重地向大家作了介绍，标兵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他们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精神抖擞地坐在主席台上。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十位标兵激动地接过县上的领导给他们颁发的奖状和奖品。

接下来是标兵们介绍经验和体会，他们一个接一个都慷慨激昂的讲述着自己工作中的成绩经验和心得体会。

轮到马晓粤发言了，只见她从容地从座位站了起来，步履轻松地走到台前向就坐的县委领导们恭敬地鞠了一恭，又微笑着走向舞台边向台下众人深深地鞠了一恭，她的清纯、她的文雅、她的气质像磁石似的一下子吸住了人们的目光，众人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马晓粤站在讲台上，定了定神，然后，抬起头，目光闪电似地扫过全场，在这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会场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在众多的海人海里，她很快找到了邮电局职工们坐的地方，她看到了王局长、赵站长、老洪叔、莹莹、天喜、陈刚、尢陆子……这些她朝夕相处的一张张笑脸，他们在拼命地为她鼓掌、欢呼、打气。

这一刻，许多的感慨在她脑子里像火花似地爆发起来，她只觉得心头一热，嘴角猛烈地抽搐了几下。

是呀，她，一个广州姑娘，却和这些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是祖国的通信事业把自己和他们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她明白，自己能有今天，正是他们给了她力量的源泉和沃土，她噙着热泪，滔滔不绝地开始了她发自肺腑的告白：

“……我只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用少女特有的浪漫去设计自己美好的未来，用自己火样的热情和赤诚去描绘自己未来的事业。可是，现实给予我这个广州姑娘远不是伊甸园的菩提果那般的完美和甜蜜，当我告别父母亲人，坐上北去的列车，孑身一人奔赴大西北时，望着列车窗外那满目荒凉的茫茫戈壁时，心里是那样的恐惧和难过，是忧伤和泪水伴随着我穿过数不清的山洞，迎接我的竟是到农村去，接受艰苦的磨炼，干着和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毫不相干的农村工作。那时候，我苦恼过，迷惘

过，甚至动摇过，退却过。然而，在农宣队里，当我亲眼目睹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与贫困之魔的持久战中，不屈不挠顽强拼搏，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天斗地的浩歌时，感到无比的震撼，是他们使我坚强，同时也让我感到这里的土地是那样的广阔，在这块土地上，只要你肯去奋斗总能找到你的方位，虽然我走出了大学的校门，然而又迈进了更加宏大的社会大课堂，它不断增长着我的知识，磨炼着我的意志，升华着我的精神，纯洁着我的灵魂，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更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马晓粤动情地讲述着勤劳善良的大西北人民可歌可泣的高尚品格，从葛明辉、高队长、大娘、二狗、兰香，……说到台下正聚精会神听她叙说的话务员，线务员，机务员们，这些普通而又平凡的人们身上发生的令人动心的事迹和对她深刻的影响。

她的发言充满真情和热忱，生动而感人，故事一个接一个，就像清泉在潺潺地流淌，紧紧地揪住听众的心，她忘记了时间的行进，忘记了手中的发言稿，甚至忘记了自己。

会场很安静，人们抬头望着她那双闪烁着青春火焰的大眼睛，聚精会神地聆听着，随着她的声音，人们仿佛走近用巧手架起人间超越时空虹桥的话务员身旁，体味着邮电战线上的职工们坚守高山微波站的执着，感受着线务员们为护线而独行高山荒漠的那份顽强，分享着机务员们一次次完成国家重要通信任务的喜悦……

马晓粤这时的心情就像海浪一样激荡着，眼睛里莹莹地闪着泪光，她的话语像上紧的发条似的，一句接一句，滔滔不绝，圆润恳切，像春天里暖暖的微风伴着花香鸟语的风直扑人们的心窝。

“……同志们，通信是党和国家的神经命脉，也是人们互相联系的重要纽带，它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联系，交流信息和情感，可以说没有比通信使人更近更亲的了。为了确保通信畅通，做到迅速、准确、安全、方便，我们每一个职工都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辛勤地耕耘着，任劳任怨，精诚合作，用生命和汗水构筑着维系着连接祖国大地五洲四海的巨大网络，造就了全程全网四通八达的协调运作……今天，我被评为标兵，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我们全局职工的光荣！因为在我们邮电局里，广大的职工都是这么干的，我只不过是他们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在邮电人的身上葆有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无私奉献和集体主义精神，葆有着军人铁的纪律和严格的工作作风，他们都是无名的幕后英雄，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他们，为他们忠诚坚定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鼓掌！”

马晓粤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刻沸腾起来，四周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不少人还站了起来朝王局长和他身旁的职工们挥手欢呼致意。

这时，会场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向邮电职工学习！”“向邮电职工致敬！”的声浪时起时伏，这阵势邮电局的职工们哪里见过，一个个既兴奋自豪又飞红了脸，变得忸怩起来，连王局长也没有了往日的四平八稳，满脸通红手忙脚乱地站起来鞠躬致谢，惹出大伙又是一阵快乐的掌声和笑声。

站在讲台上的马晓粤望着同事们受到大家的赞许和认同，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潮滚滚，是呀，她为这个集体而骄傲，也为自己所从事的通信事业而无比自豪。

深秋，轻盈来临的夜晚，宁静而安详。

马晓粤却一直兴奋得目不交睫，白天表彰大会的激情依然在她心中燃烧，她一个人在家里，这房间进那房间出的来回踱步，她觉得自己满心欢喜，满心激动，总想笑，总想说话，甚至想叫喊，她憋了一肚子的得意想要找个人分享。

找谁呢？闵华！当然是闵华！

马晓粤心里一热，快步走近茶几一只手按住电话机，一只手用力摇动话机的手摇把子。

“晓粤姐，您还没睡呀？您要接哪儿？”话筒里传来话务员巧珍熟悉的清脆声音，接

着，她又调皮地追问一句，“是不是想闵华哥啦？啊，不，不，马局长是找省局领导汇报工作的，对吧？”

“鬼丫头，就数你话多，没错，我就是要找他汇报工作，你可不许偷听，否则，我对你不客气，知道吗？”马晓粤故意装得一本正经地回答她，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敢，不敢，小妹马上给接通就是啦，您等着吧！”巧珍边笑着求饶，边麻利地拿起塞绳接续呼叫对方局。

马晓粤拿着话筒还没放下，就听到巧珍喜悦的尖叫声，“……闵华哥吗？报告你个好消息，晓粤姐被县上树为标兵，成了全县的大名人啦，你要怎么慰劳慰劳她呢？她现在非常非常的想你！要和你悄悄话呢！”

“巧珍，你胡说什么呀，快给我接过来！”马晓粤立刻对着电话喊了起来。

“马局长，你好厉害啊！”

电话里清晰地传来石闵华那熟悉的充满磁性的声音，让马晓粤感到很高兴，很激动。

“晓粤姐，闵华哥，你们好好谈工作吧，我不当电灯泡啦！嘿嘿……”

话筒里，巧珍的笑声消失过后，突然安静了片刻。

“晓粤，你在听电话吗？”石闵华低声呼唤。

“是的。”马晓粤轻轻答应着。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要跟我说什么呢？”他喜不自禁地故意问。

“刚刚巧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她语带腼腆，低声回答。

“我的爱妻当上标兵，太好了！”他高兴地情不自禁地对着电话微笑，“祝贺你，晓粤，你做得很好，很出色，我为有你这样优秀的妻子而自豪、骄傲。晓粤，我该怎样给你祝贺呢？”

“其实，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好。闵华，我刚才在想，如果你在这里，一定会干得比我更好，也一定会当上标兵的。”

“那当然啦，绝对不比你逊色。”石闵华故意装得一本正经，但马上忍不住又笑了起来，“你呀，都当局长了，对自己还是这么没有信心，这怎么行呀？这明明是你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看来，你终于锻炼出来了，以后你自己管自己就行了，我可不再当你的拐杖了，你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放心闯荡去吧！”

“不行，不行，那我可死定了，没有你在旁边看着我，我什么也搞不好的，班长，求求你，别撒手，你要牢牢抓住我，好吗？”

“可以呀，不过，你要回报我什么呢？”石闵华得意地问。

“这……这……”马晓粤一时想不起来怎么回答他。

“你答应我开完会就到省城陪我几天，好好呆在我身边。”

“这可不行，”马晓粤立刻皱起眉头，“你现在住招待所，还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来了往哪儿住呢？”

“住我们自己的房子呀！”

“什么？我们自己的房子？”马晓粤半疑半信地又问。

“对，没错，我们自己的房子！”石闵华兴奋地说，“晓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局里给我分了一套房子，在省城里总算有属于我们二人世界的地方了，晓粤，你快来和我一起收拾，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好吗？”

“这太好了！以后，不光是你回河西来看我，我也可以去省城看你啦！”马晓粤兴奋地说。

“那你明天就来吧！”

“不行啦，这几天我到县上开会，已耽误了不少时间，明天，我得赶快回去把那里的工程彻底搞完，尽快投产使用。”

“这么说你是不来啦！”石闵华的语气有些低落。

马晓粤在电话里听出他的失望，感到很不安，赶快又说：

“闵华，这样吧，我回去加加班，把那里的工作尽快完成，就赶过来，你就等着吧。”

“不许加班！”石闵华对着电话叫嚷起来，“我不许你太劳累，算了，还是我自己抽空收拾，你继续做你要做的事吧。”

“闵华，你生气啦？”马晓粤小心地问。

“怎么会呢？”

石闵华知道马晓粤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决不是随意放得下的，他虽然有些泄气，但他决不会阻挠她，拉她的后腿，他拿着话筒，温柔而关切地对她说：

“既然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会勉强你的，何况，你又刚被评为全县的标兵，大家都在看着你，更期待着你作出更好的成绩，你不是老说我比你有眼光，这回还是由我来负责装修吧，我一定又会给你一个眼前一亮的的家，你相信吗？”

马晓粤对着电话感激地点头：

“我当然相信啦！你无论做什么，永远都是最优秀的！闵华，你真好，谢谢你！我等工程一结束，就马上赶过来和你在一起，好好陪伴你，做你的好妻子。”她满怀深情地表白完，停了几秒钟，又低声地说，“闵华，我们又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今天……特别的想你！你收到我发出的电波了吗？”

“我收到的，都收到的，我当然知道你对我的那份情有多重，那份爱有多深！”

石闵华温柔地说着，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他的脸因兴奋而发红，两眼闪着光，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又说：

“晓粤，你当了标兵，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感到寂寞时就找莹莹天喜他们聊聊，晚上睡觉要注意关好门窗。”

“我知道，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闵华，你当上了科长，工作一定很忙，还要全省到处跑，千万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生活要有规律，听着，不许喝酒，更不许吸烟！知道吗？”

“嗯。”石闵华漫不经心地答道。

“你保证！”马晓粤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

“好，好，好，都听你的，我保证。”石闵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赶快大声地回答着。

唉，好刁蛮的老婆！可是他却马上又快乐地笑了，因为他觉得很幸福，很甜蜜！

和石闵华通完电话，马晓粤一直沉浸在兴奋中，完全没有了睡意，她听着时钟嘀哒嘀哒地响，看着窗外朦朦胧胧的树影，祈求着快点天亮，她觉得有很多工作还等着她去做，她要把这几天开会所搁下的工作统统尽快补上，她已经给自己订好了时间表，等工作告一段落，就立刻到省城和丈夫一起收拾他们第二个家。

这一夜她几乎是数着钟点过去的，窗口才露出朦胧的曙光，她就已坐上头班汽车赶回支局去了。

今年最后一项工程顺利完工了。

一直被工作压迫着的马晓粤，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她和以往一样，每完成一项工作后，总是要沉浸在短暂放松的愉快中。

她小声哼着歌，快乐地整理着东西，想到过一会局里的卡车就来接他们回去，晚上再赶乘火车，天一亮就可以见到亲爱的心上人，在省城的新家里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了，就止不住对着手里的围巾嘻嘻地傻笑起来。

“什么事情笑得那么开心呀？”

匆匆进来的杨天喜打断了她的思绪，把她吓了一跳，像是被人发现了内心的秘密似的，



马晓粤的脸上飞起了一层薄薄的红晕，她赶快以守为攻地反问他：

“你突然跑进来，吓了我一跳，你怎么不敲敲门呢？有事吗？”

“啊，是有急事要和你商量就跑来了，忘了敲门，吓着你啦？”杨天喜不好意思地挠头憨憨地笑。

“你说有急事，什么事呀？”她焦急地追问。

“通乐公社的领导听说我们在这里施工，想叫我们到他们那里商量安装新总机的事，他们的车现在已经来了，你看怎么办？”

“那当然要去呀！”马晓粤大眼睛一瞪。

“可是，等一会我们局的车就要来接我们了。”

“这有什么关系，我们迟一些走就是了，公社需要我们帮助，我们怎么能推辞呢！”

“那我和尢陆子到公社走一趟，你和其他人就在这儿等我们，我们一谈完，很快就回来的。”杨天喜高兴地连连点头。

“不，我和你们一起去吧，最近省局对农村电话方面的工作又有了新的精神，我还正想向他们了解一下公社通信方面的状况和需求。”马晓粤边说着边拿起桌子上的风衣。

“好吧，我们一起走最好不过了，在车上，有些工作我还想和你商量哩。”

在公社，他们和公社领导们谈得很融洽，了解了不少对通信工作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收获不薄，三个人都感到很兴奋，从公社出来，他们说说笑笑上了车。

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着，虽然已是萧瑟的深秋，黄土高原上的劲风不时把地面上的枯草落叶卷在空中打转转，但在透明的金色的阳光下，平坦的公路却显得格外的宽阔，年轻的司机不断地踩油门，加快着车速。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

汽车在拐弯的时候，岔道上突然冲出来一头受了惊的大牦牛，说时迟，那时快，司机立即踩急刹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随着他“呀”的喊声，车里的人还没搞清状况，汽车就已重重地撞在路旁的一棵树干上。

杨天喜和尢陆子懵懵懂懂从车里爬出来，只见车头被撞得面目全非，车上的部件七零八落洒落了一地，他们听到司机被挤在座位上呻吟着，就赶快过去撬开车门把他拖了出来，接着，他俩又不约而同地往车里探头寻找马晓粤，可是里面什么人也没有，马晓粤刚才坐的位置旁边的车门却大开着。

“咦？马局长，她……她怎么不见了？”尢陆子叫了起来。

杨天喜连忙往车后一看，惊讶得如同五雷击顶木头般愣愣地戳在那儿，只见在离他们四五米的路旁地里，刚刚还在车上一同谈笑的马晓粤，这时已紧闭着双眼，一个人静静地躺在血泊中，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碎石，慢慢地渗进了黄黄的泥土里……

“天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子？”

杨天喜尖叫着跑了过去，跪在地上，把马晓粤抱在怀里，魂飞魄散地哭着大声呼唤她：

“晓粤，晓粤，你怎么啦？快回答我呀！”

这时，尢陆子和司机也跑了过来，也围着她跪下，惊慌得不知所措，只知道悲痛地喊叫。

慢慢的，昏厥了的马晓粤终于渐渐地苏醒，渐渐地有了意识，有了知觉，可她觉得身体不属于她似的，一点都不能动弹，只感到全身彻骨彻心的痛，痛得她甚至分不清真正痛楚的发源处是在哪儿，她努力地想睁开眼睛，可看到的是模模糊糊的一片浓雾，雾中有几个似曾相识的脸庞，不停地围着她飘浮转动，啊，看见了，是天喜……是尢陆子，还有……叫不出名字的，是谁呢……她的视力越来越模糊，她拼命地想啊想啊，耳边响起了阵阵的哭喊声：

“……马局长，你醒醒，你不能死呀！你不能死呀！”

什么？谁死啦？是我吗？她的知觉在一个虚无飘渺的境界里徘徊飘荡之后，思想逐渐明朗清晰，啊，奔驰着的汽车，惊恐的牦牛，司机的嚎叫……她都想起来了，明白了刚刚发生的一切，车祸，出车祸了！

“我没事……不用担心我……”她吃力地张开没有血色的嘴唇，关心地望着他们三个人，虚弱地，低低地问，“你们都好吧？”

“没事，我们都好好的，你不用担心。”杨天喜俯下头对她说。

看到他们三个都没事，马晓粤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宽慰的微笑。

“晓粤，很疼吧，我们想办法很快送你到医院，你要挺住呀！”杨天喜哑着嗓子叮嘱她。

马晓粤虚弱地点点头，可是，一阵剧烈的痛楚又卷了过来，她再也撑不住，头一歪，又晕死过去。

司机和尢陆子顿时又慌了手脚，对着她呜呜咽咽地只顾嚎哭。

“你们光哭有什么？难道就这样看着她死吗？还不快去挡部车，送她到医院救她！”

杨天喜看着怀里不醒人事的马晓粤，难过得肝胆欲裂，泪水横流，像发了疯的斗牛，冲着他俩大喊大叫。

尢陆子和司机立刻清醒过来，冲到大路上，不顾一切地挥手拦截过往的汽车。

在县医院手术室门外的走廊里，挤满了邮电局的职工，他们是听到消息后赶来的，马晓粤的生死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焦虑，所有的目光都紧张地盯着手术室那两扇镶着毛玻璃的门，空气沉重而严肃。

杨天喜流着泪小声地向王局长讲述着他们发生车祸的情况，职工们也悄悄地围拢上来，静静地倾听着。

“……她呀，自己都这样子了，一醒过来，就首先问我们的情况，关心着我们的安危，当我们把她抬上车的时候，特别是车在山路上颠簸的时候，让她受了不少罪，疼痛把她折磨得几次死去活来的，她蜡黄的脸上不断冒出豆大的汗珠，可她怕我们难过，紧紧地咬住牙关忍着巨痛，一声也没哼，还强笑着安慰我们，让我们三个男子汉都忍不住围着她痛哭了起来……”

“她真是好样的！好样的！”

王局长激动地赞叹着，眼睛变得湿润了，旁边的职工眼里都噙着热泪，有人低低地哭泣起来。

这时，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位护士急匆匆地走了出来，大家的目光都紧张地盯住她的脸，杨天喜赶快追上去，焦急地问：

“她怎么样啦？”

护士脸色阴沉，轻轻地一声叹息就头也不回走了，不一会，她抱着一瓶血浆又进了手术室。

杨天喜看着她的背影，心一沉，惊恐地叫起来：

“晓粤是不是不行啦？”

大伙一听，立刻慌成一团，纷纷涌到急救室的玻璃门前往里张望。

“你少说这不吉利的话！”王局长恼怒地瞪了他一眼，“都冷静点，护士抱着血浆进去，情况虽然不太妙，但最起码告诉我们，她还活着！医生们还在抢救哩！晓粤那么坚强，她一定能大步闯过这一关的！”

然后，他转身对着大伙说，“现在，已很晚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手术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大家在这儿只能干着急，我看，这里就我和天喜留下就行，大伙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看没有人动，他就向前像赶鸭子似的，连哄带赶地把大家推出了医院，不过，莹莹、

尔陆子和陈刚他们几个好友不一会就又陆陆续续溜了进来。

这一夜虽然过得从没有过的缓慢，但它终于还是过去了，天蒙蒙亮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疲惫万分的医生护士们从里面走出来，王局长和杨天喜连忙迎了上去，截住最后出来的穿着白大褂的任建中，紧张地问：

“怎样？任医生？”

“手术还算顺利，但还没脱离危险期，还需要好好观察。”任建中平静地答道。

“任医生，是你亲自做的手术吧？”杨天喜问。

“是的。”任建中点点头，眼睛往四周扫了一下，“天喜，闵华还没来吗？他知道晓粤发生车祸的事吧？”

“知道，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已连夜坐火车赶回来。”杨天喜看了看手表，“啊，火车不晚点的话，现在应该到的了。”

这时，汪霞和两个护士正推着马晓粤的病床，缓缓地从小手术室里出来，往病房走去，大家不由自主地过去帮着推，一起跟着进了病房。

医务人员刚刚把马晓粤安置好，病房外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晓粤她在哪里？晓粤她在哪里？”

随着说话声，石闵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带着满脸的焦虑，顾不上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迫不及待地直直冲向病床。

只见马晓粤盖着雪白的被子，只露出了头和手，面如白纸，紧闭着双眼，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上面还有渗出的血迹，血浆的瓶子悬挂着，针头插进她手腕的静脉里。

这真的是他天使般的晓粤吗？他脸孔煞白，不相信似地望着不醒人事的马晓粤，突然间，他感到头脑轰地一声巨响，天旋地转，万箭穿心，禁不住伤心地趴在她床边失声哭了起来。

“晓粤，晓粤，你怎么啦？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你睁开眼看看我吧，我来了！”

“闵华，她刚做完手术，不要惊动她，让她好好躺着。”任建中向前拉开了他，在他耳旁轻声说。

石闵华看到任建中，立刻像逮住了救星似地双手紧紧地钳住他的胳膊，紧张而痛楚地问：

“告诉我，晓粤她伤在哪里？手术怎样？有生命危险吗？”

“她的伤势不轻，还好，手术很顺利，不过，现在还没脱离危险期。”

任建中在老朋友面前很冷静，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马晓粤的病情。

石闵华听到马晓粤生死未卜，正在生死边缘挣扎，心如刀绞，那油然而生的惊悸紧紧箍住了他，只觉得地动山摇，身子摇摇欲坠，杨天喜连忙上前扶住了他。

“晓粤她很坚强，是个很了不起的年轻人。”王局长走过来扶着石闵华的肩膀，此刻，他像长辈般的慈祥，“闵华，你不要难过，她不会死的，她还不能死，她一定能挺过来的，因为她还不到死的时候，她还年轻，有一大段美好的生命在等着她，我们的电信事业需要她，她一定得活着！必须得活着！”

王局长很固执地说着，虽然他一直强忍着眼睛里滚动多时的泪珠，但这时还是止不住地顺着他那堆满了皱纹的脸上坠落下来。

“刚才，县委黄书记已来电话指示医院，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品，全力抢救马晓粤，现在，医院上下都动员起来了，大家都很关心她，积极救护她。闵华，我们一起努力，为晓粤加油，她一定会苏醒过来的。”

任建中说着，双手紧紧地握着石闵华的手，似乎想将他的决心和勇气输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他毕竟是医生，他懂得在病人面前尤其是忧心忡忡的亲人面前，他知道该怎么做。

“对呀，我们都来为晓粤加油，祈祷！”其他人也受了鼓舞，赞同地喊了起来。

石闵华抬头感激地望着大伙，这时，他才恢复了意识，看清病房里除了既是医生又是好朋友的任建中和汪霞外，王局长、杨天喜、刘莹和局里的职工，还有医院的领导和其他医务人员都在这里，看着他们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知道他们为了抢救晓粤，一整夜都没合眼，心里很是感动，才想起向前和大家一一握手致谢。

石闵华守着马晓粤已经整整十几个小时了，无论谁来替换他劝他去休息，他都拼命地摇头，甚至生气地把人们推走。

他紧靠着病床，像磐石似地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常常一个姿势就很长时间地定格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失去知觉的马晓粤，这样苍白，这样消瘦，他的心就像被撕裂似地疼，他时而伸出手爱怜地抚摸马晓粤额头，时而给她拉好盖好被子，他知道她的情况并不乐观，他一步也不要离开她，他要好好守护着她，让她一醒来就看见他。

他千遍万遍地呼唤她，为她祈祷，可是，望着双眼紧闭的马晓粤，忧心始终笼罩着他，有时他昏乱地想着心爱的人说不定就和他从此阴阳相隔，眼泪就像泉涌似的从眼眶里滚落。暮色渐渐加浓，窗帘上的树影已渐渐变得模糊了。

他双手抱着她的手，害怕她会跑掉似的，把自己的面颊紧紧地贴在马晓粤的手背上，轻轻地叫喊着：

“晓粤，你要挺住，快点醒过来吧！我在呼唤你，我不能没有你，你听到了吗？”石闵华说着，又虔诚地望着窗户外面的天空祈求起来，“老天爷啊，请您保佑晓粤，给她力量，让她渡过这个难关，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出，千万不要将她从我身旁带走！”

突然，石闵华惊喜地发现，昏睡的马晓粤头动了一下，从眼角渗流出一行泪水，她喃喃地梦呓似的吐出微弱的声音：

“班长……闵华……”

“晓粤，马晓粤，”石闵华惊喜地跳了起来，脸庞俯近她，嘴唇贴近她的耳朵，“我在这里，我就在你身边，你听到了吗？”

“……不要离开我，我害怕，怕……”

马晓粤吃力地睁开了眼睛，断断续续地吐出声音。

“别怕，我不离开你，永远不离开！”

石闵华把她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脸颊贴在她的脸上，涕泪交流，眼泪弄湿了她的脸，流进了她的嘴里。

马晓粤嘴角露出了虚弱的微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就又合上了眼睛。

她完了！石闵华迅速地想着，他脸色如土，双脚沉重得像块铅，一寸一分也无力移动了，他用力按着床头上的叫人电铃，发疯般地喊叫起来：

“医生，建中，快来呀！快来救人呀！”

立刻，隔壁值班的医生护士一窝蜂似地涌了进来，任建中拿起马晓粤的手诊了诊脉，又试了试她的体温，终于，如释重负似地松了口气，转身望着惊恐万状的石闵华，激动得不能自己，他扶着石闵华肩膀的双手不停地颤抖，亮晶晶的泪珠在他的眼睛里滚动着，慢慢地说：

“闵华，恭喜你，晓粤已经平安渡过了危险期，现在，她是睡着了！你放心吧！”

石闵华一听，木头人似地呆住了，好半晌，才缓过气来。然后，他旁若无人地走到马晓粤的床前，半跪在地板上，满眼泪水地凝视着她，用手指轻轻地，轻轻地触摸着她的面颊，她的头发，喉音沙哑地对她说：

“晓粤，我知道你会活过来的，一定会活过来的！所有的人都在为你祈祷，为你加油，你肯定能听到的，这里有那么多的爱，你一定不会舍得离去的，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石闵华说着说着，虽然泪水汨汨地在他的面颊上湍湍地流淌，但脸上绽放着无尽的爱

和狂喜的光彩，那光彩让在场的人如此感动，泪盈于睫。

病房里开始有了笑声，每天局里都不断有职工来看望马晓粤，络绎不绝，病房里摆满了大家送来的鸡蛋、水果和罐头。

马晓粤恢复得很快，她毕竟年轻，身体一直都不错，又有石闵华在身边的精心照料，这几天已经能坐起来了，她的脸色虽然还很苍白，但精神却很好，每当有人来看她时就快活得像个孩子似的，快乐的笑声在病房里荡漾开。

这天，天气很好，石闵华推着马晓粤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享受久违了的户外阳光，他们是那样的和谐融洽，马晓粤不时地抬起秀美的大眼睛望着石闵华，一种纯然的甜蜜在血管里涌流，好长时间了，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在一起悠闲地沐浴阳光。

说真的，不幸的车祸，却使她因祸得福，心爱的人寸步不离地陪着她，大伙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她，呵护着她，就像公主似地被人捧着，她感到自己的生命里充满了太多太多的爱和幸福。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呼喊声：

“闵华，晓粤，等一等，等一等！”

石闵华和马晓粤一起回过头，只见汪霞挥动着手中的信，兴冲冲的快步向他们跑过来。他赶快迎了上去，拉住了她，大声喊：

“啊呀，慢点慢点，我的姑奶奶，你这当医生的难道不知道管好自己？都快当妈妈了，怎么能还像运动员似的跑？”

汪霞这才放慢了脚步，她怀孕了，虽然穿着宽松的白大褂，但仍然掩饰不了她日益凸出的腹部，石闵华这一提醒，使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脸上泛起一层薄薄的红晕，她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小心地抚摸着，仿佛在安抚着里面的小生命，也掩饰自己的尴尬。

“汪霞，你跑那么急，有什么事吗？”马晓粤看到她，特别的高兴。

“晓粤，闵华，有你们的信，一人一封。”汪霞兴奋地把信分给了他们，又凑近马晓粤着急地说，“晓粤，你的信是刘爱武寄来的，快打开看看里面写了什么？”

马晓粤连忙把信打开看，看着看着，她的嘴巴先是撅着，一脸的失望，接着很快就又乐得眉飞色舞，嘴角都快咧到了耳朵根，她拍手大叫起来，“太好啦！太好啦！”

汪霞看着她多变的脸，又奇怪又焦急地问：

“信上到底说了什么，快说说呀！”

石闵华很快看完他自己的信，也转头望着马晓粤，说：

“看你高兴得什么似的，爱武他们有什么好消息呀？”

“信上说他们不来看我了，给我寄来了他们那里有名的药材和特产，让我好好补养身体，还拜托你和建中两个最亲密的医生好好守护我，尽快让我康复。”

“这还用她拜托吗？我和建中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救死扶伤，责无旁贷，倒是他们作为你们的老同学，你出了这么大的事，都不来看你们，我倒觉得太过份了！”汪霞忿忿不平地抢着说。

“这不能怪他们，其实，他们不能来是因为爱武怀孕临产，预产期是这个月，她要当妈妈啦！”

马晓粤这一说，让汪霞和石闵华都又惊又喜，一起围过来看信。

“他们怎么保密保得这么久，一直不告诉我们，真不够朋友！”

汪霞虽然为老朋友高兴，但迟来的消息又让她感到不满意。

“这有什么关系，她现在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石闵华笑了，很不以为然地对汪霞说，“她头一回当妈妈，当然会不好意思到处去宣传啦！哪像你们当医生的这么开通！”

“汪霞，你和爱武都快当妈妈，我好高兴，转眼就诞生下一代了，跟着你们也升格当

长辈姨妈了，这感觉很好。”马晓粤拉着汪霞的手，兴奋地说。

“咳，你们都在这里呀，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一个爽朗的声音插了进来，他们三个人一看，说话的是二狗的母亲，大家的脸上立刻露出喜悦的笑容，围着她异口同声亲热地喊：

“大娘！”

“哎！”大娘望着三个年轻人，一脸的慈祥，乐呵呵地闭不拢嘴。

马晓粤离开农宣队后，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当年这些关爱过她的父老乡亲们，依然把他们视同亲人一般的尊敬惦念，到城里工作了，还经常抽空回队里看望他们，接济他们，而马晓粤和大娘更是有缘，打从他们火车上的偶遇，就让他们结下了像母女似的深情，大娘早已把她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般地疼她，惦挂她。

那天，在邮电局当上了线务员的儿子二狗匆匆忙忙跑回家，告诉她马晓粤发生车祸的消息时，她又惊又急，第二天她就带着村里托她捎的土特产赶到城里，她看着昏迷不醒的马晓粤，伤心得不得了，等马晓粤苏醒过来后，她看着石闵华一个人忙里又忙外的，放心不下，就主动留了下来，为他们打理家务和做饭。

大娘是个勤快而又心细的人，这些日子里，她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给马晓粤补充营养，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料马晓粤和石闵华，他们就像一家人那样的和谐亲热，马晓粤身体恢复这么快，这和她的细心照料是分不开的。

大娘她是给马晓粤和石闵华送饭来了。

“你们刚才那么高兴，又有什么喜事了吗？”大娘好奇地问。

“大娘，爱武来信说她这个月就要生娃娃啦。”马晓粤兴奋地对她说。

“真的吗？这么说爱武也要当妈妈啦！我就说嘛，你们年纪都不小了，早该生个肉疙瘩啦！在我们这儿，像你们这般年纪的，都已经是儿女成群一大家子的人了！”

大娘高兴地说着，又扫了一眼汪霞鼓起的肚子，转身对晓粤说：

“晓粤，你和闵华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爱武和汪霞都有了，你们还等什么呀？”

“大娘，你急什么呀！”

马晓粤不好意思地红着脸，瞥了石闵华一眼，只见他正泛着漂亮的眼睛注视着她，她赶快垂下头避开他的目光。

“我哪能不急呢？谁不想早点抱孙子呀？尤其是你们，趁我还腰板子硬，我还可以给你们带带哩。”大娘爱怜地抚摸着马晓粤的头发。

“大娘，谢谢你。”马晓粤感激地点点头。

“哎呀，晓粤，你有个西北妈妈多好，这么关心你，宠你，我好妒忌啊！”

汪霞羡慕地望着大妈和马晓粤感叹起来，突然，她鼻子一吸一吸的，好像嗅到了什么似的，目光盯住了大娘手里的东西，立刻大声喊了起来：

“好香啊！是给晓粤和闵华送的饭吧？叫我馋得都快流口水了！大娘，你今天给晓粤和闵华送什么好吃的饭呀？”

“羊肉面片子，还有刚烤出来的烧锅子大饼。”大娘笑着说。

“怪不得这么香，我一闻就闻出来了，大娘，你好偏心呀，光顾给他们做好吃的，什么时候轮到给我也做顿饭解解馋呀！”汪霞撅着嘴抱怨起来。

“好呀，只要你不嫌弃，我随时都可以过来给你做。”

大娘听到汪霞夸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

“人家都说孕妇是馋嘴，果真不假，”石闵华微笑地望着汪霞，“不过，没关系，看在我将要出生的侄子份上，你要是想吃，你就和晓粤一起吃好啦，我和建中去饭堂吃。”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就不客气了！”

汪霞高兴地大叫起来，接过大娘手里的饭，就迫不及待地催着石闵华把马晓粤推回病房，她馋得一分钟也等不及了。

夜渐渐深了。

大妈回去了，病房里剩下石闵华和马晓粤俩人。

病房很宽敞，里面放着两张钢丝床，摆设很素净，粉白的墙壁，天蓝色的窗帘，桌子上的花瓶插着一束鲜花，这是兰香下午来看望马晓粤时送来的，她现在已是公社总机的话务员了，柔和的灯光，花儿的馨香，使得室内显得十分的安静、舒适。

自从马晓粤脱离危险后，石闵华就一直睡在这里，寸步不离地守护着马晓粤，当然，这还得归功于任建中和汪霞，是他们特意给晓粤和闵华安排的。

石闵华坐在马晓粤的床边，聚精会神地给她剪指甲。

马晓粤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石闵华的脸，想着白天大娘催他们的的事情，她知道石闵华很爱孩子，一直以来都希望有他们爱情的结晶，可她却还没有这方面的心里准备和打算。

“闵华，对不起。”她轻声说。

“为什么说这话？”石闵华奇怪地抬起头望着马晓粤。

“我很自私，没有像汪霞和爱武她们那样，给你早些生个宝宝。”

“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你认为合适的时候，我们再要小宝宝也不迟呀！”石闵华直直地望着马晓粤，“你怎么突然想起问我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压力啦？”

马晓粤低头笑笑。

石闵华比任何人都知道，身为他妻子的马晓粤，对事业始终有一份憧憬，特别是当上了局长，很想趁年轻多掌握些知识本领，好好干一番，不想太早被孩子绑住。今晚，他看得出来，汪霞和刘爱武现在都怀孕了，对她不能说不是一种压力，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内心充满着矛盾和不安，想到这，他柔情地望着她：

“晓粤，和我结婚，很累吗？”

“不累。”马晓粤很爽快地给了他一个坚定的回答，“有你在身边陪伴我，疼我，我感到非常的满足和幸福。”

她真挚的神情让石闵华好感动。

“我也一样，感到很幸福。”他把她拥进他的怀抱里，他的下巴贴在她的鬓边，温存而恳挚地说，“晓粤，你知道吗？在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了你，我都不知怎么生活下去。这次车祸，使我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更加恋你珍惜你，一步也不想离开你，其他的事，你不用想那么多，我都听你的，我只要有你就行！”

马晓粤躺在他宽大温暖的臂弯中，心被甜蜜的感觉胀得满满的，充满了激荡，丈夫这样的爱恋自己，这样的善解人意，这样理解她的心思，总是这样不给她增添一点点的压力，她禁不住双眸盈满泪水，手指轻轻地在他美好的侧脸上不停地轻轻划着，她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桌子上的信。

“闵华，今天你们处给你来信了，是不是催你回去啦？”

“没有的事。”石闵华摇摇头，“是学长江翰波来的信，他调我们处当处长了，他叫我不必担心那里的工作，让我好好照顾你，他衷心地祝福你早日康复，他信中还说省局打算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局安装自动交换设备，实现市话自动化，他征求我的意见，看把试点放在哪些局。”

“这么说，县城里的市话可以甩掉摇把子的磁石电话机，不需要人工接续，就像大城市里那样，打电话拨号就自动接通了，是吗？”马晓粤惊喜地问。

“是呀，对县局通信来说，那是个很大的改进。”

马晓粤一听，立刻从石闵华的怀里坐了起来，思想风车般的迅速转动着，只见她攥着

眉头，两眼直盯着桌子上的信，足足有几分钟没有转眼睛，然后，下决心似地咬了咬嘴唇。

“闵华，把这试点就放在我们县局，怎么样？”

“你认为这样合适吗？”

“那当然啰！我们县局虽然偏远贫困，但城里常驻人口多，内地迁来的厂矿企业多，在全省的县局里，我们的业务收入还是排在前面的，在技术力量方面也很强。”

马晓粤的大眼睛神采飞扬，这是石闵华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的，但当他端详着她苍白的脸和虚弱的身体时，摇了摇头，忧心忡忡地说：

“你正在养伤，身体还没有复原，就算把工程批给了你们，你这样的身子也干不了呀！”

“你放心，我的伤会好得很快的，再说安装这样的新设备，主要还得靠大家来做，像赵站长、天喜、陈刚这些技术骨干的能力和干劲，你是最清楚不过的，我不过是做些组织协调方面的工作而已！”

“可是，听王局长说，等你身体康复上班，就叫上面发调令调省里工作了，难道你不想快点和我团聚吗？”

“当然想啦！”马晓粤很认真地说，“我做梦都梦见和你在一起，不过，这项工程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我很想亲自参与这个工程，为全县的通信水平实现鼓舞人心的跨越站好最后一班岗。闵华，帮帮我吧，等我把这工程搞完，我一定高高兴兴地和你在一起，在省上这个更高层次的平台上为大西北的通信事业比翼齐飞！”

“可是，全省要求安装这设备的县局一定很多，各县局都会努力去争取的，所以工程也不一定能落在你们这里。”石闵华皱起了眉头。

“这么说我们没有希望了！”

马晓粤一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她难过地咬着唇，低下头。

石闵华看她失望的模样，心里很不是滋味。哎，她对事业那么执着，真是拿她没辙！他叹了口气，伸手轻抚着她的发丝，他不愿意看见她不快乐，便又赶快改口说：

“这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我可以和江翰波学长商量，一起想想办法。”

马晓粤听他这么说，知道有了松动，石闵华又会像以往那样伸出援手帮助她了，她兴奋地投入石闵华的怀抱里，双手紧紧环住了他的脖子，大叫：

“闵华，谢谢你！”

“不过……下不为例。”

“我答应，就这么一次……”

马晓粤俏皮地笑着举起食指，点头答应着，她当然知道今后不能事事都找石闵华，即使这样她已感到很满足了。

## 二十一

时光已进入了九十年代。

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揭开了中国通信业的新篇章。

在现代社会文明与二牛抬杠并存，高楼大厦与山乡窑洞土屋同在的大西北，随着改革开放全新时期的到来，尤其是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使这片寂静已久的土地又活跃起来，而作为信息传播神经的通信却相形见绌。

改革初期，这里的通信基本上还是依靠悬挂在无垠蓝天的架空明线，绝大部分的电话机还是古老的“摇把子”，而且它的任务也主要是为党政机关和军队服务，进入老百姓家庭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这与社会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商品经济大潮的快速到来，对通信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电话不如走路快”成了戏谑的国怨，落后的通信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

形势的需要，时代的呼唤，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个电信人的心，他们热血沸腾，背负着时代的重托，为建设一个先进、高效的通信网，锻造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电信企业，而艰难起步，踏上了含辛茹苦的创业之路。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各级电信部门在上级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打破旧传统的束缚，以人为本，千方百计求发展，分秒必争搞建设，广大职工不计报酬忘我拼搏，夜以继日拉电缆安装机器设备，投入一场又一场艰苦的大会战中。

几度艰辛，几度春秋，全省的通信建设和其它省份比，虽然基础差，底子薄，但在超常规，大规模，高起点，跳跃式的发展浪潮中，终于，走过了一段艰苦的不平凡历程，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铺就了省内外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

随着电信业的腾飞，设备的规模容量、技术层次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初步建成了包括光缆、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多种手段的电信网络。

在这难忘的艰苦奋斗的岁月里，电信部门铸就了一个个坚强的战斗集体，锤炼了一支支善打硬仗、能拼会搏的职工队伍，也培养和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通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当年分配来的“老五届”大学生们在这个非常时期里，对他们来说既是压力，也是施展才华难得的机会和机遇，在通信业日新月异超常发展的拼搏中，他们以自己的忠诚、顽强、奋发的特质，一个个脱颖而出，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不但成为业务技术的骨干精英，更多的已经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江翰波和石闵华都早已是省局的局长和副局长，周彬的家庭成份问题在三中全会后就得到了平反，当时从北京新调来走马上任的省局领导到他们县局搞调研时，发现了他们这两个学非所用的大学生，并认准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二话没说，一个月里就把他们俩调到了省城。

如今，周彬已是省工程建设公司的总经理，刘爱武是市电信局的局长。

马晓粤那年完成了县局市话自动拨号的更新改造后，就被调到省局，她现在已是省局技术处处长了，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依然像当年一样，保存着那份令人难忘的阳光笑容和快乐个性，也依然是当年那样的娉婷美丽，而且，还增加了一份成熟的韵味，难怪石闵华常惊叹她，比年轻女人更美更有女人味！

这天，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她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各地送来的设备网络更新改造的报告，里面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她，震撼着她，让她清晰地感受到电信发展的日新月异，她全然忘记了时间，完全埋在文件堆里四、五个小时没动一动身子，直到秘书进来提醒她该下班了，她才大吃一惊，想起晚上还要到机场接丈夫石闵华，心里就涌起一股幸福的柔情，她快快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匆匆忙忙拿起手提包离开办公室。

她走出办公大楼，已是满天瑰丽彩霞的黄昏时刻。

一到家，她立刻脱掉外套，围上围裙就扎进了厨房忙乎起来，只见她一转眼功夫，就擀出了又细又长的面条，俨然是一个合格的西北家庭主妇。

她正要准备摘菜时，听到大门有响声，顿时定格似地侧耳倾听起来，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

以前，丈夫和一对儿女回来开门往屋里走时，她会默默地凭脚步和行动的声音，判断着他们三个是谁回来了，她喜欢这一刻，无论是哪一个的脚步声，都会引起她内心无限的快乐和喜悦。

现在，虽然丈夫石闵华出国学习考察去了，大女儿兰兰又到北京上大学了，进来的人

不用说也是小儿子冬冬了，但她仍然忍不住去倾听他的脚步声，尽情享受这种发自内心的亲情快乐。

“妈妈，我回来啦！”

随着搁置书包的响声和向厨房走来的脚步声，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走进了厨房。

“冬冬，肚子饿了吧？”

冬冬笑着摇摇头，看到桌上摆着的菠菜，顺手拿起来问，“妈妈，这是要摘的菜吗？”

“是的，”马晓粤温柔地对儿子说，“不过，你上了一天的课，一定很累了，到外面休息一下，由我一个人弄就行了，等会饭好了我会叫你的。”

“我不累，我们一起摘吧。”冬冬卷起袖子，拉出桌子下面的椅子坐下，很用心地摘起菜来，“妈妈，爸爸他乘坐的飞机几点到？”

“是晚上九点多。”

“还要等那么长时间呀！”冬冬失望地翘起嘴。

“想爸爸啦？”马晓粤望着他。

“当然啦，爸爸出国学习考察都三个多月了，能不想吗？”冬冬说着，又神秘地凑近母亲，“妈妈，我知道您比我更想念爸爸，对不对？”

儿子这一问，马晓粤脸微微泛红，故意装成生气的样子瞪了他一眼，“你小孩子家乱说些什么呀！”

“妈妈，周彬叔叔和爱武阿姨都说爸爸年轻时很帅，还说我长得和爸爸年轻时一模一样，这是真的吗？不过，我发现每当爸爸出差不在家，你总爱望着我发呆，我想，你一定是在我的脸上寻找到爸爸的影子了吧？”

“小鬼头，就你想想的多，快摘你的菜吧。”

马晓粤微笑着说，忍不住又抬头望着儿子，心头涌起阵阵的激荡。

冬冬说得没错，近来，一有空，马晓粤总喜欢多看儿子几眼，这个从小在她身边抚养长大的儿子，不知不觉就读高三了。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他已经长得跟他父亲一样的高大帅气，更令她吃惊的除了他的五官长相都酷似父亲，眉清目秀，英姿勃发，连他的神态，他的气质，也完全是当年班长的翻版！

她从这张脸上找回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常常让她沉思，让她陶醉，石闵华出国学习的这段时间里，她常常渴望能和儿子多一些的相处，那怕不说什么，只是看看他，仿佛就像看到石闵华一样。

“妈妈，菜洗好了。”冬冬的叫声，把马晓粤从陶醉中惊醒。

冬冬望着有点失神的母亲，露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妈妈，你在想爸爸，对不对？我也很想他，不过，没关系啦，再过三个小时就能见到爸爸了，一会，我也跟你一起去接爸爸，给他一个惊喜！”

冬冬亲热地扶着母亲的肩膀，满脸流露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聪慧。

马晓粤望着比自己高出一截的儿子，又欣慰又满足地点头笑了。

吃过晚饭，马晓粤和冬冬二人一起来到了机场，本来石闵华怕她累，电话里说好让司机来接他就行了，可马晓粤急着见到他，还是和冬冬一起赶来迎接他。

在机场的出境处，马晓粤和冬冬正焦急地望着闸门出口。

“晓——粤，晓——粤，”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马晓粤连忙转头一看，立刻兴奋地笑着喊着和迎面来的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来人是老同学刘爱武！

已踏入中年的刘爱武，她显然和年轻时有了一些变化，身体微微发胖，但风貌楚楚，

风姿秀逸，仍是那样令人耀眼。

她们这两个老同学虽然都工作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因为平时工作忙碌，又都有家的拖累，住的地方离得比较远，也不是常常都能见面的。平时，除了局里一些相关的会议打个照面外，就是过年过节才往来一下，有事都是通过电话联络的。

今天，在机场意外相遇，虽然都已是为人之母的人了，但都仍然像年轻时那样，一见面都乐得狂呼乱跳的。

一阵热烈的打闹过后，马晓粤才想起什么似地望着刘爱武。

“爱武，你怎么也来了？”

“周彬北京开会回来，我一个人在家闲着没事，就跟司机来接他了。晓粤，你也是接机的吗？”

“是呀，闵华乘坐今晚的航班回来。”

“啊？闵华也回来啦！”刘爱武惊喜地叫起来。

“刘阿姨好！”冬冬很有礼貌地向前和刘爱武打招呼。

刘爱武这时才发现马晓粤旁边站着一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立刻高兴得笑逐颜开，“啊！冬冬也来了！念高三了吧？”

冬冬微笑着点点头。

“好小子，又长高了，长得和闵华越来越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晓粤，你的一双儿女真叫人羡慕！”

“你儿子周舟学习也很出色呀！听兰兰来信说他正准备报考研究生，真不简单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真为你和周彬高兴。”

刘爱武的儿子和马晓粤的女儿都在他们的母校上大学，不过，她的儿子比马晓粤女儿高两届，听到儿子被赞美，她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嘴上却不以为然地说：

“看你说的，他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不过，孩子们都长大了，未来的路由他们自己去选择吧！”她说着，转头问冬冬，“你将来准备报考什么学校？”

“我已想好了也像周舟哥和我姐一样报考你们的母校，我也要攻读通信技术，继承你们的事业。”冬冬充满自信地说。

“好呀，这不错，有志气！”刘爱武开心得笑弯了眼，望着马晓粤大声地叫了起来，“晓粤，我们的通信事业又多一个优秀人才啦，看来，我们这一代为祖国的电信事业贡献了青春，为它奋斗了一辈子，看来，我们还将为它贡献子孙后代呢。”

“那是免不了的啦，信息产业是朝阳企业，孩子们在我们老一辈的熏陶下，早被电信吸引住了，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还会不跟上来吗？”马晓粤笑着说。

这时，机场有五六班飞机几乎同时从不同的地方到达，使得出口处挤得水泄不通，刚下飞机的旅客一批接一批地潮水般地涌出来，三个人立刻停住了说话，紧张地朝闸口翘望。

“爸爸！爸爸！”

冬冬首先发现了石闵华，按捺不住兴奋和喜悦，叫着，喊着，独自拔腿飞奔了过去。

迎面走来的石闵华神采奕奕，他穿着一身米色西装，打着条深红色的领带，年龄和坐办公室的工作没有使他发胖，依然颀长挺拔，眉宇中间，怎么都看不出已是步入不惑之年的人了，他那份深沉雅致，更具有种成年人的吸引力，他仍是个相当漂亮的男人！

他推着行李车往外走着，很快就看见了飞奔过来的儿子，兴奋地迎了上去，激动地张开双臂把儿子紧紧地拥进了怀，这时，司机也走了上来，很有礼貌地和石闵华打了个招呼，就把行李推走了。

“冬冬，这么晚了，我在电话里叫你们都别来，司机接我就行了，想不到你会来机场接我，真高兴！”

“爸爸，你看那边！”冬冬指着远处的马晓粤，“妈妈也来了！”

石闵华在人群中很快就看到了深深思念的妻子，惊喜万分，才三个月没见，感觉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似的，他真的好想念她，还有她二十多年不变的比阳光还灿烂的笑容。

他立刻放开儿子，迫不及待地快步奔向马晓粤。

马晓粤远远一眼就看到了石闵华，立刻迎着他绽放出甜蜜的笑容，石闵华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把她拥紧在怀中，直到冬冬来到他们面前才松开。

“我和冬冬来接你，很意外吧？”

马晓粤双手挽住石闵华的手臂，难以掩饰的幸福布满她的笑脸。

“是呀，简直是受宠若惊。”石闵华兴奋地看着她，“真的这么想我吗？”

“嗯！”马晓粤用力点点头，笑嘻嘻的附在他耳朵上泄露秘密似的说，“我和冬冬一分一秒的数着盼望着你平安归来！”

“我也是！”石闵华笑了，他伸出另一只手疼爱地把冬冬也拉进怀里，感叹着，“和你们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好极了！”

当石闵华激动得要俯首吻他们俩时，突然，他们身后响起了刘爱武清亮的尖叫声：

“啊哟，闵华，你什么时候成了大情圣啦？你还是收敛一点为好。”

原来是刘爱武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他们面前，身旁是刚下飞机的周彬，虽然他已是公司的总经理，却依然保持着当年运动员般的体魄和生龙活虎的英爽，更显事业有成的刚毅和潇洒。

“爱武，周彬，你们也在这里？”石闵华惊喜地叫起来。

刘爱武望着风尘仆仆的石闵华，满脸荡漾着笑意，忍不住又要打趣他：

“你呀，别把家里超前开放那一套搬到这里来上演了，这里可是公众场合，肆无忌惮表演这样亲密的动作，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看你说的，有这么严重吗？”石闵华微笑着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看到周彬拖着行李箱子，就问他“你也是刚下飞机？”

“是呀，我到北京参加全国通信建设的工作会议，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碰上你出国归来。”周彬点点头，兴高彩烈地说。

“会议布置了新任务了吧？”

石闵华关心地问，他似乎对他离开了一段时间的工作颇感兴趣。

“是的，明天我就到省局向局领导们汇报这次会议的精神。”周彬点点头，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兴奋了起来，“闵华，你回来得正好，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了！”

“什么好消息？”石闵华连忙问。

在旁边的刘爱武和马晓粤也好奇地盯着周彬的脸。

周彬高兴地接着说：

“你们知道吗？我们母校准备在十月份举办隆重的校庆活动，通知很快就会发下来的，我在会议期间，抽空找了我们的同学在北京工作的杨玉莹和张德志两位同学，商议好由他们负责联络我们全班的同学，争取大家都在校庆时回母校聚会。”

“太好了！太好了！”马晓粤和刘爱武一听，顿时高兴得拍手跳了起来。

“闵华，你这个班长在毕业时说过，我们班的同学在大家相聚时，验证我们当年的梦想，想不到现在真的有机会实现了！”刘爱武兴奋地望着石闵华，感慨万分地说。

“可是，现在才八月，离十月份还有两个月，太漫长了！这些年来，我常常思念起班上的每一个同学，想着他们都变成了什么样子，真恨不得明天就能看见他们！”马晓粤热切地说。

周彬笑着安慰她：

“你不用急，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哩，同学们都散布在全国各地，把每一个同学都联络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张德志还自告奋勇收集大家的资料，

准备编制通讯录呢！”周彬笑着安慰她。

“是呀，这么难得的相聚，我们是要好好地筹划一下。”石闵华点头说。

他们四个人说着说着，都沉浸在向往已久的聚会的激动中，全然不知道时间的流失。

“爸爸，司机在那边已经等了很久了。”

站在一旁的冬冬脸上已有了倦意，他望了一眼在远处站着的司机，向前提醒他父亲，才把他们的谈话打断。

“啊，是呀，我都忘了他们在等我们。”石闵华看了看手表说。

“可是，我们四个老同学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刚出国回来，我们还有很多话没说完，闵华，冬冬明天还要上课，干脆让司机和他先回去，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再坐坐，好好聊聊。”刘爱武望着石闵华说，看来她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点都不想就这样分手告别。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马晓粤舒眼展眉，立刻表示赞同。

石闵华想了想，就走到司机跟前，“唐师傅，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和他们还有些事没谈完，你和冬冬先走，不用等我了。”

“不要紧，我可以等你，或者我把冬冬送回家，回头再来接你们。”唐师傅很诚恳地说。

“不用了，时间不早了，你放心走吧，我们坐老同学的车回去好啦。”

送走了冬冬和唐师傅，他们来到了机场旁新开张的茶楼，里面真的很不错，环境幽雅舒适，光线柔和，空气中透着清香，是个谈天说地的好地方，四个老同学又开始了永远聊不完的话题。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欢乐的季节。

在这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日子里，母校隆重的庆典终于来临了。

石闵华和周彬、刘爱武他们工作走不开，马晓粤急着和女儿团聚，等不及他们，就独自提前乘机先回母校了。

她一下飞机，就直奔母校，为了能和女儿多些时间团聚，她就在学校里的宾馆住下了，趁着女儿上课去，就迫不及待地在校园里溜达起来了。

她一个人漫步在校园里，那巍峨的校门牌楼，高耸的校舍，成荫的树木，遍地的小花，都引起她很多动心动情的回忆。二十多年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她对母校的深情，这里有着她太多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有着她一生一世都难以理清的缠绵，她对这里的一切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深深地唤起她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

当年，林荫道上漫步的欢乐，教室里静静听课的安宁，科学楼里做实验的专注，操场上奔跑腾跃无拘无束的喧闹……又一一呈现在她的眼前，令她百般感触，思绪万千，使她一直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激情中。

下午，马晓粤带着敬意，怀着深情，来到教学大楼，一一看望完当年的任课老师。

在与他们告别后，当她还陶醉在感师怀师的激情中时，电梯就已停在眼前，里面的人站得满满的，她懵懵懂懂地挤进了电梯，缩紧着身子贴着电梯门站下，无意中抬头和在电梯角落站着的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子四目相对，彼此脸上都流露出有点奇怪的神色，尤其是马晓粤，她觉得这个人很面熟，就迅速地在记忆中搜索起来，在电梯急剧的下降中，她不由得又抬头注视了那人一眼，猛然间，一种直觉闪电般地来到她的脑中：

“是他？”

可是，这时电梯已到达一楼底层停下了，电梯门已徐徐打开，容不得马晓粤她多想，就随着人流走了出来。

“晓粤！马晓粤！”

一个低沉的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这声音让她全心悸动，这一声距离她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

马晓粤停住了脚步，慢慢转过身来，一个男人快步来到她跟前。

他，正是刚才电梯里看到的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高高的个子，温雅的面貌，两道不淡不浓却极英挺的眉毛……天呀，那熟悉的声音，那熟悉的眼神……她突然像是触了电似的僵住了……

“晓粤……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林志翔呀！”

来人说着，伸出手来，握住了她的手，那么紧，紧得她的心都要跳了出来。

“你……你……”

马晓粤张着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林志翔的突然出现，在她心里引起了巨大的震撼。

“真的是你？翔哥！”马晓粤终于喊了起来。

林志翔微笑着点点头，“闵华他好吧？他没有和你一起来吗？”

“他很好，因为有个会议走不开，明天才坐飞机来。”

马晓粤听他很关心地提到自己的丈夫时，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我刚才查了一下校友报到的名单，看到有你的名字，把我高兴坏了，就到处找你，没想到却在电梯里遇到了你。”林志翔仍然是当年大哥哥那份和煦的笑容，“晓粤，爱武她来了吗？”

“没有，她也是工作走不开，她和她爱人也是明天一早坐飞机赶过来。”

“这么说你是一个人先来了。”

马晓粤点了点头，回答道：

“是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俩找个地方聊聊，好吗？”

林志翔一瞬不瞬地望着她，很礼貌地又问：

“听说你们几个在大西北的同学都干得很不错，真为你们高兴，现在我很希望你能亲口告诉我，可以吗？会拒绝吗？”

他坦然的神情，很平静的几句话，一下子缩短了她们分别多年的距离，也带回了他们往日的兄妹情谊，马晓粤笑笑说：

“怎么会呢？我也听说你也干得不错，你现在已是省局的领导了，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情况！”

他们来到了离学校不远的比较幽静的咖啡馆，在服务员的引领下，他们在靠窗户的餐桌旁坐了下来，两个人都要了一杯咖啡。

马晓粤坐在宽大的沙发里，有种置身幻境的感觉，虽然表面上她安静得像一座雕像，但脑子里杂乱纷忧一团，她默默不语地看着在对面坐的林志翔帮她往杯子里放糖和牛奶，然后，自己拿起小匙，慢慢地搅动着，咖啡杯子里蒸腾的雾气徐徐地飘向她的脸庞。

林志翔燃起一支烟，吐出的一口口烟雾把他包围着，笼罩着，他的眼睛深思地注视着马晓粤，目光始终停留在她的脸上，眼底眉梢中有着一股灼人的热情在闪烁。

眼前的马晓粤，一别二十多年，没想到他们在母校里认识，却又在母校里相遇重逢，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岁月的流失并没有使她失去迷人风采，她依然保持着当年特有的靓丽，只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短发换成了长发，在头顶上盘成了髻，露出白皙而秀气的颈项，清淡粉嫩的淡妆配上粉红色的套装，别有一股韵致，在没有看到她之前，在林志翔的脑海里她依然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可是今日再见她时，却是女人味十足，高贵、庄重、雅丽得像一幅画。

林志翔痴痴地望着她，心脏怦然雷动，很长时间他才从遥远的思想里返回现实，他又吸了一口烟，让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

“晓粤，这些年你们都过得好吧？”林志翔先开了口，“大西北条件比内地差，你这个广州姑娘在那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是的，确实吃了不少苦头，”马晓粤坦然一笑，“尤其是刚到大西北就被发落到贫困的乡村里时，我也曾彷徨过，动摇过，甚至希望自己早点死掉。”

“那里条件很糟糕，是吗？”林志翔迫切而关怀地问，“你可以给我说说吗？”

马晓粤摇摇头，说：

“这些往事早都已经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过，很幸运的是，在我身边也有很多好人，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使我能从容地走了过来，现在想起来，当初分配到大西北，也算是我的一个幸运。”

“幸运？”林志翔不解地望着她。

“嗯，”马晓粤很肯定地点点头，“其实，艰苦的磨炼，有时也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虽然，大西北这片土地贫瘠落后，但却教我读懂了生活，赐给了我才干与坚强，这里有我歪歪斜斜的成长足迹，有我深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有给我展现人生价值的大舞台，更有我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一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翔哥，你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幸运吗？”马晓粤说着，大眼睛里射出了欣慰的目光。

林志翔惊讶地发现，马晓粤说话时微微转动的眼珠里流露着一层梦似的光彩，充满着幸福和满足。

她变了，她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善良、爱笑也爱流泪的女孩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强、稳定、独立的女人了！

在他看来，马晓粤这个人由内心到外表，都使他联想到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二十多年前是如此，二十多年后还是如此。

这些年来，他们虽然没有见过面，远隔千山万水，但都在邮电部门工作，多多少少从同学或同事中都能听到她的一些情况，虽然他无法从心中彻底把她抹去，但他为了不给她带来干扰和压力，从没和她联络过，眼下听了她的这番话，他对她除了一直以来的关爱情感外，又多了一层佩服。

“晓粤，你真不简单，我早听说你和闵华在大西北干得很不错，都当上了领导，又有一个令人羡慕不已的幸福家庭，真为你感到高兴。”

马晓粤笑笑，又关心地望着林志翔，问：

“你的家里还好吧？”

听马晓粤这一问，林志翔的脸庞忽然变得充满了光彩，眼珠在镜片后闪闪发亮起来。

“托你的福，工作和生活还可以吧，两个女儿也正上大学。”

“你太太她也好吧？”马晓粤小心地问道。

“那当然啦，我的眼光错不了，她像你一样，美丽又贤惠，对我很体贴，是个名副其实的贤内助。”林志翔说着，一脸的柔情，一脸的幸福。

“她那么体贴你，支持你，你一定也对她很好，是个让人羡慕的好丈夫。”马晓粤也很为他高兴，靠近他说，“翔哥，你知道吗？现在，能让女人永远幸福的男人已很难遇上了。”

林志翔抬起头，惊喜地发现了她脸上又重现久违了的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是吗？”他的目光紧紧地落在她的脸上，神情怪怪地说，“晓粤，你知道不知道，能让男人刻骨铭心的女人也很难遇上呀！”

马晓粤隐约听出他话里的弦外之音，有点愕然地望着他。

“翔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晓粤，我有些话一直很想告诉你。”他压低声音很动情地望着马晓粤说，“年轻时，我们曾经那么的快乐，在不知不觉中让我深深地爱上你，可是，无论我怎样地想拥有你，用我的一生去爱你，可你却无情地把我拒之千里之外，断绝了一切往来。当时，我也知道，爱情是不能强求的，既然你决心和我断交，既然你已经选择了石闵华，他又能使你永远保持灿烂甜美的笑容，我虽然痛彻心肺，但我没有抱怨，只有衷心地祝福你，然后，默默地

忍痛埋葬我的爱情，下狠心不再打搅你，这我都做到了。”

林志翔说到这里，连吸了好几口烟，眼眶湿湿的，声音沙哑。

马晓粤静静地听着，旧时往日，被他的话一一勾起，她看着林志翔的眼神不再凌厉，充满着酸楚和无奈，这都是因为自己呀！在这一刹那间，各种复杂的情绪包围了她，只感到有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了她的鼻根，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泪雾，她乞谅地望着他，小声地说：

“翔哥，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你不用感到内疚，其实，我们谁也没有错。”他摇摇头，困难而又艰涩地接着说，“不过，说真的，这些年来，无论我怎么努力，也不能完完全全把你从我心中抹去，在有意和无意中，就会想起了你，忘不了你。”

马晓粤听林志翔这一说，抬起头，不知所措地凝视着他，“那你现在要我怎么办呢？”他笑笑，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晓粤，你放心，我并不想要求你什么，我只是觉得，我们都在全程全网的通信部门工作，业务往来和交流很多，相互间总不能永远视而不见，一再躲避，我们之间作为同事也好，作为校友也好，希望我们能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正常交往。在通信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更要保持联络，取长补短，携手共进，难道你一点都不需要吗？记得，二十多年前，你结婚回广州，在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你和我告别时曾经对我说过，当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在祖国的通信事业上都有了作为的时候，你才可以和我往来。现在，我们都已走上了领导岗位，挑起了省里通信建设的重担，各自又都有了幸福的家庭，我想知道我们之间的约定是否可以生效了呢？”

马晓粤听罢如梦初醒，明白了他的用心，嗫嚅着喊起来：

“天呀，你还一直记住这话呀，当时我是随便说说的……翔哥，对不起！”

“晓粤，你不必说对不起，你当时的心情我很理解，说起来，我还应该好好感谢你，你的这些话一直萦绕着我的心，变成我的动力，使我坚强地站起来，为了我们重逢的这一天，我一直努力着。”他意味深长地对她微笑。

“翔哥，你真好，不愧是我的好哥哥！”

马晓粤一叠连声地说，真诚的感激使她泪流如雨，在他面前，马晓粤又像以前的那个小妹妹，边擦泪边笑着说：

“其实，你不知道，我也常想起你，怀念当年教我装收音机的翔哥，我也希望有你这样的哥哥在旁边继续牵挂我，永远关注我。”

“真的吗？”林志翔迅速接口。

“是的，尽管我们断绝了往来，可我也一直都没忘记过你这个当哥哥的。”马晓粤很诚实地朝他点头，“翔哥，谁都知道，广东的通信发展是全国的龙头，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尤其是你们在全国率先打破传统僵化的投资模式，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大胆提出了‘借钱买鸡，买鸡生蛋，生蛋还钱’的发展战略，闯出了一条通信发展和建设的新路子，我早就想回老家看看了，听闵华说局里还准备组团到广东学习取经呢！”

“好呀！我双手欢迎你们，不过，我对你有个要求，如果你回来的话，你可不能空手来！”他一本正经似地望着她说。

“那你需要我带什么？”

林志翔伸出手轻轻地拂开她脸颊上的发丝，用深情的目光盯着她。

“当然是……带上你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啰！”说完，爽朗地咧开嘴笑了起来。

马晓粤凝神片刻，发现自己被他蛊惑了，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但在好气与好笑的感觉外，她又有种轻松快乐的感觉，因为面前的他，笑得那么由衷，那么开心，再没有落寞，再没有无奈……老天呀！她心中暗暗惊叹着，那不正是当年她最喜欢最敬佩的学长翔哥又



回来了吗？

“你真坏！”她瞪了他一眼，也情不自禁地对他轻松地笑了起来，笑容仍然是那么明媚。

马晓粤一睁开眼，天已大亮，她看了一下手表。

“糟糕！都快八点啦！”

她吓了一跳，昨晚母女俩聊到很晚，本来她和兰兰说好了一起去饭堂吃早餐的，可是，由于白天的母校故地重游，和学长翔哥的意外重逢，母女俩的亲密团聚，这都引起了她强烈的震撼，都让她沉浸在思潮翻滚和感情激荡中，把睡意都冲得精光，直到后半夜才合了一会眼。

马晓粤一骨碌坐了起来，赶快瞄了一眼旁边的另一张床，上面的被褥已叠得整整齐齐的了，她发现了床头柜上放着一页笔记本撕下来的纸，就顺手拿起看了起来：

妈妈：

我要赶去准备团体操的表演了，看你睡得很香就没有叫醒你，早餐就在桌上，记住，别忘了，庆典在九点半开始。

你的女儿 兰兰

马晓粤看完了女儿的留言，虽然没能在早晨和女儿一起共进早餐而感到有些惋惜，但望着留言上秀丽的字迹，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阵激荡，她对女儿有着一一种深切的喜爱，这爱强烈地抓住了她的心。

猛然，她想起张德志昨天通知她集合的事情，赶忙跳下床，吃了女儿打来的早餐，又好好地收拾打扮了一番，就快步往大操场走去。

一路上人头涌涌，每一处都充满着欢声笑语，无论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学生，还是满头花白两鬓见霜的老同学老校友，一堆堆一群群的，在欣喜、激昂、欢笑、泪水、感叹中上演着一幕幕久别重逢的动人画面。

不远处就是马晓粤怎么也忘不了的整齐立着一排双杠的地方，那是他们小班当年集合出操的地方，那里已聚集了不少同学，马晓粤还没有走近他们，远远就听到有人大声尖叫的声音：

“小广东！小广东马晓粤来了！”

几个女同学首先迎着她冲上前，和她笑着喊着抱成一团，马晓粤兴奋地和大家一一打着招呼，互相喊着绰号。

二十多年岁月的洗刷，已经无情地践踏着一切，每个同学已不完全是往日的模样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青春洋溢的面孔已悄然而逝，有个别分配后就从未见过面的同学，变化实在太大了，在见面的瞬间，马晓粤只觉得面熟，却不敢贸然相认，只是红着脸，张着嘴，难为情地皱起了眉头，被旁边的同学们美美地数落了一番，等到他们自报名字或是其他同学的提示，她先是欣喜地惊呼，接着便紧紧地搂在了一起。

就这样，班上的同学越聚越多了，每一个人的到来都像台风过境，引起一阵激动，一阵狂欢。

最后姗姗来迟的石闰华、周彬和刘爱武三个人的到来，把大家的情感掀到了高潮，他们是赶早班飞机过来的，风尘仆仆。

他们一出现，立刻就被同学们团团围住了，男同学们更是肆无忌惮的扑上去又是搂又是亲地抱作一团，不知怎么高兴才好。

“好啦，好啦，别再闹了，大会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还是赶快去会场占个好位置，观看学弟学妹们精彩的团体操表演吧！”

张德志大声喊叫，才把大家从狂热中醒悟过来，暂时收起别后重逢的激情，往观礼台上走去。

这时，石闵华才有时间和马晓粤会合在一起。

“班长！”马晓粤眼里闪着调皮的笑意，“这是回到学校里，你又可以官复原职了，你还是再当一回我的班长吧！你和爱武到底是班干部，你们一来，就成了团团围住的核心，连我都靠近不了啦。”

石闵华听到马晓粤又叫他班长，感到很好笑，就故意戏谑地弯起嘴角，贴着她的耳朵小声说。

“我看你是找借口想摆脱我，对不对？”

“你这是什么话？人家才不是呢！”马晓粤瞪了他一眼。

“这么说你很想靠近我咯，是想我还是告诉我什么呢？”他想起了什么，笑盈盈地又说，“是要告诉我兰兰的事吧？兰兰她好吧？”

“我们的女儿兰兰她很好，期中考试成绩都很优秀，知道你今天过来，高兴得不得了。”

马晓粤说完，抿抿嘴，把头微仰起，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他，石闵华熟悉她这个表情，她知道晓粤一定还有其他事情要告诉他，就等待地看着她。

“晓粤，还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马晓粤轻轻地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说：

“闵华，我昨天遇见了学长林志翔了，还和他在一起喝咖啡……”

“那好呀，你们是老乡，那么多年没见面了，他还好吧？”石闵华很平静地问。

“他很好，我们约好以后要保持联络。”

“这很好呀，等一会我们一起去找他，我一直就很想见见他。”石闵华兴致勃勃地说。

“闵华，你就一点也不介意我们见面吗？”

“怎么会呢？你把我想到哪儿去了？我真的有那么小心眼吗？”石闵华仿佛读出了她的心思，故意皱起了眉头，“不过，如果是二十多年前，毕业大会后在教室前哭泣的马晓粤和他在一起，我可是会紧张的喏！现在嘛……我一点也不担心了，只是现在我对你有个要求。”他故意吊她的胃口。

“什么要求？”马晓粤奇怪地问。

“从现在起，你要把手放在这里，不许松开，知道吗？”石闵华指了指自己靠近她的那只胳膊，撇撇嘴。

“这么多同学在这里，他们会笑我们的。”马晓粤瞪了她一眼。

“怕什么，我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是亲密的同窗加恩爱的夫妻，别犹豫了，快来呀！”他一派自若地笑着拉住了她的手。

“班长，你……”

马晓粤虽然感到有点害羞，但他的霸道让她觉得很甜蜜。她挽住他的手臂，轻轻地靠紧了他的身体。

石闵华望着身旁马晓粤充满幸福的笑脸，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和感慨，人生真是很奇妙的啊，当年马晓粤分配到大西北，他跟踪她来到教室的门口，她那泪洒如雨的脸，近乎绝望的呼喊，对他的冷漠和奚落，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似的，可今天，她在这里正快乐地和他手挽着手，幸福地走在校园里，世界上的事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庆祝大会开得非常隆重，邮电部的高层领导也来出席致贺，校长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详细介绍了学校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高度赞扬了历届毕业生为发展祖国通信事业所作的贡献。

接着，由三千多名在校同学表演了大型团体操，他们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身影，富有激情活力的舞姿，不断更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队形，组成了一幅幅色彩绚丽寓意深刻的画面，充分展现了我国通信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美好前景，同学们的表演很成功，获得了一阵接一阵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把大家的情绪都推向了高潮。

庆典一结束，担任联络员的张德志和杨玉莹两人立刻就在人流中不停地穿梭起来，前前后后，满头大汗地招呼着大伙回到小班原来的教室。

刚刚被隆重的庆典把情感激荡起来，还沉浸在团体操震撼中的同学们，一踏进告别了二十多年的教室，大家仿佛又进入了一个更炽热更细腻的激情漩涡之中。

大家围着拼起的课桌满满的坐了一圈，虽然岁月的沧桑都已清晰地刻在每个人的脸上，但同学之间的友情就像一条流淌了二十多年都不曾枯竭的长河，在大家心中继续奔腾翻滚。

每个人肚子里都积攒了好多话要说，尤其是回到了母校，所有的景物都让人触景生情，打开回忆的大门，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讲起自己走出校门后不平常的经历和磨难，有人还伤心得落下泪来。

张德志一看这种状况，心想：

“大伙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总该说些振奋些的事情吧？”

他来到石闵华身边，在他耳朵旁嘀咕了什么，就站着大声说：

“同学们，大家静一静，我有个提议，闵华过去是我们的班长，虽然我们分别二十多年，现在依然还是我们的班长，让他先给我们也讲几句，好不好？”

“好！”

“同意！”

大家异口同声地热烈鼓掌欢呼起来。

“好吧，既然大家还认同我，我就再当一回班长吧！”石闵华也兴奋地站了起来，“同学们，二十多年的时光，真可谓弹指一挥间，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不仅仅有过艰苦的磨练经历，更有很多自强不息而取得的卓越业绩。记得，我们班的同学在毕业分配的告别晚餐上，大家谈了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并相约以后有机会再相会时验证我们当年的愿望。现在，我们真的相聚一堂了，我们应该好好叙一叙了，我提议，同学们把这些年来自己最率真，最有思想，以及最引以为荣的感悟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一起分享和共勉，好吗？”

石闵华到底是他们的老班长，很有班干部的风范，说话也很有影响力和煽动力，立刻就获得了大家的热烈响应。

他望着对面一个男生，心里一动，提高了嗓音，说：

“林栋，那时候你说过希望被人叫你林局长，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你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局长了，你的愿望实现了，我看你就先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闵华，你怎么点我的名？我们这里已有很多的局长处长级的领导，要说也应由晓粤、爱武、周彬他们先谈谈呀！”林栋笑着说。

“你有什么好推的？总要有人先开头呀，再说，你和杨四妮是我们班的第一对夫妻，毕业时我们一起喝酒吃你们的喜糖呢，现在，你们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你就把你们的感受说给我们听听吧。”刘爱武兴致勃勃地插话。

“好吧，说就说，”他爽朗地笑着点了点头，“我和四妮毕业分配到遥远的边疆地区，人生地不熟，在离开学校踏上人生征途的开端，确实不容易，不过我们都不曾因为艰苦和环境恶劣而消沉，即使是在偏僻贫困的农村支局当了多年的线务员、营业员，潜到了生活的最低层，我们都坦然面对，是事业和爱情使我们的生活因紧张劳累而充实，因苦中有乐而充实，这段生活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那样的苦都挺过来了，什么苦也不在话下了，也造就了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

他动情地说着，亲昵地把手搭在身旁的杨四妮肩上，看得出来，他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林栋说得对，我觉得我们今天一个个同学走上领导岗位，挑起了各级部门的业务技术管理重担，是艰苦的经历和磨炼造就了我们坚强的性格和坚忍不拔的勇气，使我们能勇敢地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挑战。”一位男同学激动地插口。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着，激情使教室沸腾了起来，在石闵华旁边坐着的周彬激动得满脸通红，他早已坐不安稳了，干脆站起来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同学们是很理性的一代，虽然，二十多年的岁月就像无情的老师，不时拿许多题目来考验我们，在顺境成功中考验我们的冷静，在逆境失败中考验我们的意志，在困难挫折中考验我们的毅力，但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在文革动荡的岁月里，我们没有因为道路坎坷而沉沦，反而铸成了我们忠诚、踏实、坚韧的特性；当国家拨乱反正进行大治之时，我们已经成熟了，不少同学成为了业务骨干，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当我们国家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开放时，我们又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奋勇拼搏，成为当今社会无可否认的中坚力量，说真的，我们凭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凭的是自尊自强的人格！”

他激昂的发言引起了同学们一阵热烈的掌声。

马晓粤听周彬这一说，也深有同感，赞同地点头接着说：

“我们走出校门时，第一步竟是如此艰难，我们走进大西北的农村，经受炼狱，饱尝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但我们都没有退缩，视筋骨皮肉的劳累为人生的磨练，而那磨练则是我们一生宝贵的财富。说真的，我一点都没有后悔。”

“晓粤，你当然不后悔啦，”杨玉莹瞄了一眼石闵华，笑着说，“有人可是为了你，义无反顾地抛弃优越的条件追随你跑到大西北，陪伴着你，守护着你，要是换上我，再苦再累，我也在所不惜，我一定会感到幸福得不得了。不过，可惜我没有这样好的福气，班长，你说是吗？”

“那好呀，既然有这么幸福，你现在到大西北也不迟，明天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好啦。”石闵华笑着回敬她。

“哎呀，班长，你那么大方接受我，当心晓粤饶不了你，让你捡了沙子丢了珍珠。”

杨玉莹把嘴一撇，发出了连珠似地笑声。

大家也一起哄堂大笑起来。

这时，老实的王友斌也触景生情，说出了多年藏在心里的话：

“闵华，当年毕业分配你对我的关照，我一直心怀感激，但内心深处总觉得亏欠你很多很多，我只能默默地祝福你，后来，看到你在爱情和事业方面都很成功，心里才感到踏实起来。闵华，在我们同学的心里，你真是好样的，我一直以你为荣，以你为榜样，非常珍惜你给我留上海工作的机会，而且还是在电信部门。我那时候就暗暗下了决心，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给你争气。说真的，我三十出头就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处级干部，确实不容易，这都是因为你给我作出了榜样。”

“友斌，你过奖了，我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其实，我还应该好好感谢你才对，因为你的配合，才使我有机会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和心上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石闵华说着，深情款款地望着马晓粤，眼睛里盈溢着爱的甜蜜和温柔。

“哎哟，班长，你还真能藏得住，上大学时你就暗恋着晓粤，可你一点也没表露出来，让我们女生想入非非，你好过份啊！”一个女生望着他们俩惊叹起来。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那时是个不谈爱情不谈恋爱的年代吗？他身为一个班干部，他纵然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呀！”张德志插口。

同学们中又响起了一阵快乐的嬉笑声。

石闵华微笑地转过头，望着王友斌又说，“其实，我还有一个要感谢你的理由，那就是

二十多年来，你一直是我们在大西北工作的几位同学忠实的信息员。随着我国通信事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你及时地把内地的情况和经验传递给我们，使我们不断更新观念，开拓视野，跟上时代的步伐。现在，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将要对它进行重大的改革和重新布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市场机制，中国电信业一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即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家运营商争霸格局的形成，未来改革的路是艰巨的，充满艰辛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相互间的支持和合作，往后，我们同学之间更是应该继续保持联络，像友斌那样，及时沟通信息，才能更好地跟上形势，做好工作。”

“闵华说得对，今后我们同学之间应该加强联络，及时沟通信息。之前，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信业的腾飞和建设，往后，我们更要投身它未来的改革和发展，让中国的电信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上都叱咤风云！”刘爱武激动地接着说。

“说得好！”一个宏亮的声音突然从教室的角落响起。

“温校长！”

同学们立刻转过头望去，惊喜万分，纷纷和他打招呼。

“温校长，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好一会啦，听你们都谈得很热烈很投入，就没有惊动你们，你们都谈得很好，继续说吧！”白发苍苍的温校长微笑着向大家挥手。

这时，石闵华已来到温校长跟前，彬彬有礼的向他鞠了一躬。

“温校长，对不起，没有看到您进来，现在，请您到前面去坐。”

“哎哟，小石班长来请我啦，好的，好的。”

温校长高兴得直点头，石闵华搀扶着他，和他一起到前面坐下。

这时，一个女同学走到他面前，调皮地侧着头，甜甜地微笑着盯着他，期待而热切地问：

“温校长，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小广东！马晓粤！”温校长立刻就认出来了，他兴奋地拉着她的双手，“你呀，大西北的龙卷风没把你刮跑，黄土高坡的沙尘没把你淹没，依然漂亮活泼，依然笑得那么阳光灿烂，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温校长，您还没忘记我，您的记性真好！”马晓粤高兴得跳了起来，“看到您退休后身体这么健康，又精神焕发，感到很高兴。”

“前些年，老葛平反复出到北京开会，我们见面时谈起了你，听说你在大西北表现得很好，你干得很好。”温校长兴奋地说。

“温校长，您过奖了，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很突出的成就，我只是牢记您和母校对我的教导和培养，认认真真地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努力。”马晓粤答道。

“你还在县局当局长吗？”

“不是啦，调省局工作十多年了。”马晓粤微笑着回答。

“她早已是省局技术处长了。”旁边刘爱武补充说。

“好呀，当领导啦，你很不简单！”温校长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这没什么的，温校长，你不知道，我们班不少同学都已是我们邮电系统里部省市级的大领导了，我在班上表现只能算一般般，没什么可值得夸奖的。”马晓粤撅着嘴，摇摇头说。

“话不能这么说，你们都很有出息！这么说我当年很有眼光啊！那时候，你们班是学校里教改的试点班，选送来的同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好苗子，我相信你们走出校门都会有作为的，现在看来，果真没看走眼啊！”

温校长喜笑颜开地接着说，“你们这代同学们是在我们国家经历了由文革动乱，到大治，

到改革开放这个曲折的历程中成长的，祖国经历过风风雨雨，你们也遇到过疾风恶浪，但你们都经受了考验，战胜了艰难险阻，尤其是在我国电信腾飞的大发展时期，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敬业，施展才华，为祖国的通信事业献出了青春，献出了智慧，更献出了一颗赤诚的、无怨无悔的心，成为通信建设和发展的骨干，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稳稳地接下了老一辈的重担，真为你们高兴呀！你们无愧于母校对你们的教育和培养，作为校长和老师，最大的安慰莫过于看到学生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你们这些昔日的莘莘学子，今日都已成为国家电信事业的栋梁，我感到很宽慰，也很自豪，同学们，谢谢你们！”

石闵华听了温校长的一席话，激动地对他说：

“我们有今日的成绩也是母校培养的结果，是母校对我们的苦心栽培，奠定了我们成长的基础，事业的基础，成功的基础，使我们获得了重要的知识和教益，为我们铺设了实现理想的路，我们是承载着母校培育的知识之舟，怀抱着理想和希望走进人生旅途的。”

“是呀，母校，确实是我们年轻生命的摇篮，是我们事业创造的启蒙者，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会想起母校，当我们取得成绩，受到赞誉奖赏时，就更会想起母校。”马晓粤感触地接过话题说。

“正所谓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今天，当我踏进教室，心里就有一种冲动，希望在这里整齐地起立，再喊一声‘老师您好！’然后，整齐地坐下，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哪怕我们已经两鬓斑白，可我们依然是母校最亲近的学生。”

同学们津津有味地谈起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情怀，大家都深有感触，说得兴趣正浓时，楼道里传来一群学生们的欢笑声。

“嘿！我们的第二代电信接班人来啦！”

随着张德志一声高喊，接着，一群年轻学生涌进了教室，他们是在校的学生，学校里的活动一结束，就都迫不及待地赶来找自己的父母来了，走在前面的是周舟和兰兰。

“爸爸，妈妈！”兰兰发现了石闵华和马晓粤，惊喜地叫着奔过来投进了他们的怀里。

周舟也看到了周彬和刘爱武，快步冲到了他们跟前，他看到了旁边的石闵华和马晓粤，又很有礼貌地向他们俩连连点头，“石叔叔，马阿姨，你们好！”

“周舟，长得越来越帅了，”马晓粤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刚才在操场上看到你出场时雄赳赳，气昂昂的威武样子，我都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爱武呀，入场式上打头扛旗的那个又高大又英俊的帅小伙子，原来是你们的儿子呀！他简直是把你和周彬的特点都集中起来了。”在旁边的杨四妮上前盯着周舟端详了一阵子后，惊讶地对刘爱武说。

听到赞许，刘爱武高兴得吃了蜜糖似的，一直甜到心窝里，一瞬间满脸都是笑。

这群年轻人的到来，无疑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情感风暴，两代学子相聚在母校，教室里处处是一幅幅充满色彩的动人画面，大家尽情地享受着和亲人团聚的幸福和快乐，笑声、喧闹声像在空中响着似的，不断地震荡开来。

这时，张德志兴冲冲地跑进来，他站在椅子上，用高八度的声音高喊：

“同学们，我已请来了摄影师，为大家留个合影，现在我们一起到校门口照像，记录下我们两代学子欢聚一堂的时刻，怎么样？”

“好呀！”

他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和欢呼，纷纷行动起来，往教室门口蜂拥而出，来到校门口花坛前，张德志和杨玉莹忙着招呼 and 指挥同学们排队准备照像。

这时，江翰波领着一群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兴奋地朝马晓粤挥手，大声喊：

“晓粤，你看我把谁领来了？”

马晓粤连忙抬头定睛一看，江翰波领来的人里除了翔哥外，还有浩然学长和当年的老乡同学，她高兴坏了，立刻从队伍里冲了出来，跑向前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打招呼。

“翔哥！”

刘爱武很快就认出了林志翔，立刻跑向前拉住了他，俩人兴高采烈地互相问候起来。

久别重逢，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深深地沉浸在无限喜悦中，彼此都急于相问，结果谁也听不清说了什么，就像年青人似的又是笑又是跳。

马晓粤正准备把身旁的石闵华带过去介绍给林志翔认识时，江翰波早已拉着林志翔来到他们面前，说：

“闵华，这就是我给你常说的我同班好友林志翔。”

石闵华对马晓粤会意地笑了一下，很坦然很绅士地向前，快乐地伸手握住了林志翔的手，说：

“翔哥，您好！我和晓粤正准备去找您呢，没想到您来了，非常高兴我们在这里见面，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您学习请教呢！”

“闵华，你太谦虚了，我们互相学习，听晓粤说你们准备到我省来交流工作。”林志翔笑眯眯地说。

“是的，您欢迎吗？”

“欢迎！非常欢迎！”林志翔热情地握住石闵华的手说。

他们俩俨然像是一对深交的老朋友，搞得在一旁的江翰波傻了眼，奇怪地望着他们，皱着眉头挠了挠头发，不解似地说：

“哦？！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啦！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们俩说过？之前，你们俩不是都分别叫我给你们穿针引线，介绍你们认识的吗？可是，怎么你们现在又好像早就熟悉了似的，这我就不懂了。”

“江局长，您大概是搞错了吧？”在旁边的刘爱武笑着推了他一下，“翔哥和闵华都是省局的领导，又是校友，开会见面的机会很多，怎能不认识？”

“难道真是我听错了吗？”江翰波自言自语起来。

马晓粤、石闵华、林志翔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这时，满头大汗的张德志焦急地跑到他们跟前，大声喊叫起来：

“哎哟，晓粤，你们老乡们也先别光顾着说话了，大家等了很久了，是不是也叫你的老乡校友站到队伍里来，和我们一起留个全家福的合影？”

“好啊，就这么办！”

石闵华说着，立刻热情地将林志翔、江翰波和其他广东校友拉进合影的队伍里。

照相机的镜头对着整齐的队列，随着“咔嚓”一下快门轻松的响声，两代学子一张张快乐的笑脸就稳稳地定格在这永恒的记忆里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人类每天都沐浴着新的阳光，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正向我们走来，中国电信业正在密锣紧鼓的改革重组中，即将要向世界先进的服务型信息型企业发起冲锋了，明天的路依然漫长而艰巨，马晓粤这一代电信人的故事尚且没有结束，下一代的电信人已茁壮成长起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他们一代接一代，中国电信业将拥有一个更加辉煌更加灿烂的明天，他们谱写的故事将会更新、更精彩、更波澜壮阔！

## 后 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之间,三十多年的时光,真可谓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我们走过的路,苦与甜,成与败,荣与辱,都随着沉浮的人生淡然远去,但也有的在我心中依然刻骨铭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远离家乡的大西北甘肃工作,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可以说在那里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当年这片贫瘠而又神秘的土地上,曾经留下过我的泪水和汗水,甚至鲜血,更留有我歪歪斜斜的成长足迹。也许,这些都早已被历史的烟云所淹没,但那里所给予我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却使我永生难忘,感谢大西北教我读懂了生活,艰苦岁月赐给我才干与坚强。

以后,我调回家乡广东电信部门工作,继续从事我的老本行。随着时代的更叠,中国电信业经历了巨大的嬗变与跨越,我有幸参加并见证了三十多年来祖国的电信业从蹉跎走向辉煌的建设历程。无论是在甘肃还是广东,我都目睹了魂系国脉的电信人,他们一代接一代地用辛勤的汗水和心血艰苦拼搏,不屈不挠,改写了我国电信落后的历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作为电信人中的一员,我深深为之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更会情不自禁想起在大西北奋斗的那段岁月。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它描写了当时送别友人到西部去的惜别惆怅伤感之情。如果说这也是我当年奔赴大西北时的写照,那么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却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因为在“阳关”之外我有很多的故人,我深深地怀念和他们并肩度过的那段难忘的岁月,深深地怀念着那一方热土和那一方乡情。

我退休以后,告别了自己毕生从事和热爱的事业,从忙忙碌碌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追忆往事,于是便有一种创作的冲动,试着用我的笔,用我的真情,抒发人世间的真善美,描述电信人奋斗的经历,编织电信人动人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告诉世人,“文革”时期这一代大学生在独特的年代里,有过独特的生活遭际和道路,他们是怎样走向今天,迈向明天的。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广东省电信工会、甘肃省电信工会和广东省电信文学艺术联合会的领导和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我创作的过程里,始终受到了多方的关心、指点和帮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小说终于得以脱稿,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借此机会,特向所有给予过我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老同学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第一次执笔写作长篇小说,笔下多拙,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多包涵并给予指正。

麦月流